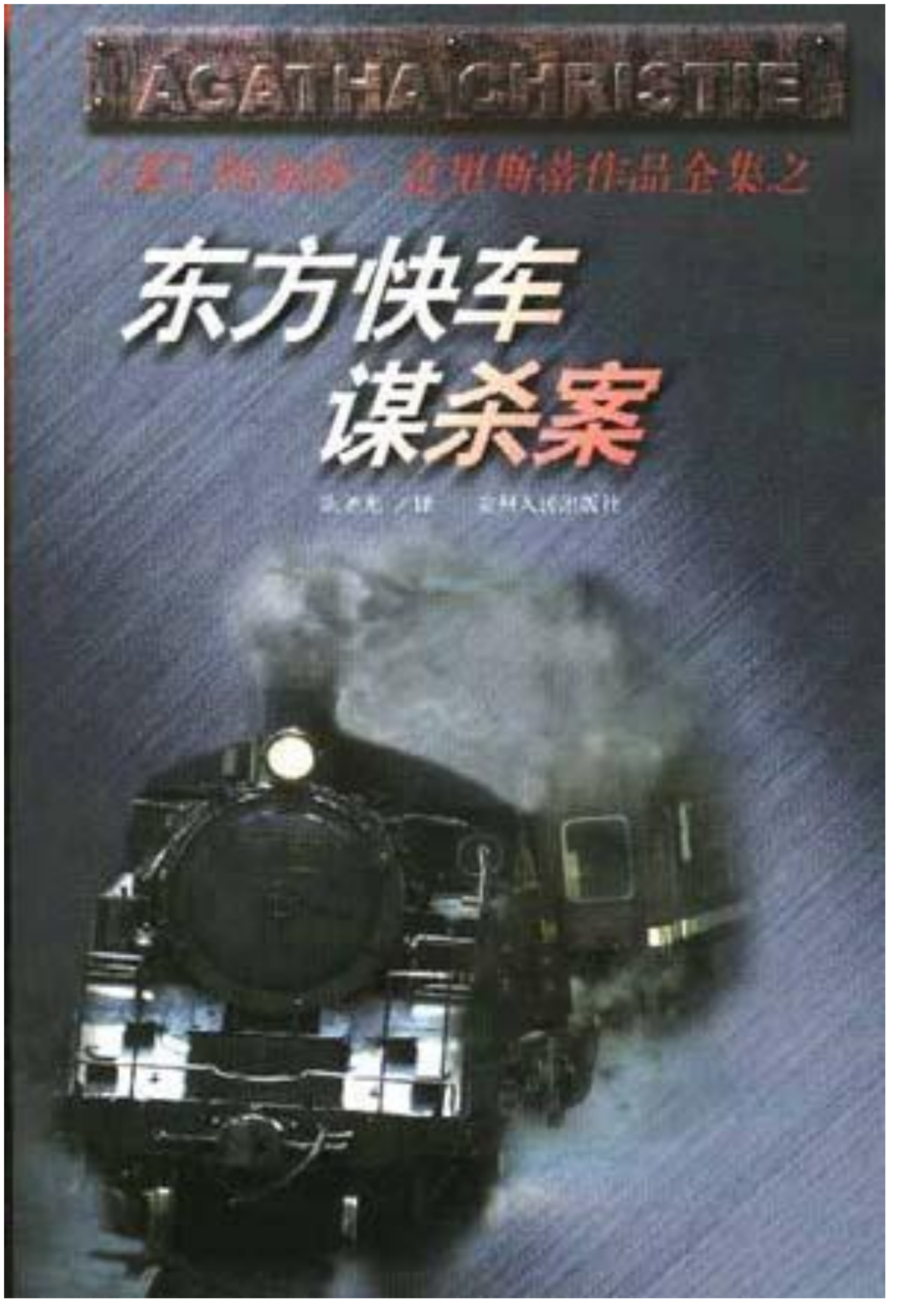

AGATHA CHRISTIE
东方快车
谋杀案

目 录

第三部　赫尔克里·波洛静坐思考

第一部　事　实

第一章　托罗斯山脉快车上的重要旅客

叙利亚的寒冬，清晨五时。在阿勒颇[1]车站的月台旁停着一列火车，那就是在火车旅行手册中大肆宣传的托罗斯山脉[2]快车。这列快车上挂有一节带厨房的餐车、一节卧车和两节普通客车。

在那节卧车车门的阶梯口站着一位军装笔挺的年轻法国中尉，他正在同一位身材矮小的人谈着话。那人的衣领一直围裹到耳朵，整个脸只露出一只淡红色的鼻子和两撇尖角向上翘的胡子。

在这样天寒地冻的日子里接受这样一项任务，给一位尊贵的陌生人送行，真是不值得羡慕的，不过杜波斯克中尉

① 阿勒颇：叙利亚西北部的城市，靠近土耳其边界。——译注。

② 托罗斯山脉：土耳其南部的山脉，靠近叙利亚边界。——译注。

仍然很好地执行了他的这项任务。他说着优雅的法语，谈吐颇为得体。但是有关这整个事件的前前后后，他并不清楚。这类事情总要引起许多谣言，此事自然也不例外。将军——他的将军上司——脾气越来越坏。接着这位比利时的陌生人就来到了——似乎是从英国赶来的。于是，在莫名其妙的紧张气氛中度过了一个星期。然后发生了几件事情。一位声名显赫的军官自杀身死，另一位辞职卸任——几张原来满面愁容的脸一下子容光焕发起来，某些军事上的预防措施也放松了。而将军——就是杜波斯克中尉的那位将军上司——则好像一下就年轻了十岁。

杜波斯克曾经在一旁听过将军同这位陌生人的几句谈话。将军曾激动地对他说："亲爱的，您救了我们。您挽救了法兰西军队的荣誉——您使得一场杀戮得以避免！您答应了我的要求，从那么老远赶来——我真不知该怎么感谢您才好！"他说着这些话的时候，他那两撇雪白的、浓重的胡子还颤颤发抖呢。

对这些话，那位陌生人(他的姓名叫赫尔克里·波洛)作了恰当的回答，其中有一句是："难道我能忘记您曾救过我的命吗？"对此，将军也作了恰当的回答，表示过去那点儿小事何足挂齿。接着他们谈到法兰西，谈到比利时，谈到有关荣誉、尊严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然后他们热烈地拥抱，谈话就此结束。

至于这一切都是谈的什么事，杜波斯克中尉仍然一无所知。不过，将军把一项任务派给了他，那就是让他去为搭乘托罗斯山脉快车的波洛先生送行。他正是以一名前程似

锦的青年军官所应有的全副热忱在执行这一任务。

“今天是星期日，”杜波斯克中尉说，“明天，星期一傍晚，您就能抵达伊斯坦布尔了。”

这句话他已经说过好几次了。在火车开动之前，月台上的对话往往会有点儿重复。

“不错。”波洛先生说。

“我想您准备在那里呆几天吧？”

“是啊。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我还一次也没有去过。要是就这样过门不入，未免可惜了。”他表情十足地吧嗒一声打了个榧子，“没有什么急事。我要以旅游者的身份在那里呆几天。”

“圣索菲亚清真寺，那是很美的。”杜波斯克中尉说。其实他自己也从未见过。

一阵冷风呼啸着刮向月台，他们两人都打了个寒噤。杜波斯克伺机偷眼瞧了一下手表。五点差五分——只有五分钟了！

他怕这一瞥被对方察觉，就马上岔开了话头。

“每年这个季节旅行的人都很少。”说着他眼睛朝卧车的玻璃窗瞥了一眼。

“是啊。”波洛先生说。

“但愿您不要被大雪困在托罗斯山里才好！”

“会有这样的事吗？”

“是啊，有过这样的事。不过今年还没有发生过。”

“但愿不要发生。”波洛先生说，“欧洲方面预报天气不佳哩！”

“很不妙。巴尔干半岛雪下得太多了。”

“听说在德国也是。”

“咳，”眼看着马上又要无话可说了，杜波斯克中尉赶忙又说，“明天傍晚七时四十分您就可以抵达君士坦丁堡[1]了。”

“是啊。”波洛说，接着又赶忙表示，“我听说圣索菲亚清真寺是很美的。”

“我相信一定非常美。”

在他的头顶上面，卧车的一个单间包房的窗帘拉开了，一位年轻妇女在朝外张望。

打从星期四那天离开巴格达以来，玛丽·德本汉就睡眠不足。无论在驶往基尔库克的火车中还是在摩苏尔的旅馆里，或是昨夜在这列火车上，她都没有睡好。此刻她躺在这间温度过高的单间包房里，热得无法入睡，就起身向窗外探视了一下。

这儿一定是阿勒颇了。当然，没有什么可看的。只是一座狭长的、灯光黯淡的月台，不知何处有人在火冒三丈地用阿拉伯语大声争吵。在她的窗口下面有两个人在用法语交谈。一个是法国军官，另一个是位有两撇大胡子的小个子。她淡淡地一笑。因为她从未见过一个人在穿着上把自己围裹得如此严密。车外一定寒冷刺骨。难怪车厢中暖气烧得这么热。她想把玻璃窗拉下一些，可是扳不动。

卧车车厢的乘务员来到了这两个人跟前。他说，火车马

---

[1] 君士坦丁堡是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的旧称。——译注。

上要开了，请先生上车吧。那个小个子脱下了帽子。他的脑袋多么像个鸡蛋啊！玛丽·德本汉虽然另有所思，也不禁微微一笑。这小个儿的模样真可笑。这样的小个儿，谁也不会放在眼里的。

杜波斯克中尉正在讲几句告别的话。他早已想好要说些什么，但一直憋到最后告别的时刻才讲出来。话说得很动人，措词也优美。

波洛先生不甘示弱，他的答词也同样优美动人。

"上车吧，先生。"卧车乘务员说。

波洛先生带着无限惆怅的神情，登上了车厢。乘务员也随在他后面跨上了车。波洛先生挥着手。杜波斯克中尉举手敬礼。火车猛然晃动了一下之后便徐徐前进了。

"终于走啦！"赫尔克里·波洛先生喃喃地自语。

杜波斯克咕噜了一声，觉得都快冻僵了……

"就在这里，先生。"乘务员以演戏般的手势向波洛展示他的卧车单间的华美和行李码放的整齐，"先生您的手提包我替您放在这儿了。"

他说这话时一手摊开，显然有所暗示。赫尔克里·波洛在他手掌上放了一张折起的钞票。

"谢谢，先生。"乘务员变得殷勤起来，"先生的车票在我这里，另外请把护照也交给我。先生是要中途在伊斯坦布尔下车，是吗？"

波洛先生点点头，说道："火车上乘客不多吧？"

"是的，先生。我这节车厢另外只有两位乘客，都是英国

人。一位是上校，从印度来；另一位年轻的英国女士是从巴格达来的。先生还需要什么东西吗？”

波洛要了一小瓶梨酒。

清晨五点钟上火车是很别扭的。离天亮还差两小时。波洛想到前夜没有睡够，又感到自己已成功地完成了一项微妙的使命，便在床铺一角蜷起身子，昏然入睡了。

他醒来时已是九时半，便走出包间，到餐车去想找杯热咖啡喝。

那时餐车里只有一位乘客，显然就是乘务员所说的那位年轻的英国女士。她身材修长，头发乌黑——或许有二十八岁了。她吃早餐的样子和向侍者再要一些咖啡的姿态都显得十分沉着和利落，这说明她是一位见过世面的旅途常客。她身穿一袭深色的旅行装，衣料很薄，这对于火车上闷热的空气倒极为相称。

赫尔克里·波洛先生坐在那里无事可做，为了排遣时光，便不露声色地悄悄打量起这位女士来。

他判断，这位年轻妇女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有充分能力料理自己的事情，既镇定又能干。他颇喜欢她那朴实端正的容貌和细腻白皙的皮肤。他也很中意她那头乌亮的、有整齐波纹的黑发，以及她那双冷漠、毫不动情的灰色眼睛。不过，他料定，从她那过于利落的姿态来看，她绝不是那种“轻薄女子”。

这时，另一人走进了餐车。这是个四五十岁的男子，瘦长的身躯，棕色皮肤，两鬓稍稍发白。

“这就是来自印度的那位上校了。”波洛心想。

新进来的这个人向那位女士微微欠了欠身子。

“德本汉小姐，您早。”

“您早，阿布思诺特上校。”

上校站在那里，一只手搭在他对面的那张椅子上。

“可以吗？”他问。

“当然可以。坐吧。”

“你知道，吃早餐的时候并不总是适合于聊天的。”

“我想也是。不过我也不打算聊天。”

上校坐了下来。

“伙计！”他像在发号施令般地叫道。

他要了鸡蛋和咖啡。

他对赫尔克里·波洛注视了一会儿，接着又漫不经心地看向别处了。波洛看透了这个英国人的心思，知道他一定在想：“又是个该死的外国人。”

这两个英国人很符合他们的民族性格，并没有聊天。他们只相互说了几句简短的话，不久那位女士就站起身来走回她的单间去了。

午饭时，这两位英国人又同坐一桌，而且仍旧全然不理睬那第三位乘客。这两人的交谈比在早餐时活跃了一些。阿布思诺特上校谈着关于印度旁遮普邦的情况，偶尔问一下那位女士关于巴格达的事。听来她曾在该地当过家庭教师。他们在交谈中谈到了几个彼此都认识的朋友，这一下就马上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更为友好和融洽了。一会儿说说某一个汤姆，一会儿又说说另一个杰里。上校问她是径直返回英国，还是在伊斯坦布尔停留。

“我直接回英国。”

“那不可惜吗？”

“两年前我走过这条路线，当时曾在伊斯坦布尔住过三天。”

“原来如此。我可以说，你直接回英国我很高兴，因为我也是这样。”

他说话时颇不自然地欠了欠身子，脸色有点发窘。

赫尔克里·波洛心里觉得怪有趣，想着：“我们这位上校倒挺容易动感情呢。”他又想：“这列火车像一次海上航行一样危机四伏啊！”

德本汉小姐平静地向上校表示一同直接回英国很好。她的态度略有些拘束。

赫尔克里·波洛注意到，这位上校后来还伴送她走回她的房间。过一会儿，火车驶入托罗斯山脉，窗外一片宏伟景色。当他们并肩站在这节车厢的过道上俯视西里西亚峡谷时，这位女士突然发出了一声叹息。波洛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听见她喃喃地说道：“这风景真美哟！我真希望——真希望——”

“什么？”

“我要能有心思欣赏一下这样的美景该多好！”

阿布思诺特没有回答她。他那方方的腮帮子似乎绷得更紧了。

“我真打心底里希望你不参与这档子事情。”他说。

“嘘——小声点儿。”

“哦！没有关系。”他稍带愠色地向波洛那边瞥了一眼，

“不过我不喜欢你当家庭教师——受那些专横的母亲和讨厌的孩子的气。”

她笑了起来，笑声里只有那么一点儿放浪形骸之外的味道。她说：“啊！你别那么以为。说女家庭教师受压迫之类的话早就没人相信了。我可以向你保证，恰恰是孩子的家长怕我欺侮他们。”

他们不做声了。也许，阿布思诺特对自己方才脱口而出的话也感到有些失言吧！

波洛暗自思忖：“我在这里看到的真像是一出奇怪的小喜剧啊！”

他后来还得回想起他的这一想法。

火车约于当晚十一时半抵达土耳其的科尼亚。两位英国旅客下车去活动一下腿脚，在铺着白雪的月台上来回踱着。

波洛先生隔着玻璃窗望着车站上一片熙攘，也觉得有意思。可是过了约十分钟后，他认为或许还是出去呼吸一些清新的空气为佳。于是他就仔细做好准备，添了好几件衣服，外加围巾，把身子包得严严实实的，并且在一尘不染的皮靴外面再加上一双套鞋。然后他才慢步走下车厢，在月台上从这一头踱到另一头。他走过了机车的停留点。

在一节车厢的阴影中站着两个轮廓不清的人，他们说话的声音才使波洛知道了他们是谁。阿布思诺特说：“玛丽——”

那女的打断了他的话。她说：

“别在这会儿。别在这儿。等这件事全部结束之后。等

到一切都成为过去之后，那时候——”

波洛先生蹑手蹑脚地走开去。

他满腹狐疑。他简直听不出来那是德本汉小姐的沉静有力的嗓音了……“真怪。”他心里想。

到第二天，他很怀疑是否他们两人吵了架。他们很少谈话。他还觉得这位小姐面有忧色，眼圈也是黑的。

约到下午二时半光景，火车停住了。大家把头探出窗外看看出了什么事。在列车的一侧，有一小群人围聚在铁道旁，一面伸头看着，一面用手指着那节餐车底下的什么东西。

波洛也探出头去问了问匆匆走过去的卧车乘务员。听他答了话后，波洛便把头缩回车厢，一转身，几乎同恰好站在他身后的玛丽·德本汉撞个满怀。

“这是怎么一回事？”她气喘吁吁地用法语问，“为什么停车？”

“不碍事，小姐。餐车底下有什么东西着了火。不要紧，已经扑灭了。他们现在正在修理。我向你保证没有什么危险。”

她不以为然地摆了摆手，表示对有无危险一事并不在意。

“是啊，这我知道，可是时间呢！”

“时间？”

“是啊，这一来我们就耽误了。”

“不错，耽误一下倒是有可能的。”波洛表示同意。

“可是我们耽误不起啊！火车按规定应于六时五十五分

抵达，我们还得横渡博斯普鲁斯海峡，到对岸去赶乘九点钟的辛普伦东方快车呢！如果耽误上一两小时，我们就赶不上那趟车了。”

“这倒确有可能。”他承认。

他怀着好奇的心情打量着她。那只扶着窗框的手有些颤抖，她的嘴唇也在颤动。

“那会对你有很大影响吗，小姐？”他问。

“是的，会有很大影响。我非得赶上那趟火车不可。”

她转过身，朝车厢过道的那端走去，到阿布思诺特上校那边去了。

然而，她是过虑了。十分钟之后火车就重新开动了。它抵达亥达帕萨时只晚点五分钟，它已在途中补上了所耽误的时间。

博斯普鲁斯海峡风浪颇大，波洛先生对这次横渡也感到不舒服。他在船上没有同那两位旅伴在一起，没有再见到他们。

到达加拉塔大桥后，他就驱车径赴托卡良旅馆而去。

第二章　托卡良旅馆

赫尔克里·波洛到了托卡良旅馆后先订了一间带浴室的房间，然后走到旅馆的服务台看看有没有寄给他的信。

那里有三封信在等着他拆阅，还有一封电报。一看到有封电报，他就略略抬了一下眉毛，因为这是他没有料到的。

他以一贯慢条斯理的作风启阅了那封电报。打印的电文清晰地写着："你预言凯司纳案件将发生的变化果然发生请速回。"

"这又是令人头痛的事情。"波洛喃喃自语，一时打不定主意。他抬头望了望时钟。

"我今天晚上必须走，"他对服务台的职员说，"辛普伦东方快车几点钟开？"

"九时正，先生。"

"还有卧车票吗？"

“肯定有，先生。每年这个季节买票都不困难。几乎没有人坐火车。您要头等还是二等？”

“头等。”

“很好，先生。您的目的地是——”

“伦敦。”

“好，先生。我将替您购买一张赴伦敦的车票，并且替您预订从伊斯坦布尔到法国加来的列车包间。”

波洛又看了一下时钟。八时差十分。

“我还来得及吃晚饭吗？”

“肯定来得及，先生。”

这位矮小的比利时人点点头，走过去退掉了刚才订的房间，穿过大厅走入餐室。

正当他向侍者点菜的时候，有一只手搭上了他的肩头。

“啊！老朋友，真是意外相逢啊！”有人在他身后说。

这个说话的人是个身材矮胖、头发蓬松的中年以上的人。他满面笑容。波洛站了起来。

“布克先生。”

“波洛先生。”

布克先生也是比利时人，他是国际铁路卧车公司的一位主任，同这位比利时侦缉队的前明星是多年前的老相识了。

布克先生说：“亲爱的，你怎么会在这遥远的地方啊？”

“在叙利亚办一些小事情。”

“哦，那你是要回国啰——什么时候走？”

“今晚。”

"那好极了，我也今晚走。我是到瑞士洛桑去，有些事要办。我想你是搭乘辛普伦东方快车吧？"

"是的。我已请他们替我订一个包间。我原先想在这里呆几天的，可是刚接到电报叫我回英国有重要事情。"

"啊！"布克先生叹了一口气说，"忙啊，忙啊！不过，老朋友，你眼下的声誉是已到了顶峰啦！"

"也许算是小有成就吧。"波洛想显得谦虚一些，但是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

布克呵呵一笑。"我们回头再见吧。"他说。

赫尔克里·波洛正忙着不让他那两撇胡子沾着汤汁。这个困难差使完成之后，他就趁下一道菜未上之时环顾了一下周围。餐室里只有五六位客人，其中只有两位能引起他的兴趣。

这两位客人坐得离赫尔克里·波洛不远。其中较年轻的一位有三十岁光景，模样挺讨人喜欢，一望而知是个美国人。不过引起这位矮个子侦探的兴趣的却是那另一位。那人的年纪有六七十岁。远远看去，那副和蔼的容貌很像一位慈善家。他头顶略秃，脑门很宽，微笑时露出一排洁白的假齿，处处都显得他是个秉性仁慈的人。只是那一双深陷的眼睛与此极不相称，又小，又诡诈。不仅如此，当他同他的年轻伙伴讲了几句话，把眼光扫向餐室内部时，他向波洛投去一瞥，就在那一瞥中，闪现出一种恶毒的眼神，并且显出了一种不自然的紧张情绪。

然后他站起身来说道："赫克特，把账付了吧。"

他的嗓音略带沙哑，让人感到古怪、难以捉摸和可怕。

当波洛在休息厅找到了布克先生时，另外那两位客人正要离开旅馆。他们的行李正在被搬下楼来。这些事都由那一位年纪轻的在督促进行。一会儿他推开了玻璃门，说道：

“都办妥了，雷切特先生。”

那个老头儿嗯了一声就走了出去。

“喂！”波洛说，“你觉得那两位客人怎么样？”

“都是美国人。”布克先生说。

“这是没有问题的。我问的是你认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那个年轻的看上去还挺随和。”

“另一个呢？”

“说实话，我的朋友，我并不喜欢他。他给我一种不愉快的印象。你说呢？”

赫尔克里·波洛顿了一顿才答对方的话。他说：“当他在餐室里走过我身旁时，我就产生一种奇特的印象，感到似乎有一头野兽——凶猛的野兽，擦身而过。”

“然而从外表看来，他却俨然是个最值得尊敬的人物。”

“完全对！他的身体——好比一架铁笼子——处处显得威严体面，可是在铁栏杆围住的那里面，却是一头凶猛可怕的野兽。”

“老朋友，你真能想象。”布克先生说。

“可能是我的想象。可是我怎么也消除不掉这种印象，那就是凶神刚才在我身旁擦身而过。”

“是指那位可尊敬的美国绅士吗？”

“正是那位可尊敬的美国绅士。”

“唉，”布克先生笑眯眯地说，“也有可能。世界上本来就有不少凶神嘛。”

这时候门又开了，服务台的一个职员朝他们走来。他露出一副忧虑和抱歉的神情。

“这真是少有的事情，先生。”他对波洛说道，“这趟火车上的头等卧铺一个也没有了。”

“怎么会？”布克先生叫道，“在这样的季节里？哦，毫无疑问一定是有一批新闻记者——或者一群政界人物？”

“那我不知道，先生。”那职员答道，恭敬地把脸朝着波洛，“可是情况就是这样。”

“好啦，好啦。”布克先生对波洛说，“别担心，我的朋友。我有办法。车上有一个单间包房，十六号，总是留着不卖的。由乘务员负责照管。”他微笑着，抬眼朝时钟瞧了一眼，说道，“来，我们该动身了。”

到了火车站，布克先生受到身穿棕色制服的铁路卧车乘务员毕恭毕敬的接待。

“晚安，先生。您的单间是一号。”

他叫来了几名搬运工，他们用小车把行李搬到列车的中部。那儿挂着一块铁皮牌子，上面标明了这趟列车的行驶路线：

伊斯坦布尔—的里雅斯特—加来

“我听说你这节车厢今晚已经满员了？”

“真是令人难以相信，先生。似乎全世界的人都选择了今天晚上来旅行！”

“尽管如此，你必须替这位先生找一个地方。他是我的朋友。他可以占用十六号单间包房。”

“那也已经有人了，先生。”

“什么？十六号也有人占了吗？”

两人会心地互相看了一眼，乘务员面露笑容。他已是个中年人，身材颀长，面有菜色。

“是的，先生。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趟车确实满员，哪儿都找不到一个空铺位。”

“可是，发生了什么事啦？”布克先生怒气冲冲地问道，“是在某地召开一次会议吗？还是有一个集会呢？”

“不，先生。只是由于碰巧。刚好有许多人选在今天晚上旅行。”

布克先生厌恶地哼了一声。

“到了贝尔格莱德，”他说，“将要挂上一节从雅典来的滑脱车厢。还要挂上一节从布加勒斯特到巴黎的车厢。可是，我们要到明天晚上才能抵达贝尔格莱德。问题在于今天晚上怎么办。二等铺位也没有空的吗？”

“二等铺位倒是有一个，先生——”

“噢，怎么样——”

“可是那是个女客的铺位。那间房里另一个铺位是一位德国女士的，她是一位夫人的侍女。”

“啊哟，那就不方便了。”布克先生说道。

“不必操心，我的朋友。”波洛说，“我可以坐普通车厢。”

“不，不，不。”他再问乘务员，“客人都上车了吗？”

“是啊，”乘务员回答，“有一位乘客到现在还没有来

到。”

他说话时慢吞吞的，有些犹疑。

“那你就说出来嘛！”

“七号铺位——是个二等铺位。那位先生到现在，九点差四分了，还没有来到。”

“他是谁？”

“一位英国人，”乘务员翻了一下手中的单子，“名叫哈里斯。”

“这个名字倒是个吉兆。”波洛说，“我读过狄更斯的书。哈里斯先生，他不会来了。”

“把这位先生的行李搬到七号铺位去吧。”布克先生说，“如果这位哈里斯先生来的话，我们就对他说他来得太晚了——卧铺不能保留到这么晚——反正我们会把这件事处理好的。什么哈里斯先生，我管得着吗？”

“按您说的办吧。”乘务员说。

他接着就告诉替波洛搬行李的搬运工该往哪儿搬。然后他站在踏梯旁边，让波洛走上火车。

“在那个尽头，先生。”他叫道，“最后第二间。”

波洛顺着过道走过去，走得很慢，因为绝大多数乘客都站在房间外面。他一声声有礼貌地说着“借光”，那节奏说得像钟摆声那样有规律。最后他走到了他的那一间。房间里面有一个正在举着手放箱子的人，此人正是他在托卡良旅馆里见过的那个年轻的高个子美国人。

他见到波洛进房便皱起了眉头。

“对不起，”他说，“我想您是走错门了吧。”接着他又费

劲地用法语把这句话说了一遍。

波洛用英语回答说："您是哈里斯先生吗？"

"不，我叫麦奎恩。我——"

可是这时候从波洛的背后传来了乘务员的声音。那是一种表示歉意的，甚至是气急败坏的声音。

"车上没有别的铺位了，先生。这位先生只能到这里来。"

他一边说一边把过道上的玻璃窗抬了起来，并且动手把波洛的行李从窗口接了进来。

波洛对他声音中的歉意颇感兴趣。毫无疑问，这个另一位乘客曾答应过给他一笔像样的小费，条件是让他独占这间房间。然而，当公司的一位主任也在车上并且下达了命令时，即使是最慷慨的小费也会失效的。

在行李皮箱都上了行李架之后，乘务员又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都安排好了，先生。"他说，"您是上铺，七号床位。还有一分钟就要开车了。"说罢，他就匆匆向过道的那头走去。波洛又重新进入房间。

"这是罕见的现象，"他高高兴兴地说道，"一位铁路卧车乘务员竟亲自动手放置行李，真是前所未见啊！"他的同房旅伴笑了一下。他的恼怒心情显然已经消失——可能是已意识到对待这样的事情除了采取豁达态度外是别无他法的。

"这趟火车真是挤得出奇！"他说。

响起了一声汽笛，机车发出一阵低沉的吼叫。这两人都

步出房间站在过道上。火车外面有人叫道："开车啦！"

"我们出发了。"麦奎恩说。

其实他们还不算已经出发。汽笛又响了。

"喂，先生，"那年轻人忽然说，"如果您喜欢睡下铺——那样方便些——就睡下铺吧，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

这年轻人真讨人喜欢。

"不，不。"波洛表示异议，"我不能占您的——"

"没有关系——"

"您太客气了。"

双方都彬彬有礼地推让着。

波洛解释道："反正只睡一个晚上。到了贝尔格莱德——"

"噢，您是在贝尔格莱德下车——"

"不完全是。您知道——"

车厢突然颠簸了一下，两人都转身对着窗口，看着窗外灯光下狭长的月台正在缓慢地从他们面前滑过。

东方快车开始了它横贯欧洲的三天旅程。

第三章　波洛谢绝当保镖

赫尔克里·波洛先生在第二天进餐车吃午饭时稍为晚了一些。他早上起得很早，吃早饭时别人几乎都还没有来，整个上午他都埋首于阅读把他召回伦敦去的那件案子的材料。他也没有怎么见到他的同房旅伴。

已经在餐车中就座的布克先生用手势向他打了个招呼，叫他坐到他对面的那张空椅子上来。波洛过来坐下了。不久他就发觉坐在这张桌子边大有好处，不仅得到优先伺候，而且饭菜也异常精美，做得特别可口。

直到他们在吃甜食时，布克先生才对滋养肠胃之外的事情开始注意。这是他酒足饭饱之余大发宏论的时候了。

"啊！"他叹道，"要是我有巴尔扎克的生花之笔该多好！那我就会把此情此景全部描绘出来了。"说着，他挥了挥手。

波洛说："这倒是个好主意。"

“哦，你同意吗？还没有这样写过吧？老朋友，这很适合写一部传奇呢！在我们的周围，有各种各样的人、属于各种各样的阶级，什么国籍、什么年龄都有。这些人，彼此素不相识，却要在一起生活三天。他们在同一个屋顶下睡觉，在同一间餐车里吃饭，彼此想躲也躲不开。三天之后，他们又分道扬镳，各奔西东，而且很可能永无再见之日。”

“然而，”波洛说，“要是出了事呢——”

“唉，不会的，老朋友——”

“从你的观点来看，出事当然是不幸的，这我理解。可是，姑且让我们暂时作这样的假定吧。到那时候，恐怕这里所有的人都会被一件事联系在一块儿了。那件事就是——死亡。”

“再来一点酒吧。”布克先生说着就倒酒，“你的话令人毛骨悚然，亲爱的。可能是消化问题吧。”

“是的。”波洛说，“叙利亚的饭食的确不太适合我的肠胃。”

他呷了一口酒。然后他往椅背上一靠，若有所思地把这节餐车中的乘客都扫视了一遍。那里共坐着十三个人，而且正如布克先生所说的，属于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国籍。他开始打量他们了。

在对着他们的那张桌子旁坐着三个男人。据他猜想，他们都是单身旅客，是餐车侍者的正确判断把他们列为同类而引至一桌的。一个皮肤黝黑的大个儿意大利人正在饶有兴味地剔着牙齿。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个清瘦而整洁的英国人，他那冷漠、呆板的神情就像是一个训练有素的仆役。坐

在这个英国人旁边的是一个服饰花哨的大个儿美国人——可能是个旅行推销员。

“你就得有几下子才行。”他带着鼻音大声地说道。

那个意大利人剔完了牙，把牙签夹在手指间挥动着说：“当然。我也一直这么说的。”

那个英国人望着窗外，咳嗽了几声。

波洛的眼光又转向别处。

在一张小餐桌旁，直挺挺地坐着一位长得极丑的老年妇女。那种丑陋是与众不同的，因此反倒有一种吸引力而不是排斥力。她坐得笔直，脖子上挂着一串颗粒很大的珍珠，而且是真正的珍珠，尽管看上去不大可能。她双手都戴着戒指，肩上披着一袭黑貂皮披肩。头上那顶非常小的、很值钱的黑色小帽同帽下那张蜡黄的、蛤蟆样的脸极不相称。

她正在对餐车的侍者说话，声音清晰、和气，然而不容置辩。

“请你最好在我的房间里放一瓶矿泉水和一大杯橘子汁。今天的晚饭你要替我准备好烤鸡，不要放酱油。再来一些煮鱼。”

那个侍者恭敬地答称一定办到。

她和蔼地微微一点头便站起身来。她的眼光和波洛的视线碰上了，马上她就像个无动于衷的贵族似的，冷漠地转望别处。

“那是德拉戈米罗夫娜公主。”布克先生低声说道，“她是俄罗斯人。她丈夫的钱全都是革命前搞来的，全部投资在国外。现在她非常有钱，是个没有国家偏见的世界主义者。”

波洛点点头。他听说过德拉戈米罗夫娜公主。

“她是个人物，”布克先生说，“尽管长得极丑，却颇有影响。你同意吗？”

波洛表示同意。

在另一张大餐桌上，玛丽·德本汉同另外两个女人坐在一起。其中一个身材较高的中年妇女穿着方格子衬衣和花呢裙子，一头干黄色的头发在脑后绾起了一个不相称的发髻；长长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那副温和、善良的面容颇像一头绵羊。她正在听同桌的另一个女人讲话。那个女人已上了年纪，身体较胖，正在和颜悦色、慢条斯理地谈着，字音清晰，语调呆板，而且丝毫看不出有想歇一口气或结束谈话的迹象。

“……所以我的女儿说，‘嗨！你根本不能把美国的方法应用到这个国家里来。这儿的老百姓认为懒惰是天经地义的。’她说，‘他们就是身上没长着那股子冲劲儿。’但是你要是知道我们在那儿开设的大学在干些什么的话，你还是会感到惊奇的。那儿的教师的阵容是不弱的。我想，什么事也比不上教育事业。我们必须把我们西方的理想加以运用，教会东方人懂得这些理想。我女儿说——”

火车钻进了隧道。那平静而单调的话音便淹没在隆隆的回声之中。

在再往前的一张较小的桌子旁，只有阿布思诺特上校独个儿坐着。他两眼注视着玛丽·德本汉的后脑勺。他们居然没有坐在一起。其实要安排在一起是很容易的。这是为什么呢？

波洛想，也许是玛丽·德本汉有顾虑。女家庭教师都是小心谨慎的。外表举止是重要的。干她那一行的女人必须注意检点才行。

他的视线又转移到餐车的另一侧。在尽头处，靠车壁坐着一位一身黑色衣服的中年妇女，宽阔的脸膛毫无表情。不是德国人就是斯堪的那维亚人，他想。可能是个德国侍女。

再往前一桌，一对男女凑着脸在热烈地谈着话。那个男的穿着英国式的粗花呢服装——但他不是英国人。波洛虽然只能见到他的背影，可是他的头部形状和他那副肩膀表明了这一点。这是个体格魁梧的人。他突然转了一下脑袋，波洛见到了他的侧影。他长得很帅，年纪不过三十刚出头，还蓄着两撇漂亮的胡子。而他对面的女人还只是个孩子，估计不过二十岁。她身穿合身的黑色外套和裙子，白色的缎子衬衫，一顶黑色小圆帽按那种叫人讨厌的时髦做法斜扣在头上。她的脸长得很美。她皮肤洁白，有一对棕色的大眼睛，乌黑的头发。她用一根长烟嘴吸着纸烟。她那经过修剪的指甲涂得血红。她胸口还挂着一块大大的、用白金镶嵌的翡翠。她的眼神和声音都媚态十足。

"她很美，很时髦。"波洛低声说，"是一对夫妻吧？"

布克先生点点头。"我想是匈牙利大使馆的，"他说，"一对漂亮夫妻。"

此外只有两位用餐的旅客了——波洛的同屋旅伴麦奎恩和他的雇主雷切特先生。后者的座位正好让他脸朝着波洛，波洛又一次审察着那张不讨人喜欢的脸，注视着他眉宇间流露出的假仁假义和他那对凶狠的小眼睛。

布克先生无疑已发现他的朋友的表情有了变化，便问道：“你是在看你那头野兽吗？”

波洛点点头。

当波洛的咖啡送上来时，布克先生就站起身来了。由于他开始得早，所以早就吃完饭了。他对波洛说：“我回房间去了。你吃完就来和我聊聊。”

“好的。”

波洛呷着咖啡，还要了一杯甜酒。餐车服务员带着钱盒到各张桌子上去收账。那个年龄较大的美国女人在直着嗓门说话，话里怨气十足。

“我女儿说：‘买一本餐券就可以省去很多麻烦了。’可是现在事实并不是那样。看来非得给他们百分之十的小费不可，还有那瓶矿泉水——也是一种很怪的水。他们竟没有埃维安的或维希的矿泉水，真是怪事。”

“那是——他们一定是——怎么说呢——供应本地的水。”那个脸像绵羊的女人解释道。

“唉，真是怪事。”她对她面前桌上摆着的一堆找头表露出厌恶的神情，“瞧瞧他找给我的这些怪东西。是第纳尔还是什么钱币。看起来只是一堆废物。我女儿说——”

玛丽·德本汉向后推开了椅子，对那两位微微欠了欠身子就走出餐车。阿布思诺特上校也站起身来，跟在她后面。那个美国女人捡起了她所轻视的那一堆钱币也走出了餐车，走在她后面的是那个脸像绵羊的女人。那对匈牙利夫妇早就走了。这时餐车内除了波洛以及雷切特和麦奎恩之外就别无他人了。

雷切特对他的同伴讲了几句话后，麦奎恩就站起来走出了餐车。接着雷切特自己也站了起来，但是他没有随着他的同伴走出去，而是出人意料地往波洛对面的椅子上一坐。

“借个火，好吗？”他略带鼻音的声音是温和的，“我叫雷切特。”

波洛微微欠了欠身，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一盒火柴，交给了他。他接过来后并没有点火。

“我想，”他继续说，“我是在荣幸地同赫尔克里·波洛先生说话吧？”

波洛又欠了欠身子：

“不错，先生。”

这位侦探意识到那对狡黠的眼睛正在打量着他。接着对方又说：

“在我们国家，我们喜欢开门见山。波洛先生，我想请你替我办一件事。”

赫尔克里·波洛的眉毛微微朝上耸了一耸。

“先生，近来我很少接受委托。我经手的案子不多了。”

“噢，当然啰，那我能理解。但是这件案子，波洛先生，我可以出大价钱。”他又以温柔的劝说口吻重复道，“可以出大价钱。”

赫尔克里·波洛沉默了一两分钟，然后说：“你希望我替你办什么事呢，雷——雷切特先生？”

“波洛先生，我是个有钱的人，非常有钱。处于这种地位的人总会有些仇人的。我就有一个仇人。”

“只有一个仇人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雷切特尖锐地问。

“先生,根据我的经验,当一个人,像你所说的,有了仇人的时候,往往不会只有一个的。”

雷切特对波洛的回答感到放了心。他很快就说:“哦,是那样。你说得不错。不过,无论是一个或几个仇人,那都无关紧要。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我的生命安全。”

“生命安全?”

“我的生命安全遭到了威胁,波洛先生。我是相当能够自己保卫自己的人。”他伸手到上衣口袋里拿出一把自动手枪,展示了一下又收了回去。他继续严峻地说道:“我认为我并不是那种容易遭人暗算的人。不过,我想最好还是能有加倍可靠的保证。我就想到了你,你正好是我该重金礼聘的人,波洛先生。别忘了——重金啊!”

波洛若有所思地注视着他有几分钟之久。他的脸上毫无表情。谁都猜不出他脑子里在转什么念头。

最后波洛说:“很遗憾,先生,我无法应命。”

那人敏锐地看着他,说:“你开个价吧。”

波洛摇摇头。“先生,你不明白。我干这一行运气不差,赚的钱足够满足我的需要和随意开支了。我目前只接受一些——我自己感兴趣的案子。”

“你真沉得住气。”雷切特说,“两万美元怎么样,能打得动你吗?”

“打不动。”

“再高的价钱就不可能啦。我知道行情。”

“我也知道——雷切特先生。”

“我的开价为什么不行？”

波洛站了起来，说：“雷切特先生，请原谅我说句老实话吧——我不喜欢你的长相。”

说完这句话，他就离开了餐车。

第四章　半夜里的叫声

辛普伦东方快车于那晚八时三刻抵达贝尔格莱德。由于火车要在该站停车半小时，波洛就下车到了月台上。不过他没有在月台上呆多久。虽然月台上面有顶，月台外面却下着鹅毛大雪，寒冷刺骨。他回到了他的房间。乘务员这时正站在月台上又蹬脚又摇臂地设法去掉一些寒意。他对波洛说："您的皮箱已经搬到一号单间去了，先生，那是布克先生的房间。"

"那么，布克先生呢？"

"他已经搬到刚才挂上的那节从雅典来的车厢上去了。"

波洛便走到那节车厢去找他的朋友。布克先生对他提出的异议摆摆手说："没关系，没关系。这样换一下更方便些。你是要回英国，要一直坐到底的，所以你最好还是留在

那趟直通法国加来的车厢里。至于我，我在这里很舒服，非常安静。车厢里除了我和一位矮小的希腊医生外，没有第三个人。啊，我的朋友，这夜晚多美啊！人家说好多年都没有下过这样大的雪了。但愿我们的火车不要因此受阻。说实在的，我可不喜欢这种事情。”

火车在九点一刻准时开动，离开了车站。不久，波洛就站起来向他的朋友道了晚安，然后沿着车厢过道走回到他原来的车厢。那车厢就在前面一节，再前面一节就是餐车了。

在这旅程的第二天，同车旅客之间的隔阂正在消失。阿布思诺特上校正站在自己的房间门口同麦奎恩交谈。麦奎恩一看见波洛便突然中断了正在说的话，显出一副惊讶的神色。

“唉呀！”他叫道，“我以为您已经下车走了呢。您说要在贝尔格莱德下车的。”

“您误会了。”波洛微笑着说，“现在我记起来了。正当我们在谈这件事情时，火车就从伊斯坦布尔开动了。”

“可是老兄，您的行李——不见了。”

“行李已经搬到另一间房间去了——如此而已。”

“哦，原来如此。”

他又同阿布思诺特继续谈起来，波洛则仍沿着过道前进。

在离他的房间两扇门的地方，那个上了年纪的美国女人——赫伯德太太，正站在那里同那个绵羊脸的瑞典女人交谈。赫伯德太太正在把一本杂志塞进她的手里。

“别，亲爱的，你拿去吧。”她说，“我还有好多可看的东西呢。哎呀，这样的寒冷真叫人不舒服，不是吗？”她和蔼地向波洛点点头。

“您待我太好了。”瑞典女人说。

“谈不上。希望你好好睡一夜，明天早晨头就不痛了。”

“只不过有点伤风。现在我去泡一杯茶喝喝。”

“您有阿司匹林吗？真的有吗？我带着好多呢。好吧，晚安，亲爱的。”

那个女人离开后，赫伯德太太转向波洛谈起来了。

“可怜的人，她是瑞典人。就我所知，她是传教士那类的——教师。人倒不错，可是不会讲多少英语。她对于我告诉她的关于我的女儿的事非常感兴趣哩。”

这时波洛已经知道了有关赫伯德太太的女儿的一切。车上所有听得懂英语的人都已经知道了！大家都已知道她和她的丈夫是怎样在士麦那[1]的一所美国人办的学院任职的，本次旅行又怎么会成为赫伯德太太的首次东方之行的，以及她对土耳其人的懒散马虎的作风和土耳其崎岖不平的街道有哪些看法等等。

他们前面一个房间的门打开了，那个清瘦而苍白的男仆从里面走了出来。波洛一眼瞥去，只见里面的雷切特先生端坐在床上。他一看见波洛就顿时变了脸，露出一副愤怒之色。接着那扇门就关上了。

赫伯德太太把波洛往旁边拉过去一些。

---

① 士麦那即土耳其西部的港口城市伊兹密尔。——译注。

"你知道，那个人使我怕得要命。啊，不是那个仆人，是另一个，他的主人。那个主人，一点不错！那个人总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我女儿总说我是直觉很灵的。她说，'只要妈妈一有预感，准没有错。'现在我对那个人有一种预感。他住在我隔壁的单间里，这使我很不痛快。昨天晚上我把这两个房间之间的那扇隔断门扣住了，我发觉他想转动门上的把手。我跟你说，要是那个人最后暴露出来是个杀人犯，我也毫不惊奇。那种杀人犯就是你在报上读到的拦劫火车、杀人越货之流。也许我是瞎想，可是事情就是这样。我真被那个人吓死了！我女儿说我这次旅行会轻松愉快，可是不知怎的我总感到心绪不宁。也许我是胡思乱想，可是我感到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任何出乎意料的事都可能发生。我真不能想象那个可爱的年轻人当他的秘书怎么能忍受得了。"

阿布思诺特上校和麦奎恩正在朝着他们向过道的这一头走来。"到我的房间里来吧，"麦奎恩说，"反正还没有到铺床睡觉的时间。现在我要彻底弄清楚的，是关于你们对印度的政策这一问题——"

这两人走过他们身边，一直到那一头，进入了麦奎恩的房间。

赫伯德太太向波洛道了晚安。

"我想我还是这就上床看一会儿书吧，"她说，"晚安。"

"晚安，太太。"

波洛朝前走去，进入了他自己的房间。他的房间在雷切特的房间的隔壁。他脱了衣服后就上了床，看了约摸半小时书就熄了灯。

几个小时之后他突然惊醒了。他知道那是很响的一声呻吟把他惊醒的,那几乎像是一声喊叫,就来自他身边不远的什么地方。同时,他又听到了一阵清脆的丁当声,有人打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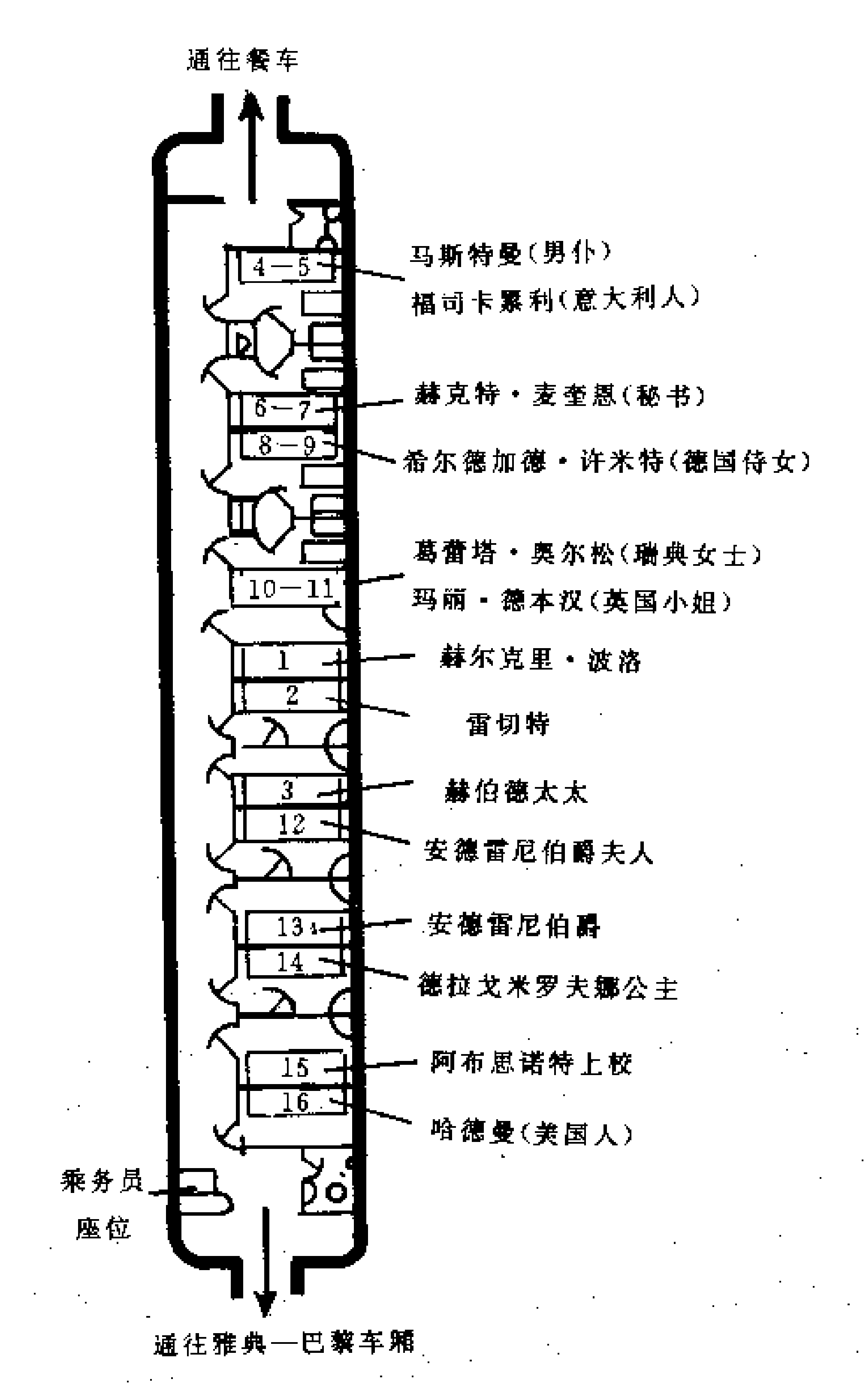
波洛坐起了身,把灯扭亮。他发现火车停住了——或许是抵达某个车站了。

那叫声使他吃了一惊。他记得他隔壁住的是雷切特。他起床下地,打开房门,这时正好卧车乘务员从那一头匆忙走过来敲雷切特的房门。波洛只把门打开一点儿,留一条缝,从中注视过道上的动静。那乘务员又敲了一次雷切特的门。过道的远处又响起了铃声,一间房间门上的小灯也亮了。乘务员回转头去看了一下。

就在这时候,隔壁那间房间里发出了用法语说话的声音:"没有什么事。我自己搞错了。"

"那好,先生。"乘务员又匆匆走开,到那间亮着小灯的房间前去敲门了。

波洛重新上了床,心里放宽了一些,他看了一下手表,正好一点差二十三分。接着就把灯熄了。



伊斯坦布尔—加来车厢房间分布图

第五章　罪　　行

他发现要想马上重新入睡很困难。首先，火车行进时的那种颤动，他感觉不到了。如果外面是个车站，那倒是安静得出奇。相反的是车厢里的噪音竟出奇地响。他可以听到隔壁房间里雷切特的动静——拉下洗脸盆时咔嗒一声，水龙头打开后流水的声音，水的冲溅声，然后又是咔嗒一声洗脸盆推上。室外过道上有走动的脚步声，那是有人穿着拖鞋曳足而行的声音。

赫尔克里·波洛躺在床上凝视着天花板。外面的车站为什么这样安静？他感到喉头有些干。他忘了像往常那样要一瓶矿泉水了。他又看了看表，刚过一点一刻。他想按铃召唤乘务员，要他拿一瓶矿泉水来。他伸手去按铃，还没有按就听到外面有别人按铃的声音，他就缩回了手。乘务员是无法同时应答全部铃声的。

丁零……丁零……丁零……

铃声一阵又一阵响个不停。乘务员哪儿去了？有人不耐烦了。

丁零……

不知是谁按住了铃不撒手了。

过道的那一头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那人来了。他在离波洛的房间不远的地方敲了敲门。接着传来了讲话的声音，那是乘务员的恭恭敬敬、充满歉意的声音和一个女人的语气迫切、滔滔不绝的声音。

啊，是赫伯德太太！

波洛不觉莞尔。

两人的争论——如果真是争论的话——持续了一段时间。其中有百分之九十的话是赫伯德太太讲的，乘务员的话只占百分之十，那也是安抚她的话。最后，事情似乎解决了。波洛清楚地听到乘务员说：

“晚安，太太。”以及关门的声音。

他自己也立即按了铃。

乘务员迅即来到。他看上去余怒未消而且面有忧色。

“请给我一些矿泉水。”

“是，先生。”也许是波洛眼中闪烁的光芒促使他倾诉一下心里话。

“那位美国太太——”

“怎么样？”

他抹了一下前额。

“您只要想一下刚才她同我谈了多长时间就够了！她硬

说——她一口咬定——在她房间里躲着一个男人！您想想吧，先生。房间只有这么点儿大，”他把手比画了一下，“哪儿躲得住人呢？我跟她争论了一会儿，指出不可能有人躲藏在她房间里，可是她硬说有。她说她醒过来一睁眼就看见一个男人站在那儿。后来我就问，那么那个男人又是怎么走出她的房间而使房门的插销从里面销上的呢？可是她不听我跟她说理。真好像我们已经什么事都不用操心了似的，伤脑筋的事可多着哩。就看这场雪——”

“这场雪？”

“是啊，先生。您没注意吗？火车也停了。我们碰上了大雪堆。天晓得我们会在这儿停多久。我记得曾经有一次我们被雪围困了七天。”

“我们现在到达什么地方了？”

“在文科夫戚和布罗德两地之间。”

“哎哟。”波洛感到很恼火。

乘务员走开了，回来时带来了矿泉水。“晚安，先生。”

波洛喝了一杯水后，又去睡了。

他刚刚睡着便又被什么声音吵醒了。这一次似乎有什么重物跌倒下来，还砰的一声磕在门上。

他跳了起来，开了门，看看门外什么也没有。但是在他右方，在离他几步远的过道上有一个穿绯红色晨衣的女人正在退进屋去不让他看见。在过道的另一端，乘务员正坐在他的小座位上，在几页大张的纸上面填写着账目。周围的一切都像死一样地寂静。

“一定是我自己神经错乱了。”波洛说。他又回到床上再

度入睡。这次他一直睡到早晨。当他醒来时火车仍停着未开。他推起了遮光帘看一看窗外。火车被困在堤岸似的雪堆之中。他看了看表，已经过九点了。

十点差一刻时，他已像往常那样，修饰得整整齐齐，打扮得漂漂亮亮，走进了餐车。那里众人都正在埋怨、诉苦呢。

旅客之间可能存在的任何隔阂现在已全部消失了。所有的人都因一桩共同的不幸之事而联系在一起了。赫伯德太太的悲叹声是最响的。

“我女儿还说这条线路是世界上最顺当的哩！只要坐在火车里，一直到了巴黎下车就是。可是现在我们可能要在这儿耽搁好几天了。”她哀叫起来了，“而且我预订了船票，那艘船可是后天就会开走的，这叫我怎么赶得上？现在连想打个电报退票都没有办法，说起来真叫人愁死了！”

那个意大利人说他在米兰还有紧急事务要去处理。那个大个儿美国人则说：“那真是太不幸了，太太。”并以宽慰的口吻表示希望火车会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

“我的姐姐和她的孩子们都在等我。”那瑞典女人说着也呜咽了，“我没法通知她们。她们会怎么想呢？她们会以为我遭到意外了。”

“我们将在这里耽搁多久？”玛丽·德本汉问道，“这里没有一个人知道吗？”

她的声音显出她很不耐烦，但是波洛注意到其中并没有她在托罗斯山脉快车受阻耽搁时所显露出来的那种几乎心急如焚的神情。

赫伯德太太又开口了：“这趟车上无论什么事都没有人

说得上来。也没有人会想点儿什么办法。只是一堆外国饭桶！这种事要是发生在美国，哼，至少会有人出来试着干点儿什么。”

阿布思诺特上校转向波洛，字斟句酌地用英国腔的法语说道：“我想，您是这条铁路的主任吧，先生。您能告诉我们——”

波洛微笑着用英语纠正了他：“不、不，我不是。你把我误认作我的朋友布克先生了。”

“哦，对不起。”

“没有关系。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我现在住的单间包房原来是他住的。”

布克先生没有到餐车中来。波洛环顾一下周围，看看还有谁未到。

德拉戈米罗夫娜公主，那对匈牙利夫妇，都不在餐车中。雷切特、他的男仆，以及那个德国侍女也没有来。

那个瑞典女人擦了一下眼睛。她说：“我真傻，我像一个婴儿那样哭了。不管发生什么事，但愿最终万事大吉。”

可是，别人丝毫没有她这种基督徒的精神。

“真是太妙了。”麦奎恩不耐烦地说，“我们也许要在这儿呆好几天呢。”

“我们现在究竟到了哪个国家了？”赫伯德太太噙着眼泪问。

别人告诉她仍在南斯拉夫时，她说：“哟！一个巴尔干国家。你还指望它什么？”

波洛对德本汉小姐说：“小姐，您是惟一有耐心的人

啊!”

她略微耸了一下肩:“那有什么办法?”

“您是位哲学家呢,小姐。”

“哲学家是要有超然的态度的,我可是自私得很。我不过学会了不必无谓地浪费感情而已。”

她甚至看都没有看他。她的视线越过了他,落在窗外积得厚厚的雪上。

“您的性格很坚强,小姐。”波洛温和地说,“我觉得您是我们全体旅客中性格最坚强的人。”

“不,不,真是谈不上。我知道有人比我坚强得多得多。”

“那是——”

她似乎突然醒悟过来,意识到自己是在同一个陌生人,一个外国人谈话,而今天早晨之前,她还只和他交谈过仅仅五六句话。

她礼貌地笑了一笑,笑声中透露出她不无戒心。

“好吧,譬如说——那位老年的夫人。也许你已经注意到她了。虽然是个很丑的老太太,可是却相当吸引人。她只需要动一动小指头,以客气的声调要求一样什么——整列火车的乘务员就会为她奔忙起来。”

“我的朋友布克先生也是这样。”波洛说,“不过那是因为他是这条铁路的主任,并不是因为他具有控制别人的性格。”

玛丽·德本汉微微一笑。

整个上午就这样消磨过去。有些人,包括波洛在内,一直留在餐车中。在当时,这种集体相处的生活使大家觉得能

更好地打发时间。他又听到了很多关于赫伯德太太的女儿的事,他还听到了关于已去世的赫伯德先生的长年生活习惯,从他早上起床开始吃麦片粥早餐,一直到晚上穿着赫伯德太太亲手为他编织的睡袜上床安息为止。

正当他在聆听那个瑞典女人颠三倒四地叙述传教工作的宗旨时,一名铁路卧车公司的乘务员走进餐车,来到了他的身边。

"请原谅,先生。"

"什么事?"

"布克先生向您致意,如果您能抽出几分钟时间到他那儿去一下,他将非常高兴。"

波洛站起了身,向瑞典女人说了声请原谅,就随着那人走出了餐车。

那人长得挺白,个儿挺大,并不是他那节车上的乘务员。

波洛由他领路穿过了自己那节车的过道,又进入了下一节车的过道。那人在一扇房间门上敲了两下,然后闪开身子让波洛进去。

这间单间并不是布克先生住的那间。这是一间二等单间——或许是由于这间房间稍为宽敞,才选用了它。然而给人的印象还是太挤了。

布克先生自己坐在对面角落里的小座位上。在窗户那边的角落里,身子朝着他的是一个矮小而肤色黝黑的人,这时正在看窗外的积雪。站在房间里几乎挡住他前进道路的是一个身穿蓝色制服的魁梧的男人——列车长和波洛那节

车厢的乘务员。

“啊，我的好朋友。”布克先生叫道，“进来，我们需要你来啊！”

坐在窗户旁边的那个矮小的人把身子让了一下，波洛挤过了那两位站着的人便坐了下来，面对着他的朋友。

布克先生脸上的表情使得波洛（用他的说法来说）拼命地开动脑筋。很明显，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异乎寻常的事情。

“发生了什么事？”他问。

“你问得有理。首先是这场大雪——火车停顿——而现在——”他不往下说了——而波洛那节车厢的乘务员却发出了一种似乎行将窒息的喘息声。

“现在又怎么样？”

“现在，一位旅客死在他的床铺上——被人用刀戳死了。”

布克先生说这句话时所表现的镇静，掩饰不住他的绝望情绪。

“一位旅客？哪位旅客？”

“一个美国人。他名叫——”他查看了一下眼前的笔记，“雷切特——不错——是叫雷切特吧？”

“是的，先生。”乘务员喘一口气说。

波洛朝他看了一眼，只见他面如死灰一般。

“你最好让这个人坐下来，”波洛说，“不然他就要晕倒了。”

列车长稍微让了一下身子，乘务员在角落上坐了下来，用双手捂住了脸。

"啊!"波洛说,"这真是非同小可!"

"当然很严重。首先,一桩凶杀案——这种事本身就是最大的灾难。不仅如此,现在境况又特殊。我们的火车又动弹不得。我们可能在这儿停好几小时,也可能停好几天!还有一个情况。我们的火车在经过大多数国家时都有该国的警察上车警卫。可是在南斯拉夫,没有。你了解了吗?"

"这种局面确是极其困难。"波洛说。

"还有更糟糕的事呢。康士坦丁医生——我忘了,没给你们介绍——这位是康士坦丁医生,这位是波洛先生。"

那个黑黝黝的矮个儿欠了欠身子,波洛也答了礼。

"康士坦丁医生的看法是死亡发生在半夜一点钟左右。"

"这种事情很难讲得很精确,"那医生说,"可是我想我可以肯定人死的时间在午夜十二点到凌晨两点之间。"

"这位雷切特先生活着时最后一次被人见到是什么时候?"波洛问。

"据我所知,他在大约十二点四十分时还活着,那时他同乘务员讲过话。"布克先生说。

"不错,正是这样,"波洛说,"我亲耳听到了他们说的话。在那之后,有谁知道还有过什么事吗?"

"有的。"

波洛把脸转向医生,听他继续说道:"雷切特房间里的窗被发现是打开着的,这是让别人以为凶手是越窗逃走的。可是我认为,那扇打开的窗不过是个遮眼的戏法。若有人越窗而逃,必然会在雪地上留下脚印,可是却一个也没有。"

“这一罪行是什么时候被发现的?”波洛问。

“米歇尔!”

乘务员听到叫他，便坐直了身子，面容依然苍白，一副受惊的神色。

“把所发生的确切情况告诉这位先生。”布克先生命令道。

乘务员结结巴巴地开始诉说了：

“今天早上，这位雷切特先生的男仆来敲了几次门，都没有回答，于是，半小时以前，餐车的侍者来了，他想知道那位先生是否去吃午饭。你知道，那时正是十一点钟。

“我用我的钥匙替他开了门，可是里面还扣着一根铁链。房间里没有人应声，非常寂静，而且很冷，窗子开着，雪花都飘进了房间。我想可能是那位先生突然得了什么病，我便找到了列车长，一起敲断了铁链，走进了房间，只见他——啊！吓死人了!”他又把脸埋在两只手掌里。

“门是从里面锁上并扣上铁链的。”波洛思考着说，“并不是自杀，是吗?”

那位希腊医生冷笑一声说：“一个自杀的人能在自己身上戳十刀、十二刀——甚至十五刀吗?”

波洛一听就睁大了眼睛。“那是极大的暴行。”他说。

“那是一个女人干的。”列车长第一次开口说，“准是女人干的，没错。只有女人才会那样戳法。”

康士坦丁医生绷紧了脸在那儿沉思。

“那她一定是个力气很大的女人。”他说，“我并不打算从技术方面来加以探讨——那样只会使事情混乱不清——

可是我可以肯定其中有一两刀是用力很大的，以致把骨头和肌肉间的韧带都刺透了。”

“那就显然不是一桩设计周密的罪行了。”波洛说。

“设计极不周密。”康士坦丁医生说，“那些刀伤看来都是随随便便、胡乱戳进去的。有几刀只是一划而过，几乎没有造成损伤。看样子像是什么人闭着眼发疯似的一刀又一刀乱戳了一通。”

“那是个女人干的。”列车长又这样说，“女人就是那样的。当她们发怒时，就变得力大无穷。”他那副一本正经地边说边点头的样子使得别人都猜想他自己一定有过亲身体会。

“或许我可以对他们所知道的情况再提供一些东西。”波洛说，“雷切特先生昨天和我讲过话。根据对他的意思的理解，他是对我说过他的生命正处在危险之中。”

“有人要报销他——这是个美国说法，是吗？”布克先生说，“那就不会是一个女人了。一定是个‘强盗’，或一个‘枪手’。”

列车长对他自己的理论没有被接受显出痛心的样子。

“如果真是那样，”波洛说，“看来也是干得很外行的。”

他的声调显示出这是一个内行的否定意见。

“列车上有一个大个儿的美国人。”布克先生说，一面照着他的思路想下去，“他是个相貌平凡、装饰难看的人。他老嚼着橡皮糖，我相信那不是上等人的举止。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吗？”

乘务员看到是在问他，便点了点头。“知道的，先生。是

十六号房间那位，不过不可能是他。他进出房间我都看得见的。”

“不一定。你不一定都看得到。我们一会儿就要来探讨这个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该怎么办？”他看着波洛。波洛也回看着他。

“喂，我的朋友，”布克先生说，“你知道我要向你求助什么。我是知道你的能力的。你来主持这场调查吧！不，不，不要拒绝。你知道，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是很严重的——我是代表国际铁路卧车公司在说话。等到南斯拉夫警察来到时，要是我们能把破案经过提供给他们，事情就十分好办了。要不然就会有种种麻烦、拖延，数不尽的伤脑筋的事情。也可能给一些无辜的人增添巨大的麻烦，谁知道呢？因此我们希望见到的是——你揭破了这一谜案！我们将宣布，‘发生了一件凶杀案——凶犯就是此人！’”

“假如我破不了案呢？”

“啊，亲爱的，”布克先生的声音变得极其温柔了，“我了解你的名声。我也知道一些你的办法。对你来说这正是一件理想的案子。要是去查找所有这些人过去的经历，去证实他们是好人得花好多时间，而且麻烦无穷。我记得听你说过多次，要破一桩案子，只要躺在椅子上思考就行。就这样做吧！找车上的乘客个别谈话，看一看尸体，检查一下有何线索，然后——好吧，我相信你能成功！我深信那不是你空口说大话。躺在那里思考——运用(我曾经常听到你说)头脑里的微小的灰白细胞——你就会找到答案了！”

他向前倾着身子，深情地望着他的波洛。

“你的信心使我感动，我的朋友。”波洛激动地说，“正如你所说，这桩案子不可能很困难。我自己，昨天晚上……我们现在不谈那个吧！事实上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不到半小时以前我还在那里回想，由于我们陷在这里无法动弹，今后还有多少个小时将无事可做啊！而现在——竟然手边就有了一个现成的案子。”

“这么说，你是接受了？”布克先生急切地问。

“一言为定。你把案子塞到我手中了。”

“好极了——我们全都听你调遣。”

“首先我想得到一张伊斯坦布尔—加来列车车厢的平面图，并且注明各个房间中都住的是谁。我还想看一下各人的护照和车票。”

“米歇尔会替你办到这一切。”

乘务员退出了房间。

“这列火车上其他乘客都是些什么人？”波洛问。

“这节车厢中康士坦丁医生和我是仅有的两名旅客。在来自布加勒斯特的那节车厢中有一位跛足的老人，乘务员对他很了解。再往下去就是普通客车了，它们和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昨天晚上供应了晚饭以后，就把通道的门锁住了。在伊斯坦布尔—加来车厢的前面只有一节餐车。”

“这样看来，”波洛慢吞吞地说，“似乎我们只能在伊斯坦布尔—加来车厢中寻找凶手了。”他转向医生说，“你方才暗示的也正是这一点，是吗？”

那个希腊人点点头。

“我们的火车是在午夜十二点半陷入雪堆的。自从那时

以来，谁也没法离开火车。”

布克先生庄重地说。

“凶手正和我们在一起——现在就在这列火车上。”

第六章 一个女人

“首先，”波洛说，“我希望同年轻的麦奎恩先生谈一两句话。他可能会向我们提供有价值的情况。”

“肯定会。”布克先生说。接着他向列车长说：“请麦奎恩先生到这里来。”

列车长走出去了。

乘务员捧着一大堆护照和车票走了进来。布克先生把那些东西都接了过来。说：“谢谢你，米歇尔。现在，我想你最好回到你的岗位上去。过一会儿我们再找你正式作证。”

“好的，先生。”米歇尔也走了出去。

“等我们会见了麦奎恩之后，”波洛说，“或许医生先生愿意陪我到死者的房间里去看一下吧。”

“当然。”

“等我们在那里看罢之后——”

正在这时候，列车长领着赫克特·麦奎恩进来了。

布克先生站了起来，轻松地说道："我们这儿地方太窄。麦奎恩先生，请这儿坐吧！这样波洛先生可以和你面对面谈。"

他又对列车长说："把餐车上的客人都撵走，给波洛先生腾出那块地方来。你在那里进行个别谈话好吗？亲爱的。"

"好啊，那再好不过了。"波洛说。

麦奎恩一直站在那里，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还不怎么跟得上他们之间用法语进行的快速对话。他吃力地用法语说道："有什么事？为什么？"

波洛做了个有力的手势，示意他在屋角的椅子上坐下。他照着做了，然后用法语又问："为什么？"接着他克制了一下，又重新用英语问："火车上发生了什么事？出什么事了吗？"

他的目光从这个人身上转到那个人身上。

波洛点点头说："一点不错。出了事了。作好思想准备，不要大吃一惊。你的老板雷切特先生死了！"

麦奎恩噘了一下嘴，发出一声口哨声。除了一双眼睛稍稍发亮之外，他并没有露出任何震惊或悲痛的迹象。

"这么说，他们终于抓到他了。"他说。

"你这句话的确切意思是什么，麦奎恩先生？"

麦奎恩迟疑不决。

"你是假设，"波洛说，"雷切特先生遭到了谋杀，是吗？"

"他不是被谋杀的吗？"这时麦奎恩倒显露出惊讶的神色了。"唉，是呀，"他慢吞吞地说，"我刚才的确是那样认为

的。你是说他就那么在睡梦中死去的吗？这老头儿可是结实得像个——呃，像个——”

他停了嘴，用莞尔一笑代替了下文。

“不，不是的，”波洛说，“你的假设没有错。雷切特先生是被谋杀的。被人用刀戳死的。不过我希望知道的是你为什么确信那是谋杀而不是——正常死亡。”

麦奎恩又迟疑了。

“我必须先弄明白，”麦奎恩说，“你到底是谁？你跟这事有什么关系？”

“我代表国际铁路卧车公司。”他停顿了一下，随后又补充说，“我是侦探，名叫赫尔克里·波洛。”

如果他想期待什么反应，那是白等了。麦奎恩仅仅说了一句：“噢，是吗？”就等待他继续讲下去了。

“你也许听到过这个名字吧？”

“嗯，听来似乎有些耳熟——只是我总以为那是一位妇女服装裁缝的名字。”

赫尔克里·波洛用厌恶的眼光望着对方。

“简直难以置信！”波洛说。

“什么难以置信？”

“没什么。我们继续谈眼下的事吧。麦奎恩先生，我要你告诉我你所知道的有关死者的一切。你和他没有亲戚关系吧？”

“没有。我是——原来是——他的秘书。”

“这个差使你干了几年了？”

“才一年多。”

"请把你所能提供的一切情况都告诉我。"

"好吧。我是一年多以前在波斯[①]认识他的——"

波洛插话说:"你那时在波斯干什么?"

"我从纽约到那儿去调查一项有关石油开采权的问题。关于那件事的细节我想你并不想知道吧。我的几个朋友和我自己都在这件事上被别人坑得够戗。雷切特先生正好和我同住一个旅馆。他刚和他的秘书吵了一架。他给了我这个职位,我接受了。我正好没有事做,很乐于找到那样一个现成的、薪俸优厚的职位。"

"自那时以后呢?"

"我们到处旅行。雷切特先生想周游世界,可是吃亏在不懂外语。我的工作与其说是秘书,不如说是跟班。这种日子倒是过得挺愉快的。"

"现在,尽可能详细地讲讲关于你的老板本人的情况吧。"

那年轻人耸了耸肩膀,脸上掠过一丝困窘的神色。

"那可不怎么容易。"

"他的全名是什么?"

"赛缪尔·爱德华·雷切特。"

"他是美国公民吗?"

"是的。"

"他是美国什么地方的人?"

"我不知道。"

① 波斯即今伊朗的旧称。——译注。

“那就告诉我你知道的吧！”

“实际情况是，波洛先生，我什么都不知道！雷切特先生从来不谈他自己或是他在美国度过的日子。”

“你认为那是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我猜想他可能觉得自己早年的经历不光彩吧。有些人是这样的。”

“你认为这样的解释能令人满意吗？”

“说实话，不能令人满意。”

“他有什么亲戚吗？”

“他从来没有提到过什么亲戚。”

波洛紧追不舍。

“你一定已经形成了某种看法吧，麦奎恩先生。”

“啊，是的，我有我的看法。首先，我不相信雷切特是他的真实姓名。我认为他之所以离开美国，肯定是想避开什么人或什么事情。我想他是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的——直至几个星期以前。”

“几个星期以前怎么样？”

“他开始接到信件——恐吓信。”

“你看到那些信了吗？”

“看到了。替他处理信件正是我的工作任务。第一封这样的信是两个星期以前收到的。”

“这些信销毁了没有？”

“没有。我记得仍有两封放在我的文件夹里——有一封是雷切特盛怒之下撕掉的。要我取来给你看吗？”

“如果你愿意帮忙的话。”

麦奎恩走出房间。几分钟之后他回来了，把两页相当脏的笔记本纸放在波洛面前。

第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你以为你能骗过我们并且逃之夭夭吗？绝不可能。我们正出来抓你了，雷切特，我们一定会抓住你的！

下面没有署名。

波洛只是抬了抬眉毛，没有发表意见，接着又看第二封信。

我们将要把你架走干掉，雷切特。等不了多久。我们要来抓你了，明白吗？

波洛把信放下。

"文字单调，"麦奎恩凝视着他说，"比笔迹更单调。"

"这个你看不出来，"波洛轻轻地说道，"这需要看惯这类东西的人才能分辨。麦奎恩先生，这封信不是一个人的手迹。是几个人写的，每个人一次写上一个字母。而且用的是印刷体。这样就使辨明笔迹更为困难了。"

他停了停，又说："你知道雷切特曾向我求助吗？"

"向你？"

麦奎恩惊讶的声音十分清楚地向波洛表明这个年轻人并不知道有这样的事。

波洛点点头说:"是的。他吓坏了。告诉我,当他收到第一封信时有些什么反应?"

麦奎恩迟疑了一下,说:

"那很难描绘。他——他以他一贯的那种不动声色的神态对那封信一笑置之。可是——"他微微战栗了一下,"不知怎的我总觉得在不动声色的外表下,隐伏着大量的内心活动。"

波洛点了点头,然后他问了一个意外的问题:

"麦奎恩先生,你是不是愿意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你到底认为你的老板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喜欢他吗?"

赫克特·麦奎恩想了一会儿才回答说:"不,我不喜欢他。"

"什么原因呢?"

"我说不好。他的态度始终是相当和气的。"他歇了歇,又说,"我跟你说真话,波洛先生。我不喜欢他,也不信任他。我确信他是个残忍而危险的人物。尽管我必须承认我对自己这一看法提不出什么理由。"

"谢谢你,麦奎恩先生。还有一个问题——你最后一次看见他活着的时候,是在几点钟?"

"在昨天晚上,大约——"他思索了一会儿,"大约十点钟的时候。我到他房间里去替他记录下他口授的备忘事项。"

"关于什么事情?"

"关于他在波斯买的一些花砖和古老的陶器。运寄给他的货物并不是他所购买的那些。关于这件事双方已经伤脑

筋地通了很长时间的信了。”

“那么这一次就是雷切特先生最后一次被别人见到他活着了？”

“我想是这样。”

“你知道雷切特先生是什么时候接到最后一封恐吓信的吗？”

“在我们离开君士坦丁堡那天的早晨。”

“我还必须问你一个问题，麦奎恩先生。你和你的老板相处得融洽吗？”

年轻人突然眨了几下眼睛，然后说：

“你以为这个问题会使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吧。用一本畅销书上的话来讲，‘你抓不到我什么’。雷切特和我相处得非常融洽。”

“麦奎恩先生，请你告诉我你的全名和你在美国的住址，好吗？”

麦奎恩写下了他的全名——赫克特·维勒德·麦奎恩，以及一个在纽约的住址。

波洛向后一仰，靠在椅垫上。

“暂时就到此为止吧，麦奎恩先生。”他说，“如果你能在这段时间内，不把雷切特先生死亡的消息讲出去，我将非常感激。”

“他的男仆，马斯特曼，一定会知道的。”

“他或许已经知道了，”波洛冷冷地说，“如果是这样，那么设法叫他不要声张。”

“那倒不困难，他是个英国人，一向是他所说的‘自己顾

自己'的。他对美国人是看不起的，而对其他任何国籍的人则是无所谓。"

"谢谢你，麦奎恩先生。"

这个美国人退出了房间。

"怎么样?"布克先生问道，"你相信这个年轻人所说的话吗?"

"他看来还老实、坦率。他并没有假装对他的雇主有什么好感。如果他有牵连，就可能假装一番的。雷切特先生邀我帮他办事遭到我拒绝的事，看来雷切特确实没有告诉他这个秘书。不过我认为那件事也并无疑端。我琢磨雷切特这个人是什么事都尽可能自己拿主意而不同别人商量的。"

布克先生快活地说："这么说来，你至少已能肯定有一个人同罪案无关了。"

波洛用责怪的眼光看了他一眼："我不到最后一分钟是不会放弃对所有每个人的怀疑的。不过我必须承认我不相信这位神志清楚、头脑精明的麦奎恩会发起神经病来用刀把人捅十二下或十四下。这样做不符合他的心理状态——完全不符合。"

"是的，"布克先生深思着说，"那种行动只有被狂热的仇恨逼得几乎发疯的人才能做得出来——更像是出自拉丁民族的性格。要不然，就像我们的朋友列车长所说的，出自一位妇女。"

第七章 尸 体

波洛在康士坦丁医生的跟随下走向下一节车厢，去看被害者所住的房间。列车乘务员走过来用钥匙替他们打开了房门。

这两个人走进了房间。波洛转向他的同伴询问道："这里的东西移动过多少？"

"什么也没有动。我在进行检查时也很小心，没有挪动尸体。"

波洛点点头。他环顾一下周围。他首先强烈感觉到的是房间里极其寒冷。窗户敞开着，窗帘已卷起。

"真冷。"波洛打了个哆嗦。

另一位微微一笑，心中颇为满意。他说："我当时想还是任它敞开着为好。"

波洛仔细地检查了一下窗口，说道："你说得对。没有人

从窗口跳出去过。打开窗户可能是想让人以为有人跳了窗，可是，即便是这样，这场大雪也使凶手的打算落了空。”

他又仔细察看了窗框，并从口袋中取出一个小匣子，把一些粉末吹在窗台上。

“一个指纹也没有，”他说，“这就表明窗台已有人擦拭过了。不过，纵使有指纹的话，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也可能是雷切特先生自己留下的，也可能是他的男仆的，或是乘务员的。现在一般罪犯都不会犯这类错误了。”

“既然如此，”他又高兴地接着说，“我们还是把窗户关起来吧，这里简直成了冷藏库了！”

他说罢就关上了窗，然后才第一次去注视躺在床上僵直的尸体。

雷切特仰面躺着。他的睡衣上装血迹斑斑，钮扣已被解开，衣服已被撩起。

医生解释说：“我必须检查伤口的情况，这你知道的。”

波洛点点头。他俯身在那尸体上察看了一会儿，最后直起腰来时做了一个怪相。

“真是不好看，”他说，“一定是谁站在那里一刀又一刀地捅他，到底总共捅了几刀？”

“我数的是十二刀。有一两刀是轻轻掠过，只是刮伤而已，可是，至少有三刀是致命的。”

医生的语调中有些地方引起了波洛的注意。他两眼牢牢地盯着他。这位矮小的希腊人正站在那里俯视着尸体，迷惑不解地皱着眉头。

波洛轻声问道：“你感到这件事儿有些蹊跷，是不是？说

说看，我的朋友，有什么使你迷惑不解的事吗？”

“有的。”那一位承认道。

“那是什么事呢？”

“你看这两个伤口——这个，还有这个，”他指点着说，“伤口很深，每一处都必定已切断了血管，可是，伤口的边缘却并不张裂，伤口并没有像一般所想象的那样流血。”

“那是表明——”

“表明戳那两刀时，人已经死了——已经死了一会儿了。当然这是很荒唐的。”

“看来似乎很荒唐。”波洛思索着说，“除非这个凶手生怕尚未完成任务，为保险起见，便回转来再补上两刀。可是这显然很荒唐！还有别的吗？”

“还有一点。”

“是什么？”

“你看这一处伤口——在右臂后方——靠近右肩。你拿我这支铅笔试试。你能戳这样的一刀吗？”

波洛抬起了手。

“确实是这样，”他说，“我明白了。要用右手，那就非常困难——几乎不可能。只能反手戳。可是如果这一刀用左手戳——”

“一点儿不错，波洛先生。那一刀几乎可以肯定是用左手戳的。”

“那么这位凶手是个左撇子啰？不，那一刀用左手也不容易，不是吗？”

“是这样，波洛先生。这其他几刀倒显然是右手戳的。”

“那就是有两个人。我们又转回到两个人上来了。”这位侦探喃喃地说着，突然转而问道：

“当时电灯亮着吗？”

“这很难说。你知道，乘务员是每天上午约摸十点钟时熄灯的。”

“看看开关就知道了。”波洛说。

他先检查了顶灯的开关，然后又看了一下往里翻转的床头灯。前者是关掉的，后者也阖上了。

“好吧，”他思考着说，“现在我们可以作一假设，就是有第一凶手和第二凶手。正如伟大的莎士比亚会提出的假设那样。第一凶手在戳了受害者之后就离开了房间，并且关掉了灯。第二凶手则摸黑进了这间房间，并不知道自己想做的事已由别人完成了，因而又在死者身上戳了至少两刀。这个假设你认为怎么样？”

“妙极了。”这位矮个儿医生热情地说。

波洛的眼睛眨了一下：“你是这样认为吗？我十分高兴。可是这个假设在我听来有些近乎无稽之谈。”

“还能有什么其他解释呢？”

“这正是我要问我自己的问题。我们在这里说的情况是巧合或是什么？在得出事关两名凶手的推断中还有什么前后不一致的地方没有？”

“我想还是有的。我已经说过，这几刀中有一些戳得很轻飘，表示缺乏决心。只是轻轻一刮而过。可是这里这一刀，以及这一刀——”他又用手指点着说，“却需要用很大的力气。这两刀把肌肉都刺透了。”

“据你的看法，那是男人戳的吗？”

“肯定无疑。”

“不可能是女人戳的吗？”

“除非是个年轻力壮的女运动员，倒也可能，尤其是如果她正处于情绪极为激动的时候。不过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

波洛沉默了一会儿。

医生急切地问道：“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完全理解，”波洛说，“事情简直越来越清楚了。凶手是个强壮有力的男人，他又是个体弱的人。凶手也是个女人，又是左撇子，又是右拐子——这不是在开玩笑吗？”

突然他冒起火来：“可是这个受害者，在这整个过程中他干了些什么呢？他叫喊了吗？他挣扎了吗？他设法自卫了吗？”说着他把手伸进枕头下面，抽出了那枝雷切特曾在前一天给他看过的自动手枪，“你看，子弹都上了膛呢。”他说。

他们向四周扫视一下。雷切特日间穿的衣服挂在墙上的挂钩上。在那张由洗脸盆的盖板兼充的小桌面上摆着各种东西——一只玻璃杯的水中放着一副假牙；另一只玻璃杯是空的。一瓶矿泉水，一只大暖瓶，还有一只烟灰缸，里面有一支雪茄的烟蒂和几片烧煳了的纸，以及两根燃过的火柴。

医生把那只空无一物的玻璃杯拿起来，放到鼻子下面嗅了嗅。

“现在知道受害者为什么并无反应了。”他轻声地说。

“吃了麻醉药了吗?”

“是的。”

波洛点了点头。他捡起那两根火柴,仔细地审察着。那位矮个儿医生急切地问道:“找到线索了吗?”

波洛说:“那两根火柴的形状不一样。一根要扁平些。你看得出来吗?”

“这就是火车上的那种火柴,”医生说,“用纸盒装的。”

波洛探手到雷切特的衣服兜里摸了一下,一下子就拿出了一盒火柴。他把火柴进行了比较。

“这根杆子较圆的火柴是雷切特先生划燃的那根,”他说,“我们再看一看他是否也有那种扁形的火柴。”

可是再也找不出其他火柴了。

波洛的眼睛在房内各处溜转,那眼睛既明亮又锐利,像鸟的眼睛一样。它使人感到,在它的审视下,什么也逃脱不了。

他轻微地惊呼了一声,弯下腰从地板上捡起了什么东西。

那是一块小小的、方形的细纱手绢,非常精致,手绢的一角还绣着一个字母——H。

“一块女用手绢,”医生说,“我们的那位列车长说对了。这案子里的确牵涉到一位妇女哩!”

“而且竟如此方便我们,把手绢遗落在这里!”波洛说,“完全像小说或电影里所发生的情况那样——而且为了让我们破起案来更容易些,手绢上居然标上了一个字母。”

“我们运气多好啊!”医生惊喜地说。

“是吗?”波洛说。他的声调有些异样,使医生感到惊奇。可是他还没有问个明白,波洛又向地面弯下身去了。

这一次他摊开的手掌上是一根烟斗通条。

“这也许是雷切特先生的东西吧?”医生这样提示。

“他口袋中并没有烟斗,也没有烟丝或烟丝袋。”

“那么这是个线索了。”

“哦,那当然。而且又是如此为我们提供方便,竟然掉在地上。这次是个男人的线索,你注意到了吧!谁也没法抱怨说这件案子里找不到线索了。线索多得很。顺便问一下,那件凶器你怎么处理了?”

“什么凶器,连影子都没有见到。一定是凶手把凶器带走了。”

“那又是为了什么呢?”波洛沉思着。

“啊!”医生在小心摸索了死者的睡衣口袋后说道,“我忽略了这个。我解开了他上衣的钮扣后便把衣服翻上去了。”

他从死者胸前的口袋中取出一只金表。表壳上有很深的凹痕,表针指着一点一刻。

“看哪!”康士坦丁医生急切地叫道,“这就告诉了我们行凶的时间。这和我的估计是符合的。我曾说在午夜至凌晨两点之间,或许在一点左右,虽然这些问题很难精确估计。好吧,这里得到了证实。一点一刻。那就是行凶的时间。”

“不错,有此可能。当然有此可能。”

医生注视着他,眼睛中露出茫然不解的神色。

“请原谅我,波洛先生。可是你的话我不大明白。”

“我自己也不大明白。”波洛说，“我什么也不明白，而且你也看得出，我真发愁。”

他叹了口气，俯身在那张小桌面上，审察那些烧焦的纸片。他自言自语地说：“此刻我需要一只旧式的妇女的帽匣。”

康士坦丁医生简直不知道对他这句突如其来的话怎么对付。不过波洛也没有让他有发问的时间。他打开了通向列车过道的房门，唤了声乘务员。

乘务员跑了过来。

“这节车厢有几位女客？”

乘务员扳着手指数着。

“一位、两位、三位——六位，先生。美国老太太，瑞典女士，年轻的英国女士，安德雷尼伯爵夫人，还有德拉戈米罗夫娜公主和她的侍女。”

波洛略加思索。

“她们都带着帽匣吧？”

“是的，先生。”

“那就把——呃，我想想——是了，把瑞典女士和那位侍女的帽匣拿来给我。只能寄希望于那两个帽匣。你可以对她们说那是海关的规定——就说——你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吧。”

“没问题，先生。这两位女士此刻都不在她们的房内。”

“那就赶快去拿来。”

乘务员走了出去，他回来时拿着两个帽匣。波洛先揭开了侍女的那个帽匣，看了看就放在一边了。然后他打开了瑞

典女士的帽匣，随即发出了一种表示他有了满意发现的声音。他小心地把里面的帽子取出，里面露出了用铁丝盘绕成的高高耸起的支架 。

“啊，这正是我们需要的东西。大约十五年以前的帽匣就是这样的。帽子放在这个铁丝支架上，用一支帽针穿进帽子，便卡在盘绕丝上了。”他一边说着，一边灵巧地将帽匣内两个铁丝支架取了出来，然后把帽子放回匣中，并叫乘务员把两个帽匣都拿回去物归原主。

房门再度关上后，他转向他的同伴道：“你看，亲爱的医生，我并不是光依赖专业侦查手段的人。我要探索的并不是指纹或烟灰，而是心理状态。不过在目前这件事上我倒愿意利用一些科学上的帮助。这间房间里各种线索真是不可胜数，可是我能确信那些线索都是真的线索吗？”

“这话我不大懂，波洛先生。”

“好吧，举个例来说——我们发现了一块女用手绢。它是一位妇女掉落在地上的吗？或者是，一个正在作案的男人，心里盘算着，‘我要使这件案子看来像是一个女人干的。我要把我的仇人故意多戳上几刀，来几刀软弱无力不伤肌体的，我并且要丢一块手绢在地上，让谁都看得见。’这种设想只是一种可能性；还有另一种可能性，会不会是一个妇女行了凶，然后故意遗落一根烟斗通条在地上，使人以为是一个男人干的事呢？或者，我们能不能当真认为两个人，一男一女，各干各的，而两人都粗心大意以致留下了说明各人身份的线索呢？这，未免太巧了吧！”

“那么，帽匣跟这事又有什么关联呢？”医生感到困惑不解。

“啊，我这就要说到它了。我看，这些线索，譬如表停在一点一刻上，手绢，烟斗通条之类，可能是真线索，也可能是假线索。目前我还无法断定。不过，有一个线索，我相信——虽然我仍可能弄错——并非故布疑阵。我说的是这根扁平的火柴，医生先生。我相信这根扁平火柴的使用者不是雷切特先生而是那个凶手。它是被用来烧毁一张能构成某种罪证的纸片的，也许就是烧掉一张便条。如果是这样，那么便条上一定有什么东西，有什么失误或差错可能造成对行凶者的追踪。我现在就是要设法使它复原，再现出来。”

他走出了房间，过了一会又回到房间里，手里拿着一只小小的酒精灯和一把烫发钳子。他指着那把钳子说：“这我是用来烫卷胡须的。”

医生兴致勃勃地注视着他。他先把那两卷隆起的铁丝圈帽架按平，然后小心翼翼地把那张烧煳的纸片夹在第一个铁丝圈上，再把另一个铁丝圈覆压在上面。接着他用钳子镊住了两个铁丝圈，放到酒精灯的火焰上去。

“这是临时代用一下，”他扭过头说，“希望能达到目的。”

医生专心致志地注视着他的每一个动作。铁丝圈开始发红了。忽然他看到了隐隐约约的字迹。字逐渐一个接一个出现——是火形成的字。

那张纸片很小，上面只有一句不完整的话：

别忘了小戴西·阿姆斯特朗

“啊!”波洛叫了一声。

“这给了你什么新启发吗?”医生问。

波洛两眼闪耀着光芒。他轻轻地放下那把钳子,说道:“是的。我现在知道死者的真名实姓了。我知道他为什么不得不离开美国了。”

“他的真名是什么?”

“卡赛悌。”

“卡赛悌……”康士坦丁医生皱起双眉,“好像过去听到过这名字。几年前。我记不起来了……那是一桩美国的案子,是吗?”

“是的。”波洛说,“发生在美国。”

波洛似乎不想进一步谈论那桩案子了。他向周围看了看,然后说道:“我们这就去查究全部情况。但是先明确一下这间屋子里该察看的东西有没有遗漏掉。”

他再一次迅速而熟练地搜查了一下死者衣服的口袋,没有发现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他试探了一下同邻室相连的那扇门,发现已在另一边插上了。

“我有一件事不理解,”康士坦丁医生说,“要是凶手并没有跳窗而逃,要是这扇同邻室相连的门是在另一边闩上的,而那扇通往车厢过道的房门不仅从里面锁住而且还拴上了链条,那么,凶手是怎么逃出去的呢?”

“这正是舞台上一个手脚都捆住的人关进一只箱子,然后再打开箱子,那人忽然杳无踪影时,观众所提的问题。”

“你的意思是——”

“我是说,”波洛解释道,“如果凶手企图让我们相信他

是逸窗而去的，那么他自然要使我们认为其他两个出口都不可能出去了。就像那只箱子里‘活人遁形’一样——那是变戏法。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查清这个戏法是怎么变的。”

他伸手把同邻室相连的门上这一边的插销也咔嗒一声插上。他说：“这样免得这位杰出的赫伯德太太以为她得到了关于凶案的第一手资料而去写信告诉她女儿。”

他再一次向屋内各处探视了一下。

“我认为，我们在这里没有更多的事可做了。我们去找布克先生吧。”

第八章　阿姆斯特朗绑票案

他们到布克先生的包间里时，他正在吃炒鸡蛋，快吃完了。

"我刚才想最好让餐车立即开饭，"他说，"以便吃完饭清理干净后，好让波洛先生在餐车里对乘客进行询问。同时我已经叫他们替我们三人送些饭到这里来吃。"

"这办法挺好。"波洛说。

他们两人谁也不饿，所以那顿饭很快就吃完了。但是直到他们开始喝咖啡时，布克先生才提到那件他们三人头脑中都在思考着的事情。

"怎么样？"他问。

"哦，我已经查明死者的本来面目了。我知道他为什么要匆匆离开美国。"

"他本来是什么人？"

“你可记得在报纸上读到过关于阿姆斯特朗家的小女孩的事情吗？他就是杀害小戴西·阿姆斯特朗的凶手——卡赛悌。”

“现在我想起来了。那是件骇人听闻的案子——不过，案子的细节我记不清了。”

“阿姆斯特朗上校是英国人，曾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他有一半美国血统，因为他母亲本是华尔街百万富翁范·德·哈尔特的女儿。他娶了当年最负盛名的美国女悲剧演员林达·亚登的女儿为妻。他们在美国定居，生了一个女儿，十分宠爱。当那女儿三岁时，被人绑票，要求的赎金高得难以置信。我不想把随后发生的所有错综复杂的细节都告诉你们，以免你们感到厌烦。我就接着讲这一点，那就是当多达二十万美元的赎金交付之后，所得到的是那个女孩的尸体，当时她至少已死了两个星期了。公众对此事愤慨到了极点。后来更悲惨的是，阿姆斯特朗太太当时正怀孕在身，她在获知女儿被害的噩耗时，惊恸过甚，导致腹中婴儿早产夭亡。她自己也一病不起。她的丈夫心胆俱裂，也自戕身亡。”

“天哪，多惨啊！现在我记起来了。”布克先生说，“记得另外还死了一个人，是吧？”

“是的——一个不幸的法国或瑞士年轻保姆。警方肯定她同案件有某种牵连。警方拒绝相信她那歇斯底里般的否认。最后，这个可怜的姑娘感到走投无路便跳窗自杀了。事后的调查证明她同罪案毫无瓜葛，绝对清白。”

“这件事想起来就令人不舒服。”布克先生说。

“大约过了六个月之后，绑票集团的首领，就是这个卡赛梯，被捕了。这帮人在过去也使用过这种手法，只要感到有可能警方已在追踪，他们就先撕票，把尸体藏匿起来，然后，在尚未破案之前，继续勒索尽可能多的赎金。”

“现在，我的朋友，我要把这一点向你们讲明白。干这事的就是卡赛梯！然而，他运用他所积累的财富以及他对各种人物的秘密控制，竟使他钻了一些法律上的空子而被宣判无罪。尽管如此，如果他不是机灵地趁人不备而溜掉的话，当地的公众也会私下把他处死的。现在我知道随后是什么情况了。他改名换姓，逃离美国。从此以后他周游国外，靠着手头的巨额财富，俨然以寓公身份出现了。”

“哼！真是个畜生。”布克先生的语气中充满了厌恶心情，“他死也活该，我毫不惋惜！”

“我也同意。”

“不过，他还是不一定非在东方快车上被杀吧？杀他的地方多得很。”

波洛微微一笑。他知道布克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不免有偏见。

“现在我们必须查明的一个问题是这个，”他说，“这桩谋杀案件到底是过去吃过卡赛梯的亏的某些匪帮中的人干的，还是出自个人的复仇行为？”

他解释了一下他从那张烧糊的纸片上发现的几个字。

“要是我的假设没有错，那么这张纸片是凶手烧掉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提到了‘阿姆斯特朗’这个字，而这正是解开这个谜的线索。”

“阿姆斯特朗一家还有什么人活着吗?”

“这个,很遗憾,我不知道。我想我曾经在报上读到过关于阿姆斯特朗太太的妹妹的报道。”

波洛接着叙述了他自己和康士坦丁医生共同得出的结论。在提到那块打坏了的表时,布克先生高兴起来了。

“那块表看来已把行凶的确切时间告诉我们了。”

“是的。”波洛说,“真是要什么有什么。”

他的语气中有一种形容不出的东西,使另外那两位都好奇地看着他。

“你说你自己曾在一点差二十分时听到雷切特对乘务员讲过话?”

波洛把当时发生的情况说了一遍。

“好吧,”布克先生说,“这至少证明卡赛梯——或叫雷切特,我还要继续这样叫他——在一点差二十分时确实还活着。”

“精确地说,是一点差二十三分。”

“那就是说,在十二点三十七分,——这是正式说法——雷切特还活着。这至少是事实真相之一。”

波洛没有答话。他坐在那里若有所思地望着前面。门上有人敲了一声,餐车侍者推门进来。

“餐车已经没有人了,先生。”他说。

“我们上那儿去。”布克先生说着就站了起来。

“我可以一起去吗?”康士坦丁问。

“当然可以,亲爱的医生。除非波洛先生反对。”

“哪儿的话,哪儿的话。”波洛说。

“请吧，先生。”“不，不，您先请。”经过一番例行的谦让之后，他们走出了卧车的包间。



第二部　证　据

第一章 卧车乘务员的证词

餐车中一切都准备就绪。

波洛和布克先生在一张桌子的同一边坐下。医生坐在走道上。在波洛面前的桌上摆着一份伊斯坦布尔一加来车厢的平面图，上面用红墨水注明占用各个单间的乘客的姓名。乘客们的护照和车票堆放在桌子的另一边。桌子上还备有白纸、墨水、钢笔和铅笔。

“好极了，”波洛说，“我们这就可以开始询问，不用再作其他布置了。首先我想我们应该听取卧车乘务员的证词。你或许对此人有所了解。他是什么性格？他是个说话可靠的人吗？”

“我敢保证，毫无问题。彼埃尔·米歇尔在本公司任职已达十五年以上。他是法国人，家住在加来附近。为人十分正派，诚实可靠。也许在才智方面稍差一点。”

波洛表示领会地点点头。“好吧。”他说，“我们先找他谈谈。”

彼埃尔·米歇尔已恢复了一些自信心，可是仍显得极为紧张。

“我希望先生不会认为我在这方面有任何失职之处。”他焦急地说，眼光从波洛脸上移到布克先生脸上，“所发生的事是可怕的。我希望先生不要认为这件事同我有任何关联。”

波洛先好言相慰，消除了他的恐惧心理，然后开始问话。波洛先让他说了自己的姓名和住址，服务年限，以及在这条线路上服务了多长时间。这些细节波洛其实都已知道，不过这些例行的问话有助于消除米歇尔的紧张情绪。

“现在，”波洛继续说，“我们谈一下昨晚的事吧。雷切特先生是什么时候去睡觉的？”

“几乎一吃完晚饭就去睡了，先生。实际上是在我们的列车驶离贝尔格莱德之前。前一天晚上他也是这么早就睡的。他在吃晚饭时就吩咐我去替他把床铺好。我照着办了。”

“后来有谁到他房间里去过没有？”

“他的男仆，还有那位年轻的美国先生，也就是他的秘书。”

“此外还有别人吗？”

“没有了，先生。至少我没有看见还有谁。”

“好。那是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或听到他讲话吗？”

“不，先生。您忘了，他曾在大约一点差二十分时按过铃——就是我们的列车停车之后不久。”

"当时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我去敲了敲门，可是他从屋里回答说他搞错了。"

"他当时说的是英语还是法语？"

"法语。"

"他的原话是怎么说的？"

"没有什么事，我自己搞错了。[①]"

"不错。"波洛说，"那正是我当时听到的话。那么，你就走开了吗？"

"是的，先生。"

"你有没有回到你的座位上去？"

"没有，先生，我先去应答那时刚响起的另一房间的铃声。"

"米歇尔，现在我要向你提出一个重要问题。一点一刻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

"我吗，先生？我是坐在车厢末端我自己的小座位上——正对着车厢的过道。"

"你记得准吗？"

"没错——只是——"

"怎么样？"

"我到隔壁的车厢，那节雅典的车厢去过一下，和那节车上的同行聊了几句，谈到了这场大雪。那是在一点钟过后不久。确切的时间我说不准。"

"后来你又回到这节车厢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

---

① 原话为法语。——译注。

“我那里又响起了铃声，先生——我记得——我跟您讲过。就是那位美国太太。她按了好几次铃。”

“我记得，”波洛说，“那么在那之后？”

“之后吗，先生？我又应答了您的铃声，给您送去了一些矿泉水。然后，大约半小之后，我又到另一房间里去铺床，那是雷切特先生的秘书，那位年轻的美国先生的房间。”

“你去替他铺床时麦奎恩先生是独自在房里吗？”

“十五号房间的那位英国上校也在他房里，和他一起坐在那里谈话。”

“上校离开麦奎恩先生的房间后，去干什么？”

“他回到他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十五号房间，离开你的座位很近，是吗？”

“是的，先生。那间房间是从车厢那一头数起的第二间。”

“他的床已经铺好了吗？”

“是的，先生。我是在他吃晚饭时替他铺好的。”

“这一切完毕时，是几点钟了？”

“我说不准，先生。不过，肯定不会超过两点钟。”

“那之后呢？”

“之后，先生，我就在自己的座位上一直坐到天明。”

“你没有再到雅典车厢中去吗？”

“没去，先生。”

“也许你睡着过吧？”

“没有，先生。火车停着不动就使我无法像往常那样打个盹儿。”

“你有没有见到任何一位旅客在过道上走动过？”

乘务员回想了一下。

“有过。有一位女士到车厢那一头的厕所里去过。”

“哪一位女士？”

“我不知道，先生。那是在过道的那一头，而且她是背向着我。她身上穿的是绯红色的晨衣，上面有龙形花纹。”

波洛点点头。

“在那之后呢？”

“之后就没有事了，先生。直到早晨。”

“你没记错吗？”

“啊，请原谅。您，先生，您曾经开过门向外面瞥了一眼。”

“很好，我的朋友。”波洛说，“我正在想你会不会忘了这件事。顺便提一下，我是被响声惊醒的，听上去好像是什么沉重的东西砰的一声倒在我的门上。你想得出那可能是什么东西吗？”

乘务员目不转睛地看着波洛。

“没有什么东西，先生。我敢肯定没有什么东西。”

“那一定是我做了一场噩梦了。”波洛自我解嘲地说。

“除非，”布克先生说，“你听到声音是发自你隔壁的房间。”

波洛对这一设想未予置理。或许是他不想当着列车乘务员的面谈论这件事。他说：“我们转谈另一点吧。假定昨天晚上有一名凶手登上了火车，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确信他在行凶之后是逃离不了这节列车的？”

彼埃尔·米歇尔摇摇头，表示不可能逃离。

“他也不可能躲藏在火车上什么地方吗？”

“整个列车都搜查过了。”布克先生说，“放弃这种怀疑吧，我的朋友。”

“而且，”米歇尔说，“没有人能够登上卧车车厢而不让我看到的。”

“上一次停靠的是什么车站？”

“文科夫戚。”

“那是什么时间？”

“我们本应在十一点五十八分离开那个车站，可是由于天气，迟开了二十分钟。”

“会不会有人从普通客车车厢过到这边来？”

“不会的，先生。过了晚饭时间之后，普通客车和卧车车厢之间的门就锁上了。”

“你在文科夫戚车站有没有下车去过？”

“下去过，先生。我是像以往一样走下车，到月台上，站在登车的踏梯旁边。其他乘务也是这样做的。”

“车厢前面的门怎么样？就是靠近餐车的那扇门。”

“那扇门总是从里面插上销子的。”

“可是现在却没有从里面插上啊！”

乘务员看上去吃了一惊，接着又面色开朗地说：“肯定是哪位旅客把它打开的，为了看一下外面的雪景。”

“有可能。”波洛说。

他深思地用手指轻敲着桌面。

“先生您不责怪我吗？”过了一会儿，乘务员显出胆怯的

样子。

波洛和蔼地对他笑了笑。

“你是碰上运气不佳，我的朋友。”他说，“啊！还有一点，差点儿忘了。你刚才说就在你敲雷切特先生的门时，又响起了另一阵铃声在召唤你。事实上我自己也听到那铃声。那是谁按的铃？”

“是德拉戈米罗夫娜公主。她要我替她叫一下她的侍女。”

“你替她叫了吗？”

“是的，先生。”

波洛仔细研究着摆在他面前的那张平面图。然后他向后仰起了头。

“到此为止吧。”他说，“暂时就这样吧。”

“谢谢您，先生。”

乘务员站起了身，朝布克先生看了看。布克先生和蔼地对他说：“不用担心。我看不出你这方面有什么失职的地方。”

彼埃尔·米歇尔对此深感欣慰，转身走出了餐车。

第二章 秘书的证词

波洛沉思冥想了一两分钟。

最后他说："从我们目前已了解的情况来看，我想，再同麦奎恩先生谈一下会有好处。"

不一会儿，那位年轻的美国人就来到了。

"嗨，"他问道，"情况怎么样？"

"还不太坏。自从上次同你谈话之后，我已经了解到了一些新情况——雷切特的真面目。"

赫克特·麦奎恩把身子向前凑近了一些，显得颇感兴趣的样子："是吗？"

"正如你曾怀疑过的那样，雷切特这个名字只是一个化名。雷切特实际上就是那些闻名的绑票案件，包括那个有名的小戴西·阿姆斯特朗案件的主使人卡赛梯。"

麦奎恩脸上顿时露出了一副惊讶万状的神情，随即脸

色又阴沉下来。

“这个该死的恶棍！”他叫道。

“你不知道这一点吗，麦奎恩先生？”

“不，先生。”他毅然回答说，“要是我原来知道的话，我宁愿把我的右手砍掉也不会让它有机会去为他干秘书工作！”

“你对这件事有反感吗，麦奎恩先生？”

“是的，我有特殊的原因。我父亲原是处理那个案件的地方检察官。我曾经不止一次见到过阿姆斯特朗太太，她非常谦和、温柔，可是悲伤得心都碎了。”他说着，脸色又阴沉起来，“如果说有的人是罪有应得，那么雷切特，或叫卡赛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对他的下场感到高兴。他这样的人就不配活着！”

“你的感情几乎是，要是让你亲手去干这件好事，似乎你也会愿意的，是吗？”

“是啊！这——”他顿了一下，接着自己察觉失言而涨红了脸，“看起来好像我是在自构罪责了。”

“如果你对你雇主死亡表现得过分悲痛，麦奎恩先生，那我倒更可能对你产生怀疑。”

“那我是办不到的，即使是为了保全自己免受电椅之刑也办不到。”麦奎恩狠狠地说。

然后他又说：“如果我的好奇心不算不恰当的话，我想问一下，您是怎么查明这件事的？我指的是卡赛梯的身份。”

“凭着在他房间里发现的一张便条的残片。”

“那肯定——我是说——那老头儿也太疏忽了。”

"那就看用什么观点来看了。"波洛说。

年轻人似乎对这句话感到迷惑不解。他两眼瞪着波洛似乎想把波洛看透似的。

"我面前的任务，"波洛说，"是查明车上每个人的行踪。因此，你们不必对此感到不快。理解吗？这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

"那当然。马上就进行吧，好让我先亮明自己的品格。"

"我用不着询问你的房间号码了。"波洛微微笑着说，"因为我曾和你同房住过一夜。那是二等单间，第六号和第七号铺位。我搬出来以后就由你一人独占了。"

"不错。"

"现在，麦奎恩先生，我要你把你昨天晚上离开餐车以后的行踪描述一下。"

"那倒不难。我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看了一会儿书，车抵贝尔格莱德时我下车到月台上站了一会儿，感到外面太冷，又回到车上来了。我又和我隔壁房间的那位英国女士聊了一会儿，然后又和那位英国先生阿布思诺特上校谈起话来——事实上在我们谈话时你曾经从我们身边走过去。后来我又走进雷切特先生的房间，并且正如我已告诉过你的那样，替他把几封他想发出的信件写下了备忘录。我向他道了晚安，离开了他。阿布思诺特上校那时仍站在车厢的过道里。他房间的床上已铺好被褥，所以我提议他到我房里来聊聊。我要了两杯酒，我们便聊起来。从世界政情谈到印度的政府，谈到我国在财政方面的困难以及华尔街危机。我通常是不对英国佬表示亲近的，他们是顽固的家伙，可是这个英

国佬我却很喜欢。”

“你知道他离开你的时候是几点钟吗？”

“相当晚了，也许快两点了。”

“你们注意到火车停住不走了吗？”

“是啊，注意到了。我们还感到有些奇怪，朝车窗外看了看，只见遍地积雪。可是我们并没有认为是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故。”

“阿布思诺特上校最后向你道了晚安之后，接下去又是什么情况呢？”

“接着他走回他自己的房间，我便叫乘务员来替我铺床。”

“他在替你铺床的时候你在哪儿？”

“就站在房门外的过道上抽烟。”

“然后呢？”

“然后我就上床睡觉，一直睡到天亮。”

“你昨天晚上下过火车吗？”

“阿布思诺特和我想在——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哦，文科夫戚，下车稍微伸伸腿。可是外面冷得要命，又是风又是雪，所以我们赶忙又跳上了车。”

“你们是从哪个车门下车的？”

“离我们房间最近的那一个。”

“是连接餐车的那个门吗？”

“是的。”

“你记不记得门上的插销插上没有？”

麦奎恩考虑了一下。

“唔，是的，我记得好像是插上的。至少是有一根像铁闩之类的东西横插在门把上面。你是指那个东西吗？”

“是的。你回到车厢里来的时候，有没有把那根铁闩重新插上？”

“这个，没有——我不记得我插上过。我是后进来的一个。没有，我记不起我插上过门闩。”

突然他又补充一句：“这一点很重要吗？”

“也许。现在，先生，我猜想当你和阿布思诺特坐着谈话时，你的房门是开着的，是吗？”

赫克特·麦奎恩点点头。

“如果你能够的话，我要你告诉我，自从火车离开文科夫戚车站之后直到你们最后在深夜聊完分手这段时间之内，有没有人在你门外的过道上走过？”

麦奎恩皱起双眉，说道：“我想，乘务员在我门外经过了一次，是从餐车那边走过来的。还有一位妇女经过过，是从另一方向来的，朝餐车那边走去。”

“哪个妇女？”

“我说不上。我并没有真正去注意。你要知道，当时我正在和阿布思诺特争论一个问题。我只不过瞥了一眼，好像是绯红色的丝绸衣服从我房门前闪过。我没有故意去看，而且，反正我也看不到那个人的脸。你也知道，我的床位是面朝着餐车这一头的，所以一位妇女朝餐车方向走去的话，在经过我门口时只能背朝着我。”

波洛点了点头。

“恐怕她是去厕所吧？”

“可能是。”

“你看见她返回来吗？”

“没有啊，要不是你现在提起，我还真没想过这一点呢！我没有见她走回来，不过我猜想她一定是走回来过的。”

“还有一个问题。麦奎恩先生，你抽烟斗吗？”

“不，先生，我不抽烟斗。”

波洛静默了片刻。

“我想暂时就谈到这里吧。现在我想见一下雷切特先生的男仆。顺便提一下，你和这位男仆是否每次坐火车都坐二等房间？”

“他每次都坐二等。可是我通常都坐头等——若有可能就购买和雷切特先生相邻的房间，那样他就可以把大部分行李放在我的房间里，而一旦他要找我或找行李都很方便。可是这一次，除了他住的那间之外，所有的头等房间都已售出了。”

“我懂了。谢谢你，麦奎恩先生。”

第三章 男仆的证词

那个美国人走后，接着进来作证的是脸色苍白的英国人。他还是同波洛在前一天所注意到的那样面无表情、举止非常得体地站在那里听候吩咐。波洛示意他坐下。

“据我所知，你是雷切特先生的男仆，是吗？”

“是的，先生。”

“你叫什么名字？”

“爱德华·亨利·马斯特曼。”

“多大岁数？”

“三十九岁。”

“老家在哪儿？”

“克拉肯威尔市，修道士街二十一号。”

“你已听说你的主人遭到谋杀了吗？”

“是的，先生。这一消息非常令人震惊。”

"现在能否请你告诉我，你最后一次见到雷切特先生是在几点钟？"

那男仆想了一下。

"一定是在昨晚九点钟左右，先生，要不就还稍晚一些。"

"用你自己的话告诉我当时所发生的确切情况。"

"我像往常那样走进雷切特先生的房间，伺候他，听他有什么吩咐。"

"你具体做的事到底是什么？"

"替他把脱下的衣服折叠好或挂上衣架。把他那副假牙浸在水里，并把他晚上所需要的东西都替他准备好。"

"他昨晚的神态和往日完全一样吗？"

男仆考虑了一下之后说："这个，先生。我觉得他当时心烦意乱。"

"怎么会心烦意乱呢？"

"那是他读到的一封信引起的。他问我是不是我把那封信送到他房里来的。当然我对他说我没有送过，可是他还是冲着我咒骂，并且对我所做的事处处挑眼。"

"这种情况过去很少见吧？"

"哦，并不少见，先生，他很容易发脾气——正如我所说的，得看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才使他心烦意乱的。"

"你的主人过去服用过安眠药吗？"

康士坦丁医生把身子向前凑了一下。

"每当他坐火车旅行时总要服用的，先生。他说要不然他就无法入睡。"

"你知道他习惯于服用什么安眠药吗?"

"这我实在答不上来,先生。药瓶上没有药名,只写着'睡前服用的安眠药'。"

"他昨晚服用了吗?"

"服用了,先生。我把安眠药倒在一只玻璃杯里,放在盥洗台上供他服用。"

"那么你并没有亲眼看见他服用,是吗?"

"是的,先生。"

"后来又怎么样呢?"

"后来我问他还有什么事要做没有,并问他要我在早上什么时候来叫醒他。他回答说不听到他按铃,就不要来叫他。"

"往常也是这样的吗?"

"也是的,先生。他往常都先按铃叫乘务员,然后由乘务员来叫我,这就是说他准备起床了。"

"他习惯于早起还是晚起?"

"那得看他的情绪,先生。有时候在早餐之前就起床,可有时候却一直睡到午餐时才起。"

"这么说,今天早晨迟迟没有人来传唤你,你并不以为怪了?"

"是的,先生。"

"你知道你的主人有仇人吗?"

"知道的,先生。"他说话时仍那么冷静,不动声色。

"你怎么知道的?"

"我曾听见他同麦奎恩先生谈论一些信件的内容。"

"你喜欢你的主人吗，马斯特曼？"

马斯特曼的脸一下子变得比往常更无表情了。

"我不喜欢这种说法，先生。他是一位慷慨大方的主人。"

"可是你并不喜欢他？"

"我们还是这样说吧，我对美国人都不特别喜欢。"

"你到过美国吗？"

"没有到过，先生。"

"你记得在报纸上读到过阿姆斯特朗绑票案吗？"

马斯特曼的双颊微微泛起了一抹红色。

"是啊，不错，先生。那是一个小女孩，是吗？真是骇人听闻。"

"你知不知道你的主人雷切特先生就是那桩案件的主谋？"

"不知道，真不知道，先生。"男仆的声调第一次流露出明显的激动和感情，"我简单不能相信，先生。"

"可是，这是事实。现在我们还是谈一谈你昨晚的行踪吧。你知道这是例行公事。你在离开你的主人之后干了些什么事？"

"我去告诉麦奎恩先生说主人叫他。然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看起书来。"

"你的房间是——？"

"车厢最边上的一间二等房间，先生。再过来就是餐车了。"

波洛看着他面前的列车车厢平面图。

“哦，是这间——你睡的是哪个床铺？”

“是下铺，先生。”

“那是四号床位吗？”

“是的，先生。”

“同一房间里还有别人吗？”

“有的，先生。有一位高个儿的意大利人。”

“他能讲英语吗？”

“这个，算是能讲吧，先生。”男仆的声调并不表示他认可，“他到过美国——芝加哥——听说是这样。”

“你们常在一块儿谈话吗？”

“不，先生。我宁愿多看看书。”

波洛微微一笑。他可以想象得出那个场面——那个大个儿意大利人是滔滔不绝，而这位男仆则报之以毫不掩饰的冷淡。“我可以问一下，你看的是什么书吗？”他探询道。

“目前，先生，我正在看安拉贝勒·理查森夫人著的《爱情的俘虏》。”

“小说好看吗？”

“我觉得非常有趣，先生。”

“好吧，我们接着谈。你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看那本《爱情的俘虏》——一直看到什么时候？”

“大概在十点半的时候，先生，那个意大利人想睡觉了，所以乘务员便进来铺好被褥。”

“然后你就上床睡觉了？”

“我只是上了床，先生，可是并没有睡觉。”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牙疼，先生。”

“哎呀——那是很难受的。”

“难受极了，先生。”

“你有没有想办法止一下疼？”

“我抹了一点儿丁香油，先生，疼是减轻了一些，可是我还是无法入睡。我就扭亮了我的床头灯，继续看书——想分散一下注意力。”

“你一夜都没有睡吗？”

“不，先生，大约到凌晨四点钟时我终于睡着了。”

“你的同房朋友呢？”

“那意大利人吗？他早就鼾声如雷了。”

“他在整个夜里没有走出过房间吗？”

“没有，先生。”

“你呢？”

“也没有，先生。”

“你在夜里听到过什么声音吗？”

“没有听到什么，先生。我是说没有听到什么特别的声音。火车停着没有开动，所以一切都静悄悄的。”

波洛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好吧，我想没有什么更多的要谈了。你对所发生的惨案提供不出其他什么情况了吗？”

“我提供不出什么。很抱歉，先生。”

“据你所知，你的主人和麦奎恩先生之间有没有发生过口角，或是存在什么仇恨？”

“啊，不，先生。麦奎恩先生是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绅

士。"

"你在跟随雷切特先生之前，是在哪里服务的？"

"替亨利·汤姆林森爵士当差，地点在格罗斯夫纳广场。"

"那你为什么离开他呢？"

"因为他要到东非去，不再需要我替他当差了，先生。不过我相信他一定肯替我作证明的，先生，我跟随他好多年了。"

"那么你跟随雷切特先生有多久了？"

"刚过九个月，先生。"

"谢谢你，马斯特曼。顺便问一下，你抽烟斗吗？"

"不，先生。我只抽纸烟——蹩脚纸烟。"

"就这样吧。谢谢你。"

波洛向他点点头，示意他可以走了。

那男仆迟疑了一下。

"请原谅我，先生。那位美国太太现在非常不安，我可以这样形容她，先生。她老说她知道有关凶手的一切。她情绪激动得不得了，先生。"

"既然如此，"波洛笑着说，"我们接下来就同她谈谈吧。"

"要不要我去告诉她，先生？她很久以来一直要求会见一下负责人。乘务员一直在设法让她镇静下来。"

"请她到这里来吧，朋友。"波洛说，"现在我们要听一听她的说法。"

第四章 美国太太的证词

赫伯德太太走进餐车时那副气呼呼的激动劲，使她简直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现在你们告诉我，谁是这里的负责人？我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情况要说，的确非常重要，我只愿意尽快把这些情况告诉在这里负责的什么人。你们几位先生要是——”

她那闪烁的目光在这三个人身上转来转去。

波洛向前探了探身子。“对我说吧，太太，”他说，“可是，首先，请坐下谈。”

赫伯德太太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噗的一声落了座。

“我要对你讲的就是这件事。昨天晚上这列火车上发生了凶杀案而凶手曾经在我的房间中出现过。”她说完后又加上戏剧化的表情来强调那句话。

“您担保没有弄错吗，太太？”

“当然没有错！怎么会弄错呢？我绝不是信口胡说。让我把全部经过都告诉你。我已经上了床，睡了。突然我醒了——房里一片漆黑——可是我知道在我房间里有一个男人。我简直吓得连喊都喊不出声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吧？我只是躺在床上想着，‘天哪，这下子我可没命了！’当时我的感觉，现在简直无法形容。我想，这些糟糕的火车，什么胡作非为的歹事我没有听说过。我还想，‘不过无论如何他抢不到我的珠宝首饰。’因为，你要知道，我早已把它们放在一只丝袜里藏在我的枕头底下了——这样，睡起来是不怎么舒服，脑袋下面疙疙瘩瘩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吧……我说到哪儿了？”

“您发觉房间里有一个男人，太太。”

“啊，是啊，我只是躺在那里闭上眼睛，心里琢磨着我该怎么办，我还想，‘幸好我的女儿不知道我眼前的倒霉处境。’后来，不知怎么的，我突然灵机一动，便用手摸索着那个按铃，摸到后便使劲按，想召唤乘务员。我按了一阵，又按了一阵，可是丝毫不见动静，哎呀我可以告诉你，当时我想我的心脏都要停止跳动了。‘天哪，’我心里想，‘也许车上的人全都被他们杀光了。’当时火车是停着没开，周围是异常的安静。可是我只有继续按铃，突然我听到过道上有脚步朝这边来，才松了一口气，接着有叫门声，我大叫一声‘进来’，同时一手把电灯扭亮。这时，真叫人难以相信，房间里连一个鬼影子都没有。”

这种场面在赫伯德太太看来好像非但不是大煞风景，反倒像是出现了戏剧高潮。

"然后,又怎么样呢,太太?"

"呃,我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乘务员。可是他好像不相信我的话。他似乎以为我是在做梦。我要他在座位底下搜查,虽然他说那底下根本藏不下一个男人。很明显,那个男人已逃走了,可是他曾经到过的我房间里。乘务员想哄我安静下来的那样子真叫我生气!我不是那种胡编瞎造的人,呃——我还不知道您尊姓大名呢!"

"我叫波洛,太太。这位是铁路卧车公司的一位主任布克先生,那位是康士坦丁医生。"

赫伯德太太心不在焉地向他们三位咕哝出了一句:"很高兴见到你们,真的。"接着就再度开始她那喋喋不休的独白了。

"现在我也不把自己说成是当时头脑很清醒。我当时想到那是隔壁房间的那个男人——就是遭到谋杀的那个可怜家伙。我叫乘务员看一下两个单间中间那扇门,我肯定那扇门没有插上。我很快就注意到了。我叫他当场就把它插上,等他走后我又起来把一只手提箱顶住那扇门以保安全。"

"当时是什么时候,赫伯德太太?"

"这个,我确实说不上来。我没有顾得上看表。我心里烦极了。"

"那么您现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呢?"

"嗳,我可以说那是再明显不过的了。凶手就是曾经到我房间里来过的那个男人。不是他还会是谁呢?"

"你认为他后来又回到隔壁房间里去了,是吗?"

"我怎么知道他回到哪儿去呢?我当时眼睛闭得紧紧

的。”

赫伯德太太长长地吸了一口气。

“天哪，真吓死我了！要是我的女儿知道了——”

“太太，您不认为您所听到的，是什么人在隔壁，也就是被害者的房间里走动的声音吗？”

“不，我不这样认为，波——叫什么？哦——波洛先生。那个男人就和我在同一间房间里。而且，我还有证明的东西。”

说着，她洋洋得意地拽出一只巨大的手提包，一打开便伸手往里面去掏东西。她先后取出了两块干净的大手绢，一副角质框架镜，一瓶阿司匹林药片，一包泻盐，一管绿色透明的薄荷糖，一串钥匙，一把剪子，一本美国捷运公司的支票簿，一个长相极为平凡的儿童的一张照片，几封信件，五串假冒的东方念佛珠子，还有一件小小的金属品——一颗钮扣。

“你看见这颗钮扣了吗？这并不是我的钮扣，不是从我的哪件衣服上掉下来的。这是我今天早晨起床时发现的。”

当她把那颗钮扣放到桌面上去时，布克先生倾身向前一看就叫了起来：“这是本公司卧车服务员制服上的钮扣啊！”

“对这一点可以作一个顺理成章的解释，”波洛说。他温和地向那位女士说：“太太，这颗钮扣可能是在乘务员搜索你的房间或是替你铺床时，从他的制服上掉下来的。”

“我真不懂你们几位先生是怎么一回事，看起来似乎你们除了提出反对意见之外，别的事什么也不做。你们听着。昨天晚上在我入睡之前，我正在看一本杂志。我在熄灯之前

把那本杂志放在窗前那只小箱子上面。听懂了吗？"

他们向她表示都听懂了。

"那很好。乘务员是从近门处蹲下来探视座位底下的，然后他过来闩上了通邻室的门，但是他没有走近过窗口。而今天早晨，这颗钮扣却好好地放在那本杂志上面。这你怎么解释呢，你说说看？"

"这，我可以称之为一项证据，太太。"波洛说。

赫伯德太太听后似乎稍微解了点儿气。她解释道："我最恼火的就是人家不相信我的话。"

"您已经向我们提供了极有价值和极有意思的证据。"波洛安慰她一下，"现在，我可以问您几个问题吗？"

"啊，可以，可以。"

"既然您对雷切特这个人不大放心，您怎么会没想到把通向邻室的门插上呢？"

"我插上的。"赫伯德太太立即回答说。

"噢，是吗？"

"这个，事实上我问过那个瑞典女人——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哪——那扇门是否已插上插销，她说已经插上了。"

"您自己怎么会看不见呢？"

"因为我已经上了床而且我的手提包也挂在门把上。"

"您请她替您看一下插销这件事，是在几点钟？"

"让我想想。一定已经是十点半或十点三刻左右了。她是到我房里来问我有没有阿司匹林药片。我告诉她我手提包里有，她就自己取了出来。"

"当时您已经在床上了吗？"

“是的。”

突然她笑了起来。

“可怜的人——当时她的情绪很不好。她进来之前曾开错了门，开了隔壁房间的门。”

“雷切特先生的门吗？”

“是啊！你可以想象，当所有的房门都关着时，要找人是多么困难。她找错了门，心里很气恼。看来雷切特还哈哈大笑。我猜想他可能还说过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气得她浑身发抖，可怜的人。她告诉我说，‘啊！我做了件错事，我真感到可耻。他不是个好人。他说，“你太老了”’。”

康士坦丁不禁窃笑起来，赫伯德太太对他一瞪眼就使他马上收敛起了笑容。

“他不是一个正派人，”她说，“竟敢对一位女士说出这种话来。对这类事情是不应该笑的。”

康士坦丁医生马上道了歉。

波洛又问：“那以后，您又听到雷切特先生房里有什么声音吗？”

“这个——也有，也没有。”

“这话怎么讲，太太？”

“这个——”她顿了一下，“他打鼾。”

“原来如此！他打鼾来着？”

“可厉害呢！前个夜里，打得我一宿没睡。”

“当您发现房间里有一个男人而受惊之后，就没有再听到他打鼾了？”

“那，波洛先生，怎么还听得到？他已经死了。”

“噢，是啊，是那样。”波洛说，可是显得有些迷惑不解。

“赫伯德太太，您还记得阿姆斯特朗绑票案吗？”他问。

“记得啊，真还记得。可是竟让干那件事的坏蛋逍遥法外！嗨！我真想亲手宰了他。”

“他并没有能逍遥法外，他已经死了。昨天晚上死的。”

“你该不是指——？”赫伯德太太兴奋得想要站起来了。

“我指的就是他。就是雷切特。”

“哎呀！竟是这样。真想不到！我一定要写信告诉我的女儿。我昨晚没有告诉你们那个人长相不善吗？我说对了吧！我女儿总是说，‘只要妈妈有了什么预感，你可以连老本都拿出去打赌，准保没错。’”

“赫伯德太太，您认识阿姆斯特朗家里什么人吗？”

“不认识。他们的生活圈子很小。不过我常听说阿姆斯特朗太太非常可爱，她的丈夫非常爱她。”

“好吧，赫伯德太太，您已经给了我们许多帮助，确实是许多帮助。或许可以请您把您的全名告诉我吧？”

“当然可以。我的全名是卡洛琳·玛莎·赫伯德。”

“请您把住址写在这儿好吗？”

赫伯德太太照着做了，一面写一面还不停地讲话。

“我真是没法相信。卡赛悌——在这列火车上。对这个人我是有过预感的，不是吗，波洛先生？”

“是的，太太。顺便问一下，您有没有绯红色的丝绸晨衣？”

“哎哟，这问题提得多怪！不过，我没有。我带有两件晨衣，一件是粉色法兰绒的，在船上穿挺舒服；另一件紫色绸

料的是本地产品，是我女儿送给我的。可是，你要了解我的晨衣，究竟是为了什么啊？”

“这个，您瞧，太太。昨晚有一个身穿绯红色晨衣的人不是走进了您的房间就是走进了雷切特先生的房间。正如您刚才说的那样，当所有的房门都关上的时候，要辨明某一间是谁的房间是非常困难的。”

“我的房间却没有进来过穿绯红色晨衣的人啊！”

“那她一定是走进了雷切特先生的房间了。”

赫伯德太太噘起了嘴，冷酷地说：“那我也觉得毫不奇怪。”

波洛朝前凑近了一些身子，说：“这么说，您听到了隔壁有女人的声音啰？”

“我不知道你怎么会这样猜想，波洛先生。我真不知道。不过，呃，事实上，我是听到了。”

“可是刚才我问您有没有听到隔壁房间有什么声音，您只说听到了雷切特先生的打鼾声。”

“可那也是事实，有一段时间他是打鼾来着，至于另外的时间——”赫伯德太太双颊微红，“这话说出来不大好听。”

“当您听到女人的声音时，是什么时候？”

“我说不上。我只是醒了一会儿，听到有女人的说话声。这声音从哪儿来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只是想，‘嗨，他就是那种人，也不足为怪。’后来我又入睡了。这类事情，要不是你老是逼着我讲，我是肯定不会向三位陌生男人吐露分毫的。”

“那是在您因为房中有个男人而受惊之前，还是之后？”

“哎呀，这不又像你刚才问的话一样吗？要是他已经死了，那个女人还能跟他谈话吗？”

“对不起。您一定认为我很愚蠢了，太太。”

“我觉得连你也会糊涂一时；我只是没法相信他就是那个恶棍卡赛梯；我的女儿会怎么说呢——”

波洛利落地帮助这位好心太太把她手提包内的东西一件件放回去，然后领着她走向门口。到了门口他说：“您的手绢掉了，太太。”

赫伯德太太看着他手中拿着的那块小手绢。

“这不是我的，波洛先生，我的手绢在这儿。”

“请原谅。由于上面绣着一个字母 H，我就认为——”

“这，这真怪了。不过这手绢肯定不是我的。我的手绢上绣的是 C. M. H(卡·玛·赫)三个字母。而且，我的是实用的东西，不是巴黎的那种华丽玩艺儿。那样的手绢会对谁的鼻子有好处呢？”

那三位男子似乎谁也无法回答她的话，接着赫伯德太太就大摇大摆地走出了餐车的门。

第五章 瑞典女士的证词

布克先生拨弄着赫伯德太太留在桌上的那颗钮扣。

“这颗钮扣，我真不懂，这是否意味着彼埃尔·米歇尔仍然有某种牵连呢？”他说到这里，见波洛没有答话，便问道，“我的朋友，您说呢？”

“那颗钮扣，只表明可能性。”波洛沉思着说，“在我们对所听到的证词进行研究之前，我们下一步先接见一下那位瑞典女士吧。”

他从他面前一堆护照中翻来翻去，拣出了一张。

“啊！找到了。葛蕾塔·奥尔松，现在四十九岁。”

布克先生对餐车的侍者吩咐了几句，过一会儿，那位头上绾着干黄色发髻，有着善良的、绵羊一般的长脸的女士便被领了进来。她那近视的目光透过眼镜片凝视着波洛，不过态度十分镇静。

一经对话，原来她能懂也能讲法语，因此谈话就以法语进行了。波洛先问了一些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她的姓名、年龄、住址。然后问到了职业。她对他说，她是伊斯坦布尔附近一家教会学校的女舍监。她是一位受过正规训练的护士。

"当然你已经知道昨天晚上发生的事了，是吗，小姐？"

"当然是的。真是可怕。而美国太太对我说凶手曾经进过她的房间。"

"听说，小姐，你是最后一个在他被害之前见过他的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能是。我认错了门，开了他的房门。我感到非常不好意思。产生这样的错误是最令人难堪不过的了。"

"你看到了他没有？"

"看到了。他那时正在看书。我马上道了歉就退了出来。"

"他对你说什么话没有？"

这位可敬的女士的双颊浮上了淡淡的红晕。

"他笑了起来，还说了一些话。我——我没有怎么听清楚。"

"那以后，你便做了些什么呢，小姐？"波洛圆滑地转移了话题。

"我进入了那位美国太太，赫伯德太太的房间，向她要几片阿司匹林药片，她给了我。"

"她有没有问你她的房间通往雷切特先生房间的那扇

门是否已插上?"

"她问过。"

"门是插上的吗?"

"插上的。"

"然后呢?"

"然后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吃了阿司匹林便躺下了。"

"那时候是几点钟?"

"我上床时是十一点差五分。我在给手表上发条时看的时间。"

"你很快就睡着了吗?"

"并不很快。头痛是好一些,不过还是好久没有睡着。"

"火车是不是在你睡着之前停住了?"

"不是吧。记得是在我昏昏沉沉即将入睡的时候,火车在一个车站停下来的。"

"那就是文科夫戚车站了。小姐,你的房间是不是这一间?"他指着平面图上问。

"是的,就是这一间。"

"你是睡的上铺还是下铺?"

"下铺,第十号床位。"

"房里还有另一位旅伴,是吗?"

"是的,一位年轻的英国小姐。非常可爱,非常和蔼。她是从巴格达来的。"

"火车驶离文科夫戚车站以后,她有没有离开过房间?"

"没有,我相信她没有离开过。"

"要是你已经睡着,你怎么能确实知道她没有呢?"

"我睡觉不很死。往往有一点声音就会惊醒。如果她从上铺爬下来，我相信我一定会醒的。"

"你自己离开过房间没有？"

"直到今晨之前都没有离开过。"

"你有一件绯红色的晨衣吗，小姐？"

"没有。我有一件柔软的纯毛料的晨衣。"

"你同房间的德本汉小姐呢？她的晨衣什么颜色？"

"一种暗淡的紫红色，就是在东方常买到的那种。"

波洛点点头，然后以亲切的声调问道：

"你这次旅行的目的是什么？是度假吗？"

"是的，我是回国度假。可是我要先去一下瑞士洛桑，到我的姐姐那里住一个星期左右。"

"请你把你姐姐的姓名和地址写下来好不好？"

"好的。"

她接过了他递给她的纸笔，按要求写了姓名和地址。

"你到过美国吗，小姐？"

"没有。有一次差不多要去成了。原定要陪一位有病的太太一起去，可是到动身前不久又改变了计划。非常遗憾。美国人是很友善的。他们捐赠很多钱办学校和医院。他们很讲究实际。"

"你可记得听到过阿姆斯特朗绑票案吗？"

"不记得听到过，那是怎么一回事？"

波洛向她介绍了这一案件。

葛蕾塔·奥尔松一听就露出了愤怒的脸色，她那束黄色的头发也随着她的激情而颤动着。

"世界上竟有这样狠毒的人!这事真令人难以相信有因果报应了。那个母亲真可怜,我真为她痛心。"

这个和蔼的瑞典人起身走了,她那张善良的脸气得通红,两眼满含泪水。

波洛忙碌地在一张纸上写着。

"你在那里写些什么,我的朋友?"布克先生问。

"亲爱的,办事情有条不紊成了我的习惯。我已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编了一张小小的表格。"

他搁下了笔,并把那张纸递给了布克先生。

九点一刻	火车驶离贝尔格莱德。
约九点四十分	男仆离开雷切特,已把安眠药放在他身旁。
约十点	麦奎恩离开雷切特。
约十点四十分	葛蕾塔·奥尔松见到雷切特(最后一次见到他活着)。注意:他尚未睡,正在看书。
零点十分	火车驶离文科夫戚(晚点发车)。
零点三十分	火车陷进雪堆。
零点三十七分	雷切特的铃响了,乘务员应召前去。雷切特说:"(法语)没有什么事,我自己搞错了。"
约一点十七分	赫伯德太太认为她房间里有一个男人。按铃召唤乘务员。

布克先生点头称是，说道：“这就很清楚了。”

“这上面没有什么地方使你感到奇怪吗？”波洛问。

“没有。这一切看上去都一清二楚，十分明白。看来作案时间显然是一点一刻。有物证，那只表表明了这一点，而且赫伯德太太所说的情况也与此相吻合。按我的想法，我来猜一下凶手是谁。我的朋友，我认为是那个大个儿意大利人。他来自美国——来自芝加哥——而且别忘了，意大利人是喜欢用小刀作武器的。他还戳了不止一刀，而且是好几刀。”

“这倒是事实。”

“毫无疑问，那就是对疑案的解答。他和这个雷切特没有问题是一块儿干那个绑票案的。卡赛悌也是个意大利名字。雷切特一定是在某方面对他背信弃义，那意大利人才追踪而来，先给他警告信，然后，用残酷的手段复了仇。就是这么一回事，很简单。”

波洛怀疑地摇摇头。他低声说道：“我想，事情不会如此简单。”

“我相信事情就是这样。”布克先生对自己的意见越来越觉得有理了。

“那么，那个牙疼的男仆一口咬定那个意大利人从未离开过房间，这又该怎么说呢？”

“这一点倒是个麻烦。”

波洛的眼睛眨动着。

“是啊，这才使人头痛呢。雷切特的仆人竟然牙疼，这对你刚才的一番推论是大为不利的，可是对我们这位意大利

朋友却是大大有利啊!"

"这一点会有办法解释的。"布克先生还是信心十足。

波洛又一次摇摇头,低声说:"不,事情不会如此简单。"

第六章 俄国公主的证词

"关于这颗钮扣，让我们来听听彼埃尔·米歇尔怎么说吧。"他说。

卧车车厢的这位乘务员被叫了进来，他莫名其妙地望着他们。

布克先生清了清嗓子，说道："米歇尔，这里有一颗你制服上的钮扣，是在美国太太的房间里找到的。你对这事怎么解释呢？"

乘务员自然而然地把手伸到了自己的制服上。

"我没有丢落过钮扣，先生。"他说，"一定是弄错了吧。"

"那就奇怪了。"

"这颗钮扣跟我没有关系，先生。"他看来感到惊奇，但丝毫没有负罪或慌张的样子。

布克先生意味深长地说："从发现这颗钮扣的环境来

看,很明显,它是赫伯德太太昨晚按铃时正在她房间里的那个男人掉落的。"

"可是,先生,她房间里并没有人,是这位太太的幻觉。"

"不是她的幻觉,米歇尔。正是杀害雷切特先生的凶手进入了她的房间,才掉落这颗钮扣的。"

布克先生的这句话的含意太明显了,彼埃尔·米歇尔一听便激动万分。他叫道:"这不是事实,先生。绝不是事实!您是在说我是凶手。我能是凶手?我是无辜的,绝对无辜。我有什么理由要去谋杀一位和我素不相识的人呢?"

"赫伯德太太的铃响时,你在哪儿?"

"我已经说过了,先生,当时我正在隔邻的那节车厢中,和我的同事聊天。"

"我们要把他叫来询问。"

"把他叫来吧,先生。我恳求您把他叫来。"

隔邻车厢的乘务员被叫来了。他马上证实了彼埃尔·米歇尔的话。他还说,当时从布加勒斯特挂上的那节车厢的乘务员也在场,他们三人在谈论大雪造成的局面。他们谈了约有十来分钟时,米歇尔隐约听到有按铃的声音。当他推开连接两节车厢之间的那两扇门时,其余二人也都清楚地听到了铃声。那是连续不断的铃声。米歇尔急忙跑过去应答。

"这下您就知道了,先生,我是无罪的。"米歇尔急切地叫道。

"那么这颗卧车公司制服上的钮扣,你又怎么解释呢?"

"我无法解释,先生。这对我是个谜。我衣服上的钮扣一个也没有掉。"

其他乘务员也表示没有丢失钮扣,而且也从未进过赫伯德太太的房间。

"冷静一些,米歇尔。"布克先生说,"现在集中回想一下,你去应答赫伯德太太铃声的召唤时,有没有在过道上碰见什么人?"

"没有,先生。"

"你是否看到有人在过道的另一头躲开你朝那头走去?"

"也没有,先生。"

"真奇怪。"布克先生说。

"也不太奇怪。"波洛说,"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赫伯德太太醒来发现房中有人,她有一两分钟之久吓得一动也不敢动,闭住了眼睛。可能是在这时候那人溜了出去到了过道上。然后她开始按铃,可是乘务员并不是立即听到铃声,只是在铃声响了三四遍后他才听到,我自己认为那就有充分时间去——"

"去做什么?亲爱的,去做什么?要记住火车周围都是又深又厚的雪堆啊!"

"我们这位神秘的凶手当时有两条路可走。"波洛慢条斯理地说,"他可能躲进厕所,也可以退入某一间单间包房里面。"

"可是这些单间都是有人住的啊!"

"不错,正是这样。"

"你的意思是他可以退入他自己住的单间里去?"

波洛点点头。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布克先生说,"就在乘务员不在的那十分钟内,凶手可以从自己住的房间里出来,走进雷切特的房间,把他杀死,又从里面把门锁上,扣上链条,然后又经由赫伯德太太的房间走出去,等到乘务员回来时已安全返回到自己房中了。"

波洛喃喃地说:"没有那么简单,我的朋友。我们这位医生朋友会告诉你理由的。"

布克先生做了一下手势,表示那三名乘务员可以走了。

波洛说:"我们还得会见八位旅客。其中五位是头等铺位的旅客——德拉戈米罗夫娜公主、安德雷尼伯爵和夫人、阿布思诺特上校和哈德曼先生;三位是二等铺位的旅客——德本汉小姐、安东尼奥·福司卡雷利和那位侍女许米特小姐。"

"你想先会见谁呢,意大利人吗?"

"你总是念念不忘你那意大利人!先不找他,我们从顶上层开始,或许公主乐于允许我们耗费她一些时间。米歇尔,把这句话转告给她。"

"是,先生。"正要走出餐车的米歇尔回答。

"告诉她如果她懒得上这儿来,我们可以到她的房间里去拜访她。"布克说。

可是,德拉戈米罗夫娜公主不愿意这样。她来到了餐车里,微微仰着脑袋,在波洛对面坐下来。

她那张蛤蟆样的小脸似乎比前一天更难看了。她长得

的确丑陋，然而她也像蛤蟆一样，一双眼睛却乌黑晶亮、炯炯有神，令人一望便感觉到其中隐藏着力量和智慧。

她的话音低沉，略带沙沙声。但是每个词句都十分清晰。

她打断了布克先生那套词藻华丽的致歉的话，说道："先生们，你们不必致歉。我知道车上发生了谋杀案。当然你们必须找全部乘客谈话。我将乐于尽我所能，提供一切帮助。"

"您真是太体谅我们了。"波洛说。

"谈不上。那是应尽的责任。你希望了解些什么呢？"

"您的教名全称以及您的住址，夫人。也许您宁愿自己写下来吧？"波洛送上纸笔，可是这位公主挥手推开。

"你写吧。"她说，"没有什么难写的——娜塔丽亚·德拉戈米罗夫娜，巴黎，克雷贝大街十七号。"

"您这次旅行是从君士坦丁堡返回巴黎吗，夫人？"

"是的，我一直住在奥地利使馆。我的侍女陪伴着我。"

"能不能请您把您昨晚上从晚饭以后的行踪扼要地告诉我一下？"

"好的。当我在用晚餐时就吩咐乘务员替我把床铺好。晚饭后我马上就上了床。我看书一直看到十一点钟才熄灯。由于我患有风湿痛，很久无法入睡。大约十二点三刻时，我按铃叫我的侍女过来。她替我做了按摩，而且读书给我听，直到我朦胧睡去。我说不上她是什么时候走的，也许是半小时以后，也许更长一些。"

"那时火车停住了吗？"

“停住了。”

“当时您没有听到什么特别的声音吗，夫人？”

“没有听到什么特别的声音。”

“您的侍女叫什么名字？”

“希尔德加德·许米特。”

“她跟随您多年了吗？”

“十五年了。”

“您认为她可靠吗？”

“绝对可靠。她家的人原来就是在先夫的德国庄园里干活的。”

“我猜想，夫人，您到过美国吧？”

话题的突然改变，使这位老年的贵妇人吃了一惊。

“去过很多次。”

“您是不是曾经结识一户姓阿姆斯特朗的人家？这家人遭到了一场悲剧。”

老太太声音中略带感情地说：“您谈的正是我的朋友，先生。”

“那么说，您很熟悉阿姆斯特朗上校了？”

“我跟他不熟，不过他的妻子索妮亚·阿姆斯特朗是我的教女。我同她的母亲——女演员林达·亚登——是好朋友。林达·亚登真是个伟大的天才，她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悲剧女演员之一。她演的麦克佩斯夫人、她演的玛格达，简直没有人能比得上。我不仅是她的艺术的崇拜者，我还是她的私人朋友。”

“她去世了吗？”

"不,没有,她还活着,不过完全隐退了。她身体很差,整天多半时间得躺在沙发上。"

"我想,还有第二个女儿吧?"

"是的,比阿姆斯特朗太太要年轻多了。"

"她还活着吗?"

"那当然。"

"现在在哪儿?"

老太太敏锐地瞥了他一眼,说道:"我必须问一下,你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这和我们刚才讨论的事——火车上的谋杀案,有什么关系?"

"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夫人,昨晚被杀的那个人就是绑架并杀害阿姆斯特朗太太的孩子的人。"

"啊!"德拉戈米罗夫娜公主皱起双眉,她挺了一下身子说,"那么我认为这次他被谋杀,完全是件好事!请原谅我略带偏见。"

"那是很自然的,夫人。现在我们回到您尚未答复的问题上来。林达·亚登的小女儿,即阿姆斯特朗太太的妹妹,现在在什么地方?"

"说实话,我无法告诉你,先生。我同年轻的一代已失去了联系。我知道她在若干年前嫁了个英国人,到英国去了,可是眼下我想不起那人的名字了。"

她停了一下,然后说:"还有什么别的要问我吗,先生们?"

"只有一件事,夫人,有些属于个人的问题。您的晨衣的颜色。"

她感到有些突然。

"我只能认为你提这样的问题是有其理由的。我的晨衣是用蓝缎子做的。"

"没有其他问题了，夫人。我非常感激您如此迅速回答了我的问题。"

她那只戴满戒指的手略微做了个手势。然后，当她站起身来，其他人也跟着站起身来的时候，她却停住了步子。

"请原谅我，先生。"她说，"我可以请教一下尊姓大名吗？我觉得你有些面熟。"

"夫人，我叫赫尔克里·波洛——愿为您效劳。"

她沉默了一下，然后说："赫尔克里·波洛。哦，我想起来了。真是命中注定啊！"

她挺直了身子，走开了，行动略有些僵硬。

"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布克先生说，"你觉得她怎么样，我的朋友？"

赫尔克里·波洛只是摇摇头，说道："我在揣摸，她所说的'命中注定'是什么意思。"

第七章　安德雷尼伯爵和夫人的证词

接着波洛传唤了安德雷尼伯爵和夫人。可是到餐车里的却只有伯爵一个人。

这位伯爵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看都无疑称得上一位美男子。他身高至少六英尺[①]，阔肩膀，瘦臀部。他身穿英国花呢服装，剪裁得非常合体，要不是他蓄的小胡子过长以及颧骨略高，他真可能被误认为英国人哩！

"啊，先生们。"他说，"找我有什么事吗？"

波洛说："先生，你大概知道，由于所发生的事情，我不得不向全体旅客询问一些问题。"

"完全应该，完全应该。"伯爵轻松地说，"我很了解您的立场。不过我怕我的妻子和我帮不了您多少忙。我们都睡

① 1英尺约合0.3048米。——译注。

着了，什么也没有听见。”

“您知道死者是什么人吗，先生？”

“我知道就是那个大个儿美国人——面目可憎，他用餐时就坐在那张餐桌旁。”说着，他朝雷切特和麦奎恩用过的那张桌子点一下头。

“不错，不错，先生。您说的完全正确。我刚才的意思是您是否知道那个人的名字？”

“不知道。”伯爵对波洛所提的问题似乎大惑不解，他说，“如果您想知道他的名字，肯定在他的护照上有吧？”

“他护照上的名字是雷切特。”波洛说，“可是，先生，那不是他的真名字。他实际上是全美国尽人皆知的一件绑票暴行案的主犯卡赛梯。”

他说这句话时认真注视着伯爵，可是后者对这件新闻似乎无动于衷。他仅仅稍微把眼睛睁大了一些。

“啊！”他说，“那肯定会使那案件更加清楚了。美国真是一个特别的国家。”

“您或许到过美国吧，伯爵先生？”

“我在华盛顿住过一年。”

“那，也许您认识阿姆斯特朗一家吧？”

“阿姆斯特朗——阿姆斯特朗——不大想得起了——见到过的人太多了。”他微笑一下，耸了耸肩膀。

“不过，言归正传，先生们。”他说，“我还能帮你们什么忙吗？”

“您是什么时候上床休息的，伯爵先生？”

赫尔克里·波洛偷眼看了一下列车车厢平面图。安德

雷尼伯爵和夫人占用的是十二号和十三号两间相通的单间。

“我们在用晚餐时，有一个房间的床上被褥已经铺好了。我们从餐车回房时便在另一间房里坐了一会儿——”

“那是哪一间？”

“十三号房间。我们一起玩了一会儿纸牌。约在十一点钟时，我的妻子去睡觉了。乘务员替我的房间也铺好了床，我也睡了。我睡得很熟，一直睡到天明。”

“您注意到火车停住了吗？”

“我是今天早晨才知道的。”

“您的夫人呢？”

伯爵微笑道：“我的妻子乘火车旅行总要吃安眠药，这次她照常吃了才睡的。”

他停了一下，接着说：“很抱歉无法给您什么帮助。”

波洛递给他纸笔，说道：“谢谢您，伯爵先生，请您把您的姓名和住址写给我好不好？只是例行手续而已。”

伯爵慢慢地、小心地写着，并友好地说道：“这只有由我写给你看才行。我的家乡地名对那些不熟悉我国语言的人来说是很难拼写的。”

他把写好的纸递给了波洛，便站起身来。

“我的妻子没有什么必要再来了。”他说，“她不可能比我向你们讲得更多。”

波洛的眼睛微微一闪，说道：“毫无疑问是这样。不过我想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同伯爵夫人稍稍谈一下。”

“我可以肯定没有必要。”他的语调有些命令式似的。

波洛和善地对他眨了眨眼，说道："这只是个例行手续。可是您要知道，这对于我将作出的报告却是必要的。"

"那就悉听尊便吧！"

伯爵勉强让了步。他微微一鞠躬，用的是外国式的动作，接着便走出了餐车。

波洛伸手取出一张护照，上面列着伯爵的姓名和头衔。他再往下看，上面还写着由其妻子陪同。教名为埃琳娜·玛丽亚；娘家姓苟登堡；年龄二十岁。上面还有一块油渍，一定是哪个粗心的官员不知什么时候掉在上面的。

"这是外交护照。"布克先生说，"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触犯他们。这类人物同凶杀案件是不会沾边的。"

"放心，老朋友。我会讲究策略的。办一下例行手续而已。"

他话音刚落，安德雷尼伯爵夫人就走进了餐车。她显得腼腆，但极为妩媚动人。

"你们希望见我吗，先生们？"

"只是例行公事而已，伯爵夫人。"波洛殷勤地站起了身，向她微微鞠躬，示意她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只想问您一下，昨天晚上是否看到或听到过什么，以帮助弄清楚这件案子。"波洛说。

"什么都没有，先生。我睡熟了。"

"您难道没有听见譬如隔壁房间里发出的骚动声音？住在您隔壁的美国太太发作了一阵歇斯底里，按铃召来了乘务员。"

"我什么也没有听见，先生。你知道，我服用了安眠药。"

"哦，我明白了。好吧，我不必再多留您了。"然后，当她迅速站起身来的时候，波洛说，"再等一下——这些细节，您的娘家姓氏，年龄等等，都写得对吗？"

"都对，先生。"

"那就请您在这上面签个名以表示这个意思吧。"

她提起笔，很快就签上了埃琳娜·安德雷尼几个字，字体是优美的斜体。

"您曾陪同您丈夫到美国去过吗，夫人？"

"没有，先生。"她微微一笑，脸上稍稍泛起红晕，"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结婚哩，我们结婚才一年。"

"啊，是啊。谢谢您，夫人。顺便提一下，您的丈夫抽烟吗？"

她站在那里正要走开，听了这话就望着他回答说："是的。"

"抽烟斗吗？"

"不。只抽纸烟和雪茄。"

"啊！谢谢您。"

她欲行又止，双眼好奇地注视着波洛。那对乌黑的杏眼真是可爱，长长的黑睫毛抵消了脸颊的苍白。她那按照外国派头涂得鲜红的双唇微微张着。整个容貌十分艳丽而富有异国情调。

"您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

"夫人，"波洛轻松地挥动着手说道，"侦探不得不询问各式各样的问题。譬如，是否能请您告诉我您的晨衣是什么颜色？"

她两眼瞪着他，然后大笑起来。

“那是金黄色纺绸的。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吗？”

“非常重要，夫人。”

她很想打听个究竟：“你当真是一位侦探吗？”

“愿为您效劳，夫人。”

“我以为火车驶经南斯拉夫时，车上没有侦探，要到进入意大利后才有。”

“我不是南斯拉夫的侦探，夫人。我是国际侦探。”

“你是属于国际联盟的吗？”

“我属于全世界，夫人。”波洛戏剧性地说，“我主要在伦敦工作。您能说英语吗？”他用英语加了一句。

“我能说一点儿。”她的发音很好听。

波洛再一次微微鞠了一躬，说道：“我们不再留您了，夫人。您瞧，这一切并不可怕吧！”

她微微一笑，略一抬头便转身走了。

“真是一位美人。”布克先生赞叹道。接着他又叹了一口气说：“唉，这并没有使我们获得什么进展。”

“是啊，”波洛说，“只是两个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的人。”

“现在我们要不要见见那个意大利人？”

波洛并没有马上答话。他正在研究一份匈牙利外交护照上的一块油渍。

第八章 阿布思诺特上校的证词

波洛微微一震，若有所悟。他的目睛在碰到布克先生的焦急的目光时稍微闪动了一下。

“啊，亲爱的老朋友。”他说，“你瞧，我已成了人们所说的势利眼了！我觉得应该先照顾头等铺位的旅客，然后再同二等铺位的打交道。我想，下一个我们该询问那个仪表堂堂的阿布思诺特上校了。”

在发现这位上校的法语表达能力极为有限时，波洛便用英语进行询问。在问明了阿布思诺特的姓名、年龄、住址和确切的军事资历之后，波洛接着说：

“你从印度归国是为了度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休假，是吗？”

阿布思诺特上校对外国人如何称呼某件事情毫不感兴趣，他以地道的英国式的简练风格回答说：“是的。”

“可是你没有搭乘半岛一东方航运公司的轮船回国?”

“没有。”

“为什么呢?”

“我选择陆路回国是自有理由的。”他的神态似乎是说:就该这样顶你一下,你这多管闲事的讨厌的家伙!

“你是从印度直接过来的吗?”

这位上校冷冷地回答道:“我在古伦南部迦勒底地区的乌尔停留了一夜,在巴格达和一位空军指挥官——他恰好是我的老朋友——一起呆了三天。”

“你在巴格达停留了三天。据了解那位年轻的英国小姐德本汉是从巴格达来的。或许你在那里和她见过面吧?”

“没有。我和德本汉小姐是在同乘一辆从基尔库克到努赛宾的铁道护送车上首次见面的。”

波洛倾身向前,他摆出一副劝导的样子,有点儿过于做作。

“先生,我正要请你帮忙。你和德本汉小姐是火车上惟有的两位英国人。我有必要询问你们各自对对方的看法。”

“这种做法毫无道理。”阿布思诺特上校冷冷地说。

“不能这样说。你要知道,这桩罪行极有可能是一个女人干的。死者被戳了不下十二刀,连列车长也一看就说‘这是女人干的’。那么,我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呢?就是要对这节伊斯坦布尔一加来车厢上的全体女乘客都像美国人所说的那样,‘过一遍’。可是,英国妇女是很难看透的,她们非常含蓄。英国人嘛!因此我请你帮忙,先生。为了伸张正义,告诉我,这位德本汉小姐是个什么人物,你对她有些什么了

解?”

上校颇为激动地说:“德本汉小姐是一位极有教养的女士。”

“噢!”波洛露出非常高兴的神色说道,“这么说,你是认为她不可能在这一凶案中有什么牵连啰?”

“有这样的想法本身就是荒谬的。”阿布思诺特说,“那个人她根本不认识——她过去从来没有见过他。”

“这是她告诉你的吗?”

“是的。她在见到他那相当可憎的相貌时就谈过这一点。如果真如你所说的其中涉及一位妇女的话——这在我看来,无非只是假设,尚无任何证据——我敢说绝不可能涉及到德本汉小姐。”

“你对此也深为关切吧。”波洛微笑着说。

阿布思诺特上校冷冷地瞪了他一眼,说道:“我真不明白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一眼似乎使波洛有些不好意思,他垂下双眼,开始随便拨弄他面前的那些文件。

“这都是顺便说说的。”他说,“现在我们来涉及一些实际问题吧。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凶案是发生在昨夜一点一刻的时候。作为例行手续之一,我们必须询问车上每一个人在昨夜那个时候在干什么。”

“那是自然的。至于我,在一点一刻的时候正在同死者的秘书——那个年轻的美国人聊天。”

“哦!是你在他的房里,还是他在你的房里?”

“我在他的房里。”

“就是那个名叫麦奎恩的年轻人吗？”

“就是他。”

“他是你的朋友或熟人吗？”

“不是，我是在这次旅行中才认识他的。昨天我们偶然交谈起来时彼此感到很投机。一般来说我并不喜欢美国人——很讨厌他们——”

波洛笑着，想起了麦奎恩对“英国佬”的苛评。

“——不过这位年轻人却使我有好感。他有一些愚蠢的关于印度局势的见解。这是美国人最糟糕的地方——太感情用事，喜欢空想。呃，他对我所讲的情况很感兴趣。我在印度住了近三十年哪。而我对他所讲的关于美国的财政状况也很感兴趣。然后我们畅谈世界政治形势。等到我一看表，大吃一惊，原来已一点三刻了。”

“那时候你们就结束谈话了吗？”

“是的。”

“然后你还干了些什么？”

“走回自己的房间，上床睡觉。”

“你的床已经铺好了吗？”

“是的。”

“你那间房是——唔——第十五号——离餐车最远的一头，最后第二间，是吗？”

“是的。”

“你进房间的时候，乘务员在什么地方？”

“坐在车厢末端的一张小桌子旁边。其实，当我走进自己房间里去时，麦奎恩正在叫他。”

“叫他干什么?”

“大概是叫他替他铺床吧。他的房间那时还没有铺床。”

“阿布思诺特上校,现在我要你好好回想一下,在你同麦奎恩聊天的整个时间,有没有人在门外过道上走过?”

“我想,该有不少人走过吧。我没有怎么注意。”

“啊!可是我指的是,你们聊天的最后一个半小时之内,就这么说吧。你们在文科夫戚车站下过车,是不是?”

“是的,可是只下去了大约一分钟。外面风雪很大,冷到极点,使人一回到空气混浊的车里反而感到无比欣慰,虽然我一向对火车上暖气太足十分反感。”

布克先生叹了一口气,说道:“要使人人满意是很难做到的。英国人爱把门窗都打开——可是另外一些人,则一上车就把什么都关上。真是难办。”

波洛和阿布思诺特上校都没有去理会他的话。

“现在,先生,回想一下当时的情况。”波洛敦促说,“外面很冷,你们又回到车里,重新坐了下来,你抽着烟——或许抽纸烟,或许抽烟斗——”他略为停歇了一下。

“我抽烟斗,麦奎恩抽纸烟。”

“火车又开了。你抽着烟斗。你们谈论着欧洲以及世界的局势。时间已经很晚了,大多数乘客已经睡了。那时门外有人走过吗,想想看?”

阿布思诺特皱起双眉,努力回想着。

“很难说。”他说,“你要知道,我根本没有注意。”

“可是你具备一名军人的洞察力。也就是说,你不去特意注意它也能发现。”

上校又想了想，可是仍摇摇头。

“我说不上来。我不记得有谁经过门外，除了乘务员之外。等一下——我想，有过一个女人。”

“你看见她了吗？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

“我没有看见她。我没有朝那一边看。只听到一些声响，还有一股香水味儿。”

“香水味儿？高级香水吗？”

“这个，有点儿水果香味，你懂得我的意思吧。我是说这种香味你可以在老远就闻到。可是请注意，”上校急急忙忙地说下去，“这事可能发生在晚上较早的时候。要知道，正像你刚才说过的，这正是所谓你不去注意它却能发现的事情之一。昨晚我在某个时候咕哝过一句，‘女人——香水——总是搽得很浓’。可是那是什么时候，我说不准了，只是——不错，一定是在车过了文科夫戚之后。”

“为什么？”

“因为我记得我嗅了一下，是在我谈到斯大林的五年计划的结果是一场惨败的时候。我是从这个女人联想到了俄国妇女的处境。我知道我们是在谈话结束前不久才谈到俄国的。”

“你不能把时间讲得更确切一些吗？”

“这，没有办法。不过一定是在我们最后半小时的谈话之中谈到的。”

“那是在火车已经停下来之后吗？”

阿布思诺特点了点头，说：“是的。这一点我差不多敢肯定。”

“好吧，这一点我们就不谈了。你到过美国吗，阿布思诺特上校？”

“从没到过，也不想去。”

“你认识一位名叫阿姆斯特朗的上校吗？”

“阿姆斯特朗——阿姆斯特朗——我认识两三位姓阿姆斯特朗的人。汤姆·阿姆斯特朗是六十师的——你不是指他吧？还有塞耳比·阿姆斯特朗——他是在索姆牺牲的。”

“我指的是那个娶了美国妻子而他们仅有的一个孩子又遭到绑架和杀害的阿姆斯特朗上校。”

“啊，对了，我记得在报纸上读到过，真是一件骇人听闻的案子。尽管我实际上并未见到过那个人，不过我知道他。托比·阿姆斯特朗是个好人，人人都喜欢他。他极有资历，得过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昨夜被杀害的那个人就是谋杀阿姆斯特朗的孩子的主犯。”

阿布思诺特的脸色一下子就严峻起来。

“那么在我看来这头畜生正是罪有应得。虽然我认为最好还是见到他在美国被依法处以绞刑或送上电椅。”

“事实上，阿布思诺特上校，你是赞成法律和秩序而不赞成私下里报仇的，是吗？”

“这个，你总不能尽像科西嘉人或意大利黑手党徒那样火并残杀啊。”上校说，“不管怎么说，陪审制度仍不失为一种良好的制度。”

波洛沉思着注视了他一会儿。

“是啊，”他说，“我相信你是这样主张的。好吧，阿布思诺特上校，我想我没有什么其他问题要问你的了。你现在也想不起昨夜有什么情况足以使你现在回顾起来觉得可疑的了，是吗？”

阿布思诺特考虑了一会儿。

“是的，”他说，“想不起什么了。只是——”他迟疑了一下。

“只是什么，请继续往下讲吧！”

“哎，其实也没有什么。”上校慢条斯理地说，“不过你刚才说的是任何情况。”

“是啊，说下去。”

“也没有什么，只是一件小事。在我走回到我的房间里去的时候，我见到在我房间隔壁的那扇门——就是最末了那间房间的门——”

“哦，就是第十六号。”

“是啊，那扇门当时没有全部关上，屋里那家伙正在鬼鬼祟祟地向外面张望。接着他很快就关上了门。当然我知道这里面不会有什么——只是这种情况使我感到有些古怪。我是说，如果你想看什么东西，把门打开，把头伸出来看，完全是正常的行为。引起我注意的只是他那种鬼鬼祟祟的方式。”

“是——的。”波洛半信半疑地说。

“我已说过，这里面不会有什么，”阿布思诺特带有歉意地说，“不过你知道问题是——深更半夜——一切都静悄悄的时候——似乎有什么阴谋诡计的样子——像侦探小说中

那样。事实上，这都是废话。”

他站起了身。

“好吧，如果你不再需要我的话——”

“谢谢你，阿布思诺特上校，没有其他要问的了。”

这位军人迟疑了一下。他最初由于遭到一名“外国人”盘问而自然产生的不愉快反应，现在已经消失了。

“关于德本汉小姐，”他略带几分尴尬的神情说道，“你可以相信我的话，她没有问题。她是个‘普卡·萨希勃[1]’。”

他的脸一红，退出了餐车。

“普卡·萨希勃是什么意思？”康士坦丁医生好奇地问。

“他是说德本汉小姐的父兄和他进的是同一类型的学校。”波洛说。

“啊！”康士坦丁医生感到失望，“那同凶杀案毫无关系啰！”

“一点不错。”波洛说。他陷入了沉思之中，手指轻轻地敲着桌面。然后他抬起眼睛，说道：“阿布思诺特上校抽的是烟斗。而我曾在雷切特先生的房间里捡到一根烟斗的通条。雷切特是只吸雪茄的。”

“你认为——”

“到目前为止，只有他一人承认是抽烟斗的。他说他知道阿姆斯特朗上校——或许实际上他是认识他的，不过不愿承认而已。”

“所以你认为可能是——”

---

[1] 印度语：正人君子。——译注。

波洛使劲地摇头。

“哪里哪里，这不可能——太不可能啦——一位体面的、略为有点笨拙的、正直的英国人会用小刀在他的仇人身上戳上十二下？我的朋友，你不认为这样的情况是多么不可思议吗！”

“这要看他是什么心理状态了。”布克先生说。

“心理状态当然是必须注意的。这桩罪行也有它的标记，不过肯定不是阿布思诺特上校的标记。现在，接着再询问下一个人吧。”

这一次，布克先生没有再提出那个意大利人。不过他心里还是想着他。

第九章　哈德曼先生的证词

最后一位受到询问的头等铺位乘客——哈德曼先生——就是那个曾同意大利人和男仆共坐一桌的、服饰花哨的大个儿美国人。

他身穿色调相当鲜艳的格子呢上装，粉红衬衣，领带上的别针闪闪发光。当他走进餐车时，嘴里还嚼着什么东西。他那张大脸，肥胖而又粗犷，但脸上的表情却是和善的。

"早安，先生们。"他说，"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呢？"

"你已经听说这件谋杀案了吧，哈德曼先生？"

"当然。"他灵巧地把嘴里的橡皮糖换一个位置嚼着。

"我们需要对车上的全体乘客进行询问。"

"这对我没有什么问题。我想也只有这样来处理这件事了。"

波洛翻阅了一下放在他面前的护照。

"你是赛勒斯·贝思曼·哈德曼,美国公民,四十一岁,是打字机色带的旅行推销员,是吗?"

"不错,是我。"

"你是从伊斯坦布尔去巴黎?"

"是那样。"

"有何公干?"

"做生意。"

"你每次都乘头等铺位吗,哈德曼先生?"

"是的,先生。我的旅费是由公司支付的。"他眨了一下眼。

"现在,哈德曼先生,我们来谈一谈昨天夜里的事。"

美国人点头表示同意。

"关于这件事你能告诉我们些什么呢?"

"什么也告诉不了。"

"啊,太遗憾了。也许,哈德曼先生,你可以把你昨天晚上所做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我们吧,从晚餐以后说起。"

这个美国人似乎是第一次没有准备好怎么回答。最后他说:

"请原谅,先生们。可是,你们究竟是什么人?透个底吧!"

"这位是国际铁路卧车公司的主任布克先生。这位先生是检验尸体的医生。"

"那你自己呢?"

"我是赫尔克里·波洛。我是受公司的委托调查此案的。"

"我听说过你的名字。"哈德曼先生说。他又思忖了一会儿，说道："我想还是和盘托出为妙。"

"当然你最好是把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们。"波洛冷冷地说。

"如果我真的知道什么情况，那么你这话就说到点子上了。可是并不。正如我刚才说的，我什么情况都不知道。但是我是应该知道一些情况的。使我恼火的也就是这个，我是应该知道的。"

"请你解释一下这些话，哈德曼先生。"

哈德曼先生叹了一口气，吐掉了口中的橡皮糖，把手伸进衣袋里。同时，他整个人似乎经历了一番变化。他已不再是一名舞台上的角色，而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了。他的声音中的鼻音也减弱了一些。

"那张护照是唬人的。"他说，"这才是真正的我。"

波洛细看着那张递送到他眼前来的名片。布克先生也从旁探头看着。

赛勒斯·贝·哈德曼

麦克尼尔侦探事务所　纽约

波洛听见过这家机构的名字，那是纽约最负盛名的私家侦探事务所之一。

"现在，哈德曼先生，"他说，"请说说这是什么意思吧。"

"当然可以。事情是这样的。我原本是来欧洲追踪两名窃贼的，同这件事毫无关系。追踪在伊斯坦布尔结束。我打

电报给上司后收到了他叫我返回的指示。正在我打点行装准备返回纽约时，我接到了这封信。"说着他递过来一封信，信笺上端的印刷标记是托卡良旅馆。

亲爱的先生——有人告诉我说你是麦克尼尔侦探事务所的一位私家侦探。恳请于今日下午四时到我房中一晤。

赛·爱·雷切特

"然后呢？"

"我准时到他房中。雷切特先生向我讲了他的处境。他还给我看了他收到的两封信。"

"他很惊慌吗？"

"他故作镇静，不过相当手忙脚乱。他向我提出一个要求，要我和他乘同一列火车前往珀罗斯，务必使他不致遭人毒手。嗨，先生们，我是和他乘了同一列火车，可是，尽管有我在，他还是遭到了暗算。我当然对这件事很恼火。这事对我也很不光彩。"

"他有没有具体指示你该怎么办？"

"当然。他全都安排好了。他要我在旅行途中住在他隔壁的房间里——这个，根本不行。我能弄到的惟一的铺位就是第十六号，而且，弄个铺位也费了我老大劲。我猜想乘务员是想把那个单间留着备用的。不过这且不去管它。就说我在观察各方面的形势时，我发现第十六号房间战略地位相当好。在这节发自伊斯坦布尔的卧车车厢的前面，只有餐车，而前面能通往车外的门在晚上是闩住的。任何凶犯若想

进这节车厢，只有穿过车厢的通往车外的门，或是从车厢后面的其他车厢过来。不论从哪里来，他都得经过我的房门。”

“我想，你大概不知道谁是可能的凶手吧！”

“这个，我知道他是什么个模样。雷切特先生向我描绘过。”

“你说什么？”

三个人全都心情迫切地倾身向前。

哈德曼继续说道：“一个矮个儿、深色皮肤、嗓音像女人的人——这是那个老头子说的。他还说，他认为第一夜不会有什么动静，很可能是在第二夜或第三夜。”

“他还真掌握了一些情况。”布克先生说。

“他所掌握的情况当然要比他告诉他秘书的要多。”波洛思考着说，“关于他的这个仇人，他对你说了些什么没有？譬如说，他有没有说过，为什么他的生命会受到威胁？”

“没有。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他是闭口不谈的。他只是说那个家伙想要他的命，而且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一个矮个儿——深色皮肤——嗓音像女人的人。”波洛沉思着说。接着，他两眼盯住哈德曼，问道：“你当然知道他本来是谁啰？”

“你指的是哪一个，先生？”

“雷切特。你认出他来了吗？”

“我听不懂你的意思。”

“雷切特本来叫卡赛梯，就是阿姆斯特朗一案的凶手。”

哈德曼先生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口哨。

“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他说，“是啊，先生！我没有认

出他来。那件案子出来时，我正远在美国西部。我想我在报纸上看到过他的照片。不过，新闻记者拍摄的照片，即使是我的亲娘恐怕我也认不出来。这个，我也不怀疑确实有些人对卡赛悌怀有仇恨。”

“你知不知道在同阿姆斯特朗一案有关联的人员中，有谁符合所描绘的模样吗？矮个儿，深色皮肤，嗓音像女人。”

哈德曼回想一两分钟。

“这很难说。同该案有关联的人员，差不多都已死光了。”

“其中有个少女是跳窗自杀的，记得吗？”

“当然。那件事倒是个要点。她好像是外国人。也许她还有欧洲方面的亲戚。不过你必须记住，除了阿姆斯特朗一案之外还有过其他许多案子。卡赛悌曾干过多年这类绑票玩艺儿。你不能只注意这一件案子。”

“哦，可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件罪行是同阿姆斯特朗一案有关的。”

哈德曼先生扬起眉毛，露出诧异的目光瞥了波洛一眼。波洛没有理会。这个美国人摇摇头说：“我想不起同阿姆斯特朗一案有关的人员中谁的长相符合所描绘的样子。”他慢吞吞地说，“不过，当然我并未插手此案，因而了解得也有限。”

“好吧，继续讲下去吧，哈德曼先生。”

“没有什么可讲的了。我是白天睡觉，晚上不睡留心监视。第一夜没有发生什么可疑的情况。昨夜，就我来讲，也还是一切如常。我把房门打开一条缝，注视着动静，并没有

陌生人从门口经过。”

“这一点你能肯定吗，哈德曼先生？”

“我极其肯定。没有人从车厢外面进到车厢里来过，也没有人从后面的车厢跑到前面来过。这我敢发誓保证。”

“你从房里能看见乘务员吗？”

“当然可以。他坐的那个小小的座位差不多正对着我的房门。”

“火车在文科夫戚车站停下后，他有没有离开过座位？”

“那就是上一个停车的车站吗？哦——对了，他去应过两次电铃的召唤——那是在火车最后一次停下后不久。在那之后，他经过我的门口到后面车厢中去了——在那里呆了约有一刻钟。有人像发了疯似地猛按铃，他就跑了回来。我跨出门到过道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感觉有点紧张，这你知道——原来只是那位美国太太。不知她为了什么事在那里大叫大嚷。我笑了笑。接着他又去应另外一个房间的召唤，又走回来，拿了一瓶矿泉水给人送去。完事之后他就在他的座位上坐着，后来又起身去为车厢那一头的旅客铺床。此后直到今晨五点钟光景，他都没有走开过。”

“他打过瞌睡没有？”

“这我说不上。他可能打个盹儿。”

波洛点点头。他的手快速理了一下桌上的文件，拣出了那张正式的名片，说道：“请在这里签个字吧！”

哈德曼照着做了。

“我想，哈德曼先生，关于你的身份，找不到能予以证实的人吧？”

"在这列火车上吗？恐怕找不到。除非年轻的麦奎恩还有些可能。我早就认识他——曾在纽约他父亲的办公室里见过他——不过这并不是说他一定能从一大堆私家侦探中认得出我来。不会的，波洛先生，你只能等待，到雪停之后向纽约打电报。不过，放心好了。我不是在胡说八道。好吧，先生们，再见。波洛先生，和你相识使我很高兴。"

波洛拿出了他的香烟匣子。

"或许你喜欢抽烟斗吧？"

"不，我是不抽烟斗的。"

他自己动手取了一支烟，接着就轻快地走了。

留下的这三个人面面相觑。

"你认为他可靠吗？"过了一会儿康士坦丁医生问。

"是的。我见过这一类人。而且他那些话如果是假的，是很容易戳穿的。"

"他向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线索。"布克先生说。

"是啊，很有趣。"

"一个矮个儿，深色皮肤，尖尖的嗓门儿。"布克先生若有所思地说。

"这些特征跟这列火车上的人全都配不上。"波洛说。

第十章　意大利人的证词

“现在，”波洛目光炯炯地说，“我们要让布克先生高兴一下，来见一下那个意大利人吧！”

安东尼奥·福司卡累利脸上堆着笑，以矫捷的步伐像只猫似的进入了餐车。他那张典型的意大利脸，叫太阳晒得黑亮黑亮的。他的法语讲得相当流利，略带一点儿外国口音。

“你叫安东尼奥·福司卡累利吗？”

“是的，先生。”

“我知道你是归化入籍的美国公民，是吗？”

这个美国人咧嘴一笑，说道：“是的，先生。这样做起生意来更方便些。”

“你是福特汽车的经销人吗？”

“是的，你知道——”

接着他滔滔不绝地解释起来，等他解释完毕时，在座的三位先生就对福司卡累利的经商手法、他的旅行、他的收入、他对美国和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观感等等全都大致了解，遗漏不多了。这个人不是那种需要从他嘴里掏情报的人。他口若悬河，什么都说。

当他做了最后一个富于表情的姿势结束了他的解释，并用手帕抹着前额时，他那孩子般的温厚的脸上浮起心满意足的笑容。

“所以你们知道，”他说，“我干的是大买卖。我是顺应时代的。我精通生意经！”

“这么说来，在以往的十年里，你是经常去美国的啰？”

“对啊，先生。说起来，我第一次乘船去美国的那天，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美国，那么遥远！我的母亲，我的小妹妹——”

波洛赶忙打断了他那滔滔不绝的回忆。

“你在美国逗留期间，见到过死者吗？”

“从没见过。不过这类人我是了解的。没有错。”他吧嗒一声打了个榧子，继续说道，“这种人外表十分体面，服饰考究，可是藏在那套衣服里面的人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根据我的经验，我可以说他准是个骗子。不管对不对，我就是这样看的。”

“你的看法很对。”波洛冷静地说，“雷切特就是那个绑匪卡赛梯。”

“我说得不错吧？我懂得怎么来敏锐地观察——看他的脸相。这是必要的。只有在美国你才学得到正确的推销方

法。”

“你还记得阿姆斯特朗案件吗？”

“我不太记得了。那名字，是那个吗？是一个小女孩——一个幼儿——是不是？”

“是的，是件非常悲惨的事。”

这个意大利人似乎是第一个对这一看法持异议的人。他以一种达观的态度说道：“咳，这类事竟会在美国这样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中发生——”

波洛打断他的话，问道：“你遇见过阿姆斯特朗家族的什么人吗？”

“没有。我想我没有。这很难说。我要告诉你一些数字。仅仅去年一年我就销售了——”

“先生，请你不要扯到别处去。”

那意大利人摊开两手，表示抱歉的意思。

“千万原谅。”

“对不起，请你把昨天晚上吃罢晚饭以后你的行踪详细说一下。”

“很好。我在餐车里尽量多坐一会儿，因为这里更有意思一些。我同和我同桌的那位美国人谈了一会儿，他是销售打字机色带的。然后我回到房里，里面没有别人。那个可怜的英国人，和我同房的那个，去侍候他的主人去了。最后他回房来了，脸拉得和往时一样长。他不愿意谈话——只回答是与不是。英国人真是个可怜的种族——毫无同情心。他在角落里坐得笔直，看着书。然后乘务员来替我们铺了床。”

“是四号和五号铺位。”波洛低声说。

“不错，就是车厢最边上那间。我睡上铺，我上了床就抽抽烟，看看书。我想那个英国人准是犯了牙疼病。他拿出一小瓶气味很浓的什么玩艺儿。他躺在床上直哼哼。我不久就睡着了。每次我醒过来时都听他在哼哼。”

“你是否知道他在整个夜里有没有出去过?”

“我想没有。要是出去，我不会听不见的。过道上还有灯亮着——谁见到了都会惊醒过来，以为是到了哪个边境上，海关人员来检查了。”

“他向你提起过他的主人没有?有没有表露过对他主人的憎恶或什么的?”

“我跟你说，他不爱讲话，百事不管，对什么都无动于衷。”

“你说你是抽烟的——抽烟斗，还是纸烟，还是雪茄烟?”

“只抽纸烟。”

波洛向他递了一支纸烟，他接了过去。

“你在芝加哥呆过吗?”布克先生问。

“啊，呆过——好地方——不过我最熟悉的城市是纽约、华盛顿、底特律。你也到过美国吗？没有吗？真该去一下，那里——”

波洛把一张纸推到他面前。

“请你在这里写上你的姓名，还有你的永久通讯处。”

这位意大利人写的是花体字。接着他站了起来，脸上始终是那副动人的笑容。

“没有别的事了吗？你不再想问别的问题了吗？好，各

位先生再见。我真盼着我们能冲出这场大雪去。我在米兰还有个约会——”他忧心忡忡地摇着头，“我有一笔生意做不成了。”说着他走了出去。

波洛看着他的朋友。布克先生说：“他在美国呆过很久，他又是意大利人，而意大利人是爱用刀子的！他们还最善于撒谎！我不喜欢意大利人。”

“事情很清楚，”波洛微笑着说，“也许你是对的。但是我的朋友，我得向你指出，到目前为止还找不到丝毫于他不利的证据。”

“心理状态不算吗？意大利人不是喜欢用刀子吗？”

“这倒不假，”波洛说，“尤其是在争吵达到高潮时。可是这桩案子的罪行并不是这么一回事。老朋友，我倒认为这是一件经过周密策划和布置的罪行。是一件有着深谋远虑的罪行。这并不是一件——怎么说才好呢——有拉丁民族风格的罪行。从这件罪行中可以看出其策划者头脑冷静、深思熟虑、足智多谋。我认为这是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头脑。”

他捡出最后两张护照，说道：“现在我们来会见一下玛丽·德本汉小姐吧。”

第十一章　德本汉小姐的证词

玛丽·德本汉走进餐车时，她证实了波洛早些时候对她的估计。她身穿一套短小的黑色衣服，配以浅灰色的衬衫，显得十分协调。她那头深色的头发带有光滑的波纹，梳得整整齐齐，纹丝不乱。她的神态也像她的头发那样，安详自若，纹丝不动。

她在波洛和布克先生的对面坐了下来，用一副欲明究竟的目神注视着他们两人。

"你的姓名是玛丽·赫迈奥妮·德本汉，现年二十六岁，对吗？"

"对的。"

"是英国人吗？"

"是的。"

"小姐，能否请你在这张纸上写下你的永久通讯处？"

她照着做了。字迹清晰秀丽。

“现在，小姐，关于昨天晚上的事，你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

“恐怕告诉不了你们什么。我已经上床睡觉了。”

“小姐，在这列火车上发生了一件罪行，这件事使你很难过吗？”

这个问题显然是出乎意料的，她那灰色的眼睛睁大了一点儿。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我问你的问题非常简单，小姐。我再重复一下。在这列火车上发生了一件罪行，这件事使你感到很难过吗？”

“我没有从这个角度认真考虑过。不过，我的回答是不，我不能说我感到什么难过。”

“一件罪行，这对你来说并不稀奇，是吗？”

“发生这样的事当然是不愉快的。”玛丽·德本汉冷静地说。

“你真是十足的盎格鲁撒克逊性格，小姐。你毫不流露感情。”

她微微一笑。

“恐怕我没法以歇斯底里发作来证实我的感情。何况，死人的事每天都有。”

“是的，每天都有。可是凶杀案却不是每天都有的。”

“那当然。”

“你原来并不认识死者吗？”

“我是昨天在这里吃午饭时才第一次看到他。”

“他给了你什么印象？”

“我根本没有去注意他。”

“他没有留给你一个坏人的印象吗？”

她略微耸了一下肩膀。

“我真没有想过这一问题。”

波洛的眼睛盯着她说：

“我想，你是对我进行询问的方式有点儿看不顺眼吧。”他眨了眨眼睛说，“你认为，在英国就不会以这种方式进行询问。在英国，一切都有固定的一套方式——询问也只会严格限于事实的范围——有条有理地进行。可是，小姐，我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做法。我先要审视一下证人，了解他或她的性格，然后再按情况提问题。刚才我在询问一位先生时他想把他想到的一切，不论什么内容，全都告诉我。对他那样的人，我只能请他答话不要离题。我要他只回答是或否，这个还是那个。接着就是和你谈话了。我马上看出你是个有条不紊的人。你就事论事，回答问题一定既简要又切题。唉，小姐，人生来就爱找别扭，所以我要向你提出的问题完全是另外一套。我问你感到的是什么，想过的又是什么。这种询问方法，你不喜欢吗？”

“如果你能原谅我这样说，那么我就要说，这种询问方法有些白费时间。雷切特先生的脸给我的印象是好是坏，同要查明谁杀害了他似乎毫无关系。”

“你知道雷切特这个人到底是谁吗？”

她点点头答道：“赫伯德太太跟所有的人都讲了。”

“那么你对阿姆斯特朗案件怎么看呢？”

“恶劣透了。”她干脆地回答。

波洛若有所思地看着她。

“德本汉小姐，我想你是从巴格达上车的吧？”

“是的。”

“是去伦敦吗？”

“是的。”

“你在巴格达干什么工作？”

“当家庭教师，教两个孩子。”

“假期结束后你是否还回去当家庭教师呢？”

“现在还没有定。”

“为什么呢？”

“巴格达这地方不大安定。我想如果我能在伦敦找到一个合适的差事，我倒宁愿在伦敦工作。”

“明白了，我还以为你也许是去结婚的呢。”

德本汉小姐没有答话。她抬起眼睛，直直地正视波洛的脸。她的目光显然是表示：“你真没礼貌。”

“你对和你同房间的那位女士——奥尔松小姐——有什么看法？”

“她看来心境开朗、质朴、单纯。”

“她的晨衣是什么颜色？”

玛丽·德本汉瞪大了双眼。

“有点儿浅棕色的那种——天然羊毛。”

“啊！我想我可以不算失礼地透露一下，我曾在火车从阿勒颇开往伊斯坦布尔时，见到过你的晨衣的颜色，似乎是淡紫红色的吧！”

“是的，正是那颜色。”

“你还有其他颜色的晨衣吗，小姐？譬如说，有没有绯红色的晨衣？”

“没有，那不是我的晨衣。”

波洛的身子朝前探了一下，就像是一只扑向老鼠的猫一样。

“那么，是谁的晨衣？”

那位小姐的身子向后退缩了一下，似乎吃了一惊。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你并没有说‘我没有那样的晨衣’，而是说‘那不是我的晨衣’，这就表明有某个人确实有那样一件晨衣。”

她点了点头。

“是在这列火车上的某个人吗？”

“是的。”

“是谁？”

“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了。我不知道。今天早晨大约五点钟就醒了，当时感到火车已经停了很长时间没有开动了。我打开房门，朝过道上看去，心想我们大概是停在哪一个火车站上。那时我见到在过道那头一个地方有个人穿着一件绯红色的晨衣。”

“你没有认出来那是谁吗？她是金发或是黑发，还是灰发？”

“我说不上来。她头上戴着睡帽，我也只见到她的背影。”

“身材大小呢？”

“看来身材不矮，挺苗条，不过很难说准。那件晨衣上还绣着龙呢。”

“不错，是的，是龙。”

他顿时沉默下来。然后他低声自言自语：

“我简直没法理解。简直没法理解。这一切都毫无意义。”

接着他抬起头来说：

“我不必再留你在这儿了，小姐。”

“哦！”她像是吃了一惊，可是马上站起身来。

不过在走到门口时她迟疑了一下，然后又走回来说：

“那位瑞典女士叫奥尔松小姐，对吗？——她好像心事很重。她说你对她说她是最后一个见到死者活着的人。我想，她觉得你已经在这件事上对她产生了怀疑。我能告诉她这样的想法不对吗？你知道，她实在是那种连一只苍蝇都不愿打的人哪！”

她说话时微微一笑。

“她去赫伯德太太那里取阿司匹林时是几点钟？”

“十点半刚过。”

“她走开了多少时间？”

“大约五分钟。”

“夜里她还离开过房间吗？”

“没有。”

波洛转过去问医生。

“雷切特可能在那样早的时候被杀吗？”

医生摇摇头。

"既然这样,我想你可以请你的朋友放心吧,小姐。"

"谢谢。"她突然向他露出了笑容,这笑容是想博得对方的同情,"你知道,她像一头绵羊一样。她心里一着急就会低声嘟囔。"

她转身走出了餐车。

第十二章 德国侍女的证词

布克先生用好奇的目光注视着他的朋友。

“我不大理解你，老朋友。你这是想达到什么目的？”

“我是在寻找破绽，我的朋友。”

“破绽？”

“是的——要在一位年轻小姐的沉着镇静的防护甲上寻找破绽。我是希望动摇她那股冷漠劲。我达到目的了吗？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一点——她没有料到我会那样来对付这件事情。”

“你在怀疑她，”布克先生慢吞吞地说，“可是为什么呢？她看上去非常妩媚动人。全世界最不可能同这类罪案有牵连的，就是她。”

“我同意。”康士坦丁医生说，“她很冷漠，毫无感情。她不会用刀去扎人的；她会采用的办法是到法院去对他提出

控诉。”

波洛叹了一口气。

“你们二位不要老是认为这桩命案是未经筹划而突然发生的，抛开这种念头吧。至于我为什么要怀疑德本汉小姐，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我曾经在无意中听到过一段谈话，那是你们目前还不知道的。”

他接着把列车驶离阿勒颇以后，他在途中偶然听到的那几句奇怪的交谈对他们讲了一遍。

当他讲完时布克先生就说：“这倒真是奇怪得很。这件事需要他们解释清楚。如果这件事的含义正如你所料想的那样的话，那么他们两人——她和那位挺胸凸肚的英国人——就都与案子有关系了。”

波洛点点头。

“可是现在证据所表明的情况恰恰不是这样，”他说，“你们想一想，如果他们两人都与案子有牵连，那么我们该期待出现的情况一定是他们互相为对方开脱，证明案发时对方不在现场。不是该这样吗？可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替德本汉小姐证明她不在现场的人是那个她过去素不相识的瑞典女人，而出来担保阿布思诺特上校不在现场的，却是死者的秘书麦奎恩。不对啊，那样来解决疑难，未免太容易了。”

“你刚才说你对她的怀疑还有另一个原因。”布克先生提醒他。

波洛微微一笑。

“是啊！不过那只是一个心理上的原因。我问我自己，

德本汉小姐有没有可能对这件罪行进行过策划？因为我相信在这桩事的背后，有一副冷静、聪明而足智多谋的头脑，而这些形容词都适用于德本汉小姐。”

布克先生摇摇头。

“我认为你错了，老朋友。我看那位年轻的英国小姐完全不像个罪犯。”

“那，好吧。”波洛说着捡起了最后一份护照，“这是我们名单上的最后一个名字了。希尔德加德·许米特，夫人的侍女。”

服务员去把希尔德加德·许米特找来了。这个侍女进了餐车便恭恭敬敬地站在那里等候着。

波洛示意她坐下。

她坐下来，把双手交叉着，静静地听候询问。她的样子完全像一只安静的小动物——极其文雅——也许并不太机灵。

波洛对付希尔德加德·许米特的办法和他对付玛丽·德本汉的迥然不同。他显得极其亲切，非常和蔼，使那个女人不感到拘束。随后，在让她写下了姓名和住址之后，他从容不迫地开始了他的询问。

他们的谈话用的是德语。

“我们是想尽可能详细地知道昨晚发生的情况。”他说，“我们知道你不能向我们提供多少有关罪行本身的情况，可是你也许曾经耳闻目睹一些什么情况。那些情况对你虽并无意义，对我们却可能很有价值。懂吗？”

她似乎并不懂。她那宽阔而和蔼的脸仍露出一副茫然

的表情。她回答说："我什么也不知道，先生。"

"这个，譬如说，你是知道你的女主人昨晚召唤过你的吧？"

"那，是的。"

"你还记得是在什么时候召唤你的吗？"

"我不记得了，先生。你知道，我已经睡着了，是乘务员来叫我的。"

"对，对。以往也常常是这样来召唤你的吗？"

"这并不稀奇，先生。这位仁慈的夫人时常在夜里需要人照料。她睡眠不太好。"

"好吧，这么说你在受到召唤后就起了床。你穿上晨衣没有？"

"没有，先生，我只穿上一些衣服。我不喜欢穿着晨衣去见夫人阁下。"

"不过你那件晨衣还是相当漂亮——绯红色的，不是吗？"

她两眼瞪着他。

"那是件深蓝色的法兰绒晨衣，先生。"

"啊！接着说。我这只是开个玩笑。于是你就到公主夫人的包间去了。你进去之后干了些什么呢？"

"我替她按摩，先生，然后我给她朗诵。我朗诵得并不好，可是夫人阁下说总比不朗诵好，能让她早些入睡。当她有些倦意时，先生，她就吩咐我回去，于是我就合上书，回到我自己的房间。"

"你知道那时候是几点钟吗？"

“不知道，先生。”

“那么，你在公主的包间里呆了多久呢？”

“大约有半小时，先生。”

“很好，接着说。”

“首先，我从我的房里给她带去一条毛毯。尽管有暖气，车厢里还是冷飕飕的。我替她盖好毛毯，她向我道了晚安。我又替她倒好一些矿泉水，然后我就拧灭了灯，走出了她的房间。”

“后来呢？”

“后来就没有什么了，先生。我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后便上床睡了。”

“你在车厢的过道里没有碰见别人吗？”

“没有，先生。”

“譬如说，你没有看见一位穿着绣有龙形的绯红色晨衣的女人吗？”

她鼓起了她那对温驯的眼睛。

“确实没有，先生。除了乘务员外，周围没有别人。大家都已经睡了。”

“那么你是看到乘务员的了？”

“是的，先生。”

“他在干什么？”

“他正从一个房间里走出来，先生。”

“什么？”布克先生把身子朝前凑了一下，“哪一间？”

希尔德加德·许米特又露出了惊恐的神色，波洛向他的朋友瞟了一眼，目光中不无申斥之意。

"那当然,"他说,"乘务员总得在夜里去伺候按铃召唤他的乘客的。你记得那是哪一间吗?"

"那间房大致是在车厢的中段,先生。离公主的包间两三扇门。"

"啊!请确切地告诉我们那是哪一间以及当时发生的情况。"

"他差一点儿和我撞个满怀,先生。那时我正从我的房间拿了毛毯走向公主的包间。"

"他也从一间房里出来,差一点撞倒了你,是吗?他是朝哪个方向走的?"

"朝我这边,先生。他道了歉,从我身边走过,顺着过道走向餐车。那时又响起了铃声,不过我记得他没有去理会。"

她停了一下接着又说:

"我不明白。怎么会——"

波洛用使她解除顾虑的口吻说:

"那不过是个次数问题。这都是他的日常工作。这个可怜的乘务员,看来忙了一夜——先是得把你叫醒,然后又得去应答铃声的召唤。"

"把我叫醒的不是这个乘务员,先生。那是另一个。"

"什么,另一个!你过去见过他吗?"

"没有,先生。"

"原来如此!如果你再见到他,能把他认出来吗?"

"能认出来,先生。"

波洛在布克先生耳边喃喃低语了几句。布克先生站起身来走到门旁去吩咐了一下。

波洛仍以友好而自如的神态继续提问。

“你去过美国吗，许米特太太？”

“从没去过，先生。那个国家一定美丽。”

“也许你听说过，被杀死的这个人是什么人——当年正是他弄死了一个小孩子。”

“是的，我听说过，先生。真可恶，真狠毒。上帝也不会容忍这类行为。我们德国人没有像那样狠毒的。”

她的双眼泪光闪闪。她的强烈的母性心灵被触动了。

“那真是罪大恶极。”波洛语调沉重。

他从口袋里抽出一块麻纱手绢递给了她。

“这是你的手绢吗，许米特太太？”

那女人仔细看着那块手绢，一时间谁都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来，两颊微微泛红。

“啊！不是，确实不是。不是我的手绢，先生。”

“你看，这里不是有姓名缩写字母H吗？所以我以为是你的呢。”

“啊！先生，这是一块很值钱的手绢，是手工刺绣的，那只有高贵的夫人才用。我想它是从巴黎买来的。”

“这手绢既不是你的，而且你又不知道是谁的吗？”

“我？呃，不知道，先生。”

在听着她答话的三个人之中，只有波洛察觉到她答话中微有迟疑。

布克先生向他小声耳语了几句。波洛点点头，对那女子说：

“那三个卧车乘务员都来了。能否请你告诉我昨天夜里

你带着毛毯到公主房里的时候,你碰见的是哪一个?"

那三个都走进了餐车。他们是彼埃尔·米歇尔,雅典—巴黎列车上的那个金黄头发的高个儿乘务员,以及布加勒斯特列车上的强壮的胖乘务员。

希尔德加德·许米特朝他们注视了一下,马上摇摇头。

"不对,先生。"她说,"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是我昨天夜里见到的那个人。"

"可是火车上一共就是他们三个乘务员啊。你一定弄错了。"

"我绝不会错,先生。这三位都是又高又大的人。可是我见到的那人却是身材矮小,皮肤黝黑,还蓄着一点儿小胡子。当他说'对不起'时,声音轻得像个女人。这我确实记得很清楚,先生。"

第十三章　对乘客们的证词的概括

“一个皮肤黝黑的小矮个儿，说话声音像女人。”布克先生说着。等那三名乘务员和希尔德加德·许米特离去之后，布克先生做出一个失望的手势：

“我真弄不明白——这一切都弄不明白！这么说死者雷切特所说的他的仇人，当时该在火车上了？那么现在他在哪里呢？他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消失得踪影全无呢？我的脑袋也发晕了。你说说，老朋友。我恳求你说一说，告诉我怎么会发生这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的！”

波洛说：“俗话说得好，不可能的事是不会发生的。所以尽管看来不可能，实际上却必然可能。”

“那你就赶快给我解释一下，昨晚火车上到底发生过哪些事情。”

“我并不是魔术师，亲爱的，我和你一样，十分困惑不

解。这件案子的进展方式不同寻常，非常奇特。”

“对这件案子的侦查毫无进展，依然原封未动。”

波洛摇了摇头：“不，不是这样。我们有所进展。我们知道了某些情况。我们听到了乘客们的证词。”

“证词告诉了我们什么？什么也没有。”

“我不这样认为，我的朋友。”

“也许我说得夸张了一些。那个美国人哈德曼，以及那个德国侍女——是的，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情况。这就是说，经过他们一谈，整个案子比原来更令人费解了！”

“不，不，不。”波洛以安慰的口吻说。

布克先生便冲着他说：“那么你说吧，让我们领教一下赫尔克里·波洛的智慧吧。”

“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也和你一样困惑不解吗？不过至少我们可以面对我们的问题。我们可以把手头掌握的事实有条理地整理一下。”

“请继续说下去，先生。”康士坦丁医生说。

波洛清了清嗓子，把一张吸墨纸扯平。

“我们来按照这件案子目前的状况考察一下。首先，有某些事实是无可争辩的。这个名叫雷切特或叫卡赛悌的人被戳了十二刀于昨夜死亡。这是第一件事实。”

“算你这一件，同意了，老朋友。”布克先生的话中含有讥讽的成分。

赫尔克里·波洛一点也不生气，继续冷静地说：

“暂时我要把康士坦丁医生和我一起讨论过的某些相当离奇的现象先搁在一边，过会儿再谈。据我看，下一个重

要的事实，是作案的时间。”

“那还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有数的几点之一。”布克先生说，“作案的时间是今天凌晨一点一刻，一切证据都表明了这一点。”

“不是一切证据。你说得过头了。当然，有为数不少的证据可以支持那种看法。”

“我很高兴你至少是承认了这一点。”

波洛没有理会他的打岔，继续沉着地讲下去。

“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种可能性：

“第一种，就是像你们所说的，作案时间在一点一刻。那个德国女人希尔德加德·许米特证词是这样说的。它也符合康士坦丁医生的说法。

“第二种可能性是，作案时间还要晚些，那只怀表所提供的证据是蓄意伪造的。

“第三种可能性是，作案时间还要早些，和上面所说的同样原因，伪造了证据。

“现在，如果我们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最近乎实际情况，并且支持这种可能性的证据也最多，那么我们必须同时接受由它引起的某些事实。首先，如果作案时间是一点一刻，那么凶手是不可能已经逃离这列火车的。于是问题就来了：他在什么地方？他是谁？

“先让我们仔细地检查一下证据。关于这个人——这个皮肤黝黑、嗓音像女人的矮个儿——的存在，我们最初是从哈德曼那里听来的。他是说雷切特对他讲起了那个人并且雇用他来密切提防那个人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只有哈德曼

的证词，此外并无证据足以支持这一说法。接下来就让我们检查一下这一问题：哈德曼究竟是不是他自称的那个人——一家纽约侦探事务所的私家侦探？

“据我的想法，这件案子的有趣之处在于警察当局所拥有的便利条件我们一样也没有。在这些人之中，谁的真实底细我们都无法调查。我们所能依据的仅仅是推论。这对我来说倒是使事情加倍有趣了。不能靠例行的调查。一切要凭脑子思考。我问我自己：‘我们能够相信哈德曼自己叙述的经历吗？’我作出了决定，回答是‘能够’。我的主张是我们可以相信哈德曼自己叙述的经历。”

“你是依靠直觉——也就是美国人所说的预感，是吗？”康士坦丁医生说。

“完全不是。我是看可能性大小。哈德曼带着假护照旅行——这马上会使他成为怀疑的目标。如果警察来到现场，他们首先就会把哈德曼扣留起来，同时发电报查询他所叙述的个人经历是否属实。在事情涉及众多乘客的情况下，要确证各人的起初底细是很困难的；在大多数场合，很可能根本不会去查询，尤其是当他们看来并无可疑之处的时候。可是哈德曼的情况却很好查。要么他正是他自己所描绘的那样的人，要么他不是。所以我说一切都将证明是正常的。”

“你不再对他有怀疑了吗？”

“我没有这么说。你误解我了。据我所知，任何一位美国侦探都可能有他自己的理由希望杀死雷切特。不，我说的是我认为我们可以相信哈德曼对他自己的描述。再说，他所讲的关于雷切特找上了他并且雇用了他一事，并不是不可

能的，而且非常可能确是事实，虽然不一定必然是事实。如果我们打算相信它是事实，我们就必须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证实他的说法。我们在希尔德加德·许米特证词中找到了，这倒有些出乎意外。她所描绘的那个她所见到的身穿卧车公司制服的人，和哈德曼的描绘完全吻合。对这两人的说法还有没有其他旁证呢？有的。还有赫伯德太太在她房间里发现的那颗钮扣。而且也还有其他有助于确证这一点的说法，那可能你们没有注意到。”

“那是什么？”

“就是阿布思诺特上校和赫克特·麦奎恩两人都曾提到有个乘务员在他们的房门前走过这件事。他们两人都没有重视这件事，可是先生们，**彼埃尔·米歇尔宣称他除了他已详细说明的那几次之外，没有离开过他的座位**，而那几次离开，也没有一次经过车厢另一头阿布思诺特和麦奎恩所住的那房间的门口。

“因此这种说法，即关于一个穿着卧车公司制服、说话声音像女人的、皮肤黝黑的矮个儿的说法，是以四名证人直接或间接的证明为根据的。”

“一个小问题，”康士坦丁医生说，“如果希尔德加德的说法属实，为什么那个真乘务员没有提起他去应答赫伯德太太的铃声时曾见到过她呢？”

“这一点我想已经解释过了。当他去应答赫伯德太太的铃声时，那侍女正在她女主人的房间里。而当她最后回转到自己房间去时，乘务员正在赫伯德太太的房间里。”

布克先生一直急不可耐地在等待着他们讲完。

“是啊，是啊，我的朋友。”他急忙对波洛说，“尽管我佩服你的细心和你那种稳扎稳打的方法，可是我认为你还没有触及争论点。我们全都同意这个人是存在的。问题是——他到哪里去了？”

波洛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你弄错了。你有点儿本末倒置。我在问我自己‘这个人到哪儿去了’之前，先要问自己‘这个人究竟存不存在’？因为，你知道，假如这个人是捏造出来的——是虚构的——那么要使他失踪不是容易得很吗？所以我试图先确定是否真的存在这么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

“在肯定这么一个人是存在的之后——好吧——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呢？”

“对此只有两个答案，亲爱的。要么他仍然躲在火车上，躲在一个极其别出心裁的地方，我们连想都不会想到。要不然他就是，可以这么说，两个人。那就是说，他既是他自己——雷切特所害怕的那个人——又是车上的一位乘客，化装得很巧妙，连雷切特也没有认出他来。”

“这倒也是一种设想，”布克先生说，脸色顿时开朗。可是紧接着又阴沉下来了，“不过有一个漏洞——”

波洛接过他的话头，说道：

“就是那个人的身高。你是想说这一点吧？所有的乘客，除了雷切特先生的男仆以外，都是身材高大的——那个意大利人、阿布思诺特上校、赫克特·麦奎恩、安德雷尼伯爵，都是。剩下的只有那个男仆了——这种假设，可能性不大。但是还有另一种可能。别忘了还有像女人一样的声音。这

就使我们有了选择了。也许是那个人化装成了女人，要不就是那个人本来就是个女人。高个儿的女人穿了男人的衣服也会显得矮小的。”

“那雷切特早该知道——”

“或许他确实已经知道。或许这个女人已经企图谋害过他，穿着男人的衣服更便于达到目的。雷切特可能已经猜到她还会耍这套诡计，所以他告诉哈德曼注意提防一个男人。不过他还是提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这是一种可能。”布克先生说，“不过——”

“听着，我的朋友。我想现在我该告诉你一下康士坦丁医生注意到的某些前后矛盾的地方。”

他把他和医生一起对死者身上伤口的性质得出的结论详细地谈了一下。布克先生深沉地哼了一声，又用手扶住了头。

“我知道。”波洛深表同情地说，“我完全知道你的感觉。脑袋又发晕了，是不是？”

“整个事情荒唐透顶！”布克先生喊道。

“完全正确。荒唐之至——简直不可能——不可能是这样的。我自己也这样讲。可是，我的朋友，事实就这样摆着！我们无法躲避事实呀。”

“真是发疯！”

“不是吗，我的朋友？发疯到如此地步，以致有时候我老是有那么一种感觉，那就是这件案子实际上一定很简单……

“不过那只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想法’……”

“两个凶手。”布克先生咬牙切齿地说，“而且就在东方快车上。”

这个想法几乎要使他哭出来了。

“现在让我们来使这件荒唐事更加荒唐吧。”波洛神色轻松地说，“昨夜在车上有两名神秘的陌生人。一名是卧车乘务员，他的模样已由哈德曼先生向我们描绘过了，此人也被希尔德加德·许米特、阿布思诺特上校和麦奎恩先生看到了。另一名是个身穿绯红色晨衣的女人——一名身材修长、体态轻盈的女人——彼埃尔·米歇尔、德本汉小姐和麦奎恩先生，以及我本人都看见过她，阿布思诺特上校则可以说是闻到过她的气味！她是谁？车上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有一件绯红色的晨衣。这个女人不见了。她和那个假冒的卧车乘务员是同一个人吗？要不，她真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这两个人现在何处？顺便再问一下，那件卧车公司的制服和那件绯红色的晨衣在什么地方？”

“啊！这倒是个可以拿得稳的问题。”布克先生急切地跳起身来，“我们必须对全体乘客的行李进行检查。不错，一定会有结果。”

波洛也站了起来。

“我可以作一番预测。”他说。

“你知道它们在什么地方吗？”

“我倒有个小小的想法。”

“这么说，在什么地方？”

“你将会在一名男乘客的行李中找到那件绯红色的晨衣，并将在希尔德加德·许米特行李中找到那套卧车公司

乘务员的制服。”

“希尔德加德·许米特？你认为——？”

“不是你所想象的情况。我这么说吧。如果希尔德加德·许米特有罪，那套制服就有可能在她行李中找到，可是如果她是无罪的话，那套制服就一定会在她行李中找到。”

“这怎么会呢——”布克先生刚开口就停住了。

“现在传过来的是什么声音？”他叫道，“好像是开动机车的声音。”

那声音越来越近，其中有一个女人的尖厉的喊叫声和抗议声。餐车尽头的门打开了，冲进来的是赫伯德太太。

“真吓死人了，”她叫道，“真是太吓死人了。在我的手提包里，我的手提包里，一把那么大的刀——上面全是血！”

突然，她朝前一摇晃，昏厥过去，重重地跌倒在布克先生的肩膀上。

第十四章 凶器的证据

布克先生靠的不是殷勤，而是靠使出更多的力气，才把这位晕倒的女人安置好，把她的脑袋靠在桌子上。康士坦丁医生喊了一声餐车的侍者，一名侍者便跑了过来。

“让她的头部这样平放着。”医生说，“等她苏醒过来就给她一些白兰地，明白吗？”

接着他就匆匆随着另外两位一起走了。他的兴趣已完全集中在这桩罪案上了——昏厥的中年妇女丝毫引不起他的关注。

很可能是这些对策才使赫伯德太太很快就苏醒过来了，要不然她可能不会醒得这么快。几分钟之后她就坐起来了，小口小口地喝着侍者送上的小杯白兰地，又开口讲话了。

“我简直没法说那有多吓人了！我想这列火车上任何人

都体会不到我的感情。我从小就一直非常敏感。只要看到一眼鲜血——哎呀——甚至到现在，只要一想起来就感到头晕。”

侍者又把酒杯递了过来。

“再喝一点儿吧，夫人。”

“你认为我最好再喝一点儿吗？我一辈子都不喝酒。任何时候，什么酒我都不碰。我全家都不喝酒。可这也许只是作为医疗——”

她又呷了一口。

这时候波洛和布克先生连同紧跟在他们身后的康士坦丁医生，都已匆匆走出了餐车，顺着伊斯坦布尔车厢的过道走向赫伯德太太的房间。

车上每一位乘客似乎都聚集在房门外边。满面愁容的乘务员正在劝他们回房。

“没有什么可看的。”他说，并用几种语言重复说着这句话。

“请让我过去。”布克先生说。

他的圆胖的身子在那些挡着道的乘客们身边挤了过去，走进那间包房，波洛跟在他后面。

“您来到这儿真使我高兴，先生。”乘务员说着松了一口气。

“所有的人都想要进来。那位美国太太——发出那样的尖叫声——天哪！我真以为她也挨了一刀呢！我跑着过来见她像个疯子那样尖叫着，而且她大声嚷嚷说一定要找到你，接着就走了，一面还扯直了嗓门发出刺耳的叫声，而且走过

谁的房间就告诉谁发生了什么事。”

他还做了个手势，加了一句：

“它就在那儿，先生。我没有碰过。”

在通往邻室的那扇门的门把上，挂着一只大型的花格手提包。在手提包下面的地板上，就在它从赫伯德太太手中跌落下来的那个地方，则是一把直刃匕首——是那种便宜货，东方的赝品，刀柄上刻有浮雕，刀刃越近尖部越窄，上面的斑斑血迹看上去像铁锈。

波洛小心地捡了起来。

“不错，”他低声说，“丝毫不差。这正是我们要寻找的凶器——是吧，医生？”

医生仔细察看着那把刀。

“用不着这么仔细。”波洛说，“上面除了赫伯德太太的指纹之外，不会有别的指纹的。”

康士坦丁只检查了一会儿就说：

“这正是那件凶器。所有的刀伤都是用这把刀戳的。”

“我的朋友，我恳求别这么说。”

医生露出惊讶的神色。

“我们已经被种种巧合压得喘不过气来。昨夜有两个人决心戳死雷切特先生。他们要是都选用同样的凶器，未免巧合得过头了吧？”

“在这一点上，似乎谈不上什么巧合。”医生说，“运到君士坦丁堡市场上来的这种蹩脚的东方匕首，有成千上万把呢！”

“你使我得到了一点儿安慰，可是仅仅是一点儿。”波洛

说。

他若有所思地注视着他面前的那扇门，接着，他拎开了那只手提包，拧一下门把。那扇门纹丝不动。在门把上面约一尺之处装着门闩。波洛拨开了门闩再试一下，那扇门仍然一动不动。

“我们曾在另一边把门闩上了，您还记得吗？”医生说。

“对了。”波洛茫然回答。他心里似乎在想着别的事。他双眉紧蹙，像是困惑不解的样子。

“这就对了，不是吗？”布克先生说，“那个人穿过这间包房。当他关闭身后的这扇门时，摸到了手提包。他灵机一动就马上把那把沾有血迹的刀塞进了包里。他并不曾料到他已把赫伯德太太惊醒，于是他又从另一扇门悄悄地溜到了过道上。”

“照你的说法，”波洛喃喃地说，“事情的经过一定就是这个样子的了。”

可是他脸上的困惑神情并未消除。

“可你还怀疑什么？”布克先生问，“你认为还有什么情况没有得到解答吗？”

波洛急速地瞥了他一眼。

“难道你没有感到这个问题吗？是啊，显然并没有感到。嗯，那只是一个小问题。”

乘务员朝房间里看了一眼。

“美国太太回来了。”

康士坦丁医生显得像是做错了事。他觉得刚才他对待赫伯德太太相当失礼。可是她并没有责备他。她的精力正

集中在另一件事上面。

“我正想说一件事。”她一到房门口就气呼呼地说，“我不打算再在这个单间里呆下去了。今天晚上即使你们给我一百万块钱我也不愿再睡在这里了。”

“可是，太太——”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而我现在就跟你讲清楚，任何这类事我绝不干！哼！我宁可通宵都坐在过道上。”

她开始哭泣了。

“噢！要是我的女儿知道了——要是她现在能看见我，哎呀——”

波洛沉着地打断了她的话。

“您误解了，太太。您的要求是极其合理的。我们马上把您的行李搬到另一间房里去。”

赫伯德太太放下了她的手绢。

“是那样吗？啊，我现在已经感到好过一些了。不过，当然车厢都满员了，除非哪一位先生——”

布克先生说话了。

“太太，您的行李将全部搬出这节车厢。您将在隔壁那节在贝尔格莱德挂上的车厢里住一间包房。”

“哎哟，那好极了。我并不是个反常的神经过敏的女人，只是睡在这间隔壁就躺着死人的房间里——（她打了个寒战）真会使我发疯。”

“米歇尔，”布克先生叫道，“把这些行李搬到雅典—巴黎车厢中的空房间里去。”

“遵命，先生——搬到和这间同一号码的三号房间吗？”

“不。”波洛抢在他朋友之前作了回答，“我认为让太太搬到一间完全不同号码的房间去更好。譬如说，十二号之类。”

“好，先生。”

乘务员提起了行李。赫伯德太太深表感激地转向波洛说：

“多蒙你盛情关照。我很感激，真的。”

“不必客气，太太。我们跟您一起过去，确保您得到妥善的安置。”

赫伯德太太在三个男人的伴送下来到了她的新房间。她高兴地环顾着周围。

“这里很好。”

“对您合适吗，太太？您看，这个房间和您原先住的那间真是一模一样。”

“是这样——只是它的方向相反。不过那没有关系，因为火车一会儿朝这一头开，过一阵又朝那一头开。我对我女儿说过，‘我要坐一间面对火车头的包房，’而她却说，‘嗨，妈妈，那没用，因为要是你上床的时候是朝这一头开，等你睡醒的时候火车又在朝那一头开了。’她说的话的确没错。哦，昨天晚上我们到达贝尔格莱德时是朝这一头开，可是离开贝尔格莱德时却是朝另一头开了。”

“不管怎么样，太太，现在您高兴了，满足了吧？”

“这个，不，我还不能这样说。现在我们陷入雪中，谁也不想办法，而后天我的船就要开走了。”

“太太，”布克先生说，“我们都是同样情况，我们每一个

人都是。”

“这，这倒是真的。”赫伯德太太承认了这一点，“可是别人谁也没有在半夜里有杀人凶手走进他的房间里去过。”

“我还有一点想不通，太太，”波洛说，“如果通往邻室的那扇门是像您说的那样闩住的话，那个人是怎么进您房间的呢？您确实知道那扇门是闩上的吗？”

“这个，是瑞典女士当着我的面闩上的。”

“让我们来重演一次当时的情景。您是躺在床上——这样——那么您自己是看不到门闩的，是吗？”

“是的，因为让手提包挡住了。哎呀，我还得买一只新的手提包。看到这一只，我就感到恶心。”

波洛拎起了那只手提包挂在通向邻室的那扇门的门把手上。

“一点不错——原来如此，”他说道，“门闩刚好在门把手上面——手提包把门闩挡住了。您从躺着的地方并不能看到门闩插上没有。”

“唉，我就是这么给你说的哟！”

“而那位瑞典女士奥尔松小姐，则是这样地站在您和门之间。她插了一下门闩就告诉您已经插上了。”

“就是那样。”

“毫无区别，太太，她可能搞错了。您听懂我的意思了吗？”波洛似乎急于想解释，“门闩只是一段凸出来的金属。往右边一推，就给插上了，往左推，门就没有插上。她可能只是推了一下门，由于门的那一边插上了，所以推不开，而她则以为是在您这一边插上了。”

“这个，我想她也太笨了。”

“太太，最仁慈、最和蔼的人并不永远是最聪明的人啊！”

“当然是这样。”

“顺便问一下，太太，您旅行到士麦那去的时候也是乘火车去的吗？”

“不。我是坐船直接到伊斯坦布尔，是我女儿的一位朋友约翰森先生——真是个非常讨人喜欢的人；我真愿意让你认识他——来接的我，还陪我游览了整个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真让我失望——全倒塌了。至于那些清真寺和套在你鞋子上的那种大块的什么东西——哟，我说到哪儿了？”

“您刚才说到约翰森先生去接的你。”

“对了，他还送我登上一艘法国邮船前往士麦那，我女儿的丈夫就在那边码头上等着我。他要是听说了我在这儿碰到的这些事，不知会怎么说呢！我女儿还说这趟火车是最安全、最方便的呢！她说，‘你只要安坐在自己的包房里，你就会直达巴黎，那里美国捷运公司还会来接你。’可是，上帝，我有什么办法退掉我订的轮船票呢？我应该让他们知道。可是现在看起来是毫无办法了。真是太可怕了——”

赫伯德太太又一次显出眼泪汪汪的样子。

波洛本来已有些不耐烦，这时就抓住了机会。

“您受惊了，太太。应该叫餐车侍者给您送一些茶和饼干来。”

“我还不致那么老爱喝茶。”赫伯德太太噙着眼泪说，“那多半是英国人的习惯。”

“那就喝咖啡吧，太太。您需要喝些兴奋剂。”

“那杯白兰地就使我的脑袋有了一种挺可笑的感觉。我想我就喝一些咖啡吧。”

“好极了。您必须重新鼓起劲来。”

“哎呀，这话说得多么滑稽。”

“可是首先，太太，要办一些例行公事。请允许我检查一下您的行李好吗？”

“为什么？”

“我们即将对全车乘客的行李进行一次检查。我并不想再向您提起那个不愉快的经验，就是您的手提包——还记得吧。”

“嗳呀！那你还是检查一下为好！要是再发生那样一类的意外，我简直受不了。”

检查很快就完毕了。赫伯德太太这次旅行带的行李是不能再少了——一只帽匣、一只质量很次的皮箱以及一只塞得鼓鼓囊囊的旅行袋。这三件行李里面的东西都简单明了，只是赫伯德太太坚持要他们看一下“我的女儿”和两个相当丑的孩子——“我女儿的孩子，淘气吗？”——的相片，这才耽误了些时间，要不然，整个检查绝不会超过两分钟。

第十五章 乘客们行李的证据

波洛在说过各种有礼貌的客气话，并且答应替她叫侍者把咖啡送来之后，就同他的两位朋友一起向赫伯德太太告辞了。

“好啊，我们已经开了头，可是一无所获。”布克先生说，“下一步我们该怎么走？”

“我想，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顺着车厢挨间搜，那就是说，先从第十六号铺位——就是那位和蔼的哈德曼先生那儿——开始。”

正在抽雪茄的哈德曼先生友好地对他们表示欢迎。

“进来吧，先生们——只要进得来就行。这里人一多就显得有点儿挤了。”

布克先生向他说明了他们来访的目的。这位大个儿侦探表示理解地点了点头。

“没有问题。说真的，我还在想你们怎么不及早进行这件事呢。这是我的钥匙，先生们，如果你们要搜查我的口袋，也请搜查好了。要我替你们把旅行包取下来吗？”

“乘务员会取的。米歇尔！”

哈德曼先生的两只旅行包很快就检查通过了。包里带的酒也许多了些。哈德曼先生眨了眨眼睛。

“他们在边境上不常搜查旅行包，只要你把乘务员对付好了就行。我是马上塞过去一卷土耳其钞票，直到现在还没有出过问题。”

“那么到了巴黎呢？”

哈德曼先生又眨了眨眼睛。

“等我到达巴黎的时候，”他说，“喝剩的一点儿就倒在一只外面有洗发水字样的瓶子里。”

“你是不理会《禁酒法》的吧，哈德曼先生。”布克先生微笑着说。

“这个，”哈德曼说，“禁酒法还从来没有使我发过愁呢。”

“啊！”布克先生说，“有卖私酒的地方。”他说出这个词时像是在品尝每一个字。

“你用的美国字眼真古怪，表现力也真强。”他说。

“我还真愿意到美国去走走。”波洛说。

“在美国你将会学到一些进步的方法。”哈德曼说，“欧洲需要觉醒。她现在是半睡眠状态。”

“美国的确是个进步的国家。”波洛表示同意，“美国人也有很多地方令人钦佩。只是——也许是我太古板——可

是我，我发觉美国女人不如我自己国家的女人迷人。法国姑娘或比利时姑娘，风骚、迷人——我想没有人敢碰她。”

哈德曼转过头去看了一会儿窗外的雪景。

“也许你是对的，波洛先生，”他说，“可是我猜想每个民族都是最最喜欢自己的姑娘。”

他眨巴着眼睛，似乎是被雪刺痛了似的。

“有些耀眼，是吗？”他说，“我说，先生们，这件事可使人伤透脑筋了。又是凶杀案，又是大雪等等，什么办法也没有。只是悠悠荡荡消磨时光。我真想跟个什么人找个什么事干干。”

“真正西方的好动精神。”波洛微笑着说。

乘务员把旅行包又放回原处，他们又继续向前，到下一间包房里去了。阿布思诺特上校正坐在一个角落里抽着烟斗看杂志。

波洛说明了来意。上校并未表示异议。他带着两只沉重的皮箱。

“我其余的装备都交船海运了。”他解释说。

上校像大多数军人一样，箱子里装得整整齐齐。检查他的皮箱只花了几分钟。波洛注意到了一盒烟斗通条。

“你总是用同一种通条吗？”他问。

“只要我能搞得到，一般都用这种。”

“哦！”波洛点点头。

这种烟斗通条和他在死者房间里的地上捡到的那根完全一样。

当他们走出房间又到过道上来之后，康士坦丁医生也

谈到了这一点。

“完全一样。”波洛低声道，“我简直不能相信。这完全不符合他的性格，你只要能弄明白这一点，其他一切也就都明白了。”

下一间包房的门关着，那是德拉戈米罗夫娜公主的房间。他们在门上敲了几下，里面发出公主的低沉的声音：“进来。”

布克先生是发言人。他在解释他们的使命时显得非常谦恭有礼。

公主一言不发地听着他讲，她那张蛤蟆样的小脸毫无表情。

布克先生说完后，她平静地说：“如果有必要那样做，那么，先生们，东西都在那儿。钥匙在我的侍女手里，她会帮你们照料这些事的。”

“您的钥匙一直由您的侍女保管吗，夫人？”波洛问。

“当然是的，先生。”

“那么如果在夜里，某一个边境上的海关官员要检查某一件行李呢？”

那位老太太耸了耸肩。

“很难得碰上那样的事。即使碰到，这位乘务员会去叫她的。”

“这么说，您对她绝对信任啰，夫人？”

“我已经告诉过你这一点，”公主平静地回答，“我不信任的人我是不雇用的。”

“是啊，”波洛思索着说，“这个年头，信任确实很重要。

有一个可以信任的、会管家的侍女，或许要比一个时髦的、譬如像那些漂亮的巴黎女郎那样的人，好得多。”

他看到她那副聪明的、乌黑的眼睛慢慢地转悠着最后一下子盯住了他的脸。

“你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波洛先生？”

“没什么，太太。我，没什么意思。”

“有的。你是不是认为我应该用一个漂亮的法国女子来侍候我梳妆？”

“那也许更为常见，太太。”

她摇了摇头。

“许米特对我极为忠实。”她把忠实两字拉得很长，“忠实——那是无价之宝。”

那个德国女人把钥匙拿过来了。公主用德语同她讲，叫她把提箱打开，侍候先生们搜查。她自己站在车厢过道里，望着窗外的雪景，波洛陪着她，而让布克先生去承担检查行李的任务。

她露出一副冷酷的笑容看了他一眼。

“怎么，先生，你不想看一看我的箱子里有些什么东西吗？”

他摇摇头。

“那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太太。”

“你真那么认为吗？”

“就您的情况而言，是的。”

“可是我却是既认识索妮亚·阿姆斯特朗，又很爱她的啊！这下子你觉得怎么样？难道我不会不惜弄脏我的手而

把像卡赛梯那样的无赖杀掉吗？好吧，也许你是对的。”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才说：

“对于那样的人，你知道我会用什么办法来对待吗？我会叫我的佣人：‘把这个人活活打死，再把他扔到外面的垃圾堆上去。’我年幼的时候，人家就是这么干的，先生。”

他仍没有说话，只是注意地听着。

她看着他，突然情绪急躁起来。

“你什么话也不说，波洛先生。你正在想什么事情？我真想知道。”

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

“我在想，太太，您的力量在于您的意志而不在于您的胳臂。”

她低头看着自己的那副纤瘦的、裹着黑色衣袖的胳臂，再往下便是黄黄的、像爪子一样的双手，手指上戴着好几只戒指。

“是这样，”她说，“我的手毫无力量——一点儿也没有。我不知道自己该为此发愁还是高兴。”

接着她忽地转过头去看着她的房间，她的侍女正在那里忙着收拾箱子。

公主打断了布克先生那番道歉的话。

“你用不着道歉，先生，”她说，“车上发生了凶杀案，不得不采取某些行动。就是这么一回事。”

“您真是太仁慈了，夫人。”

她微微仰起了头，看着他们告别。

往下两个房间的门都关着。布克先生停了步，搔搔头。

“见鬼!”他说,“这事就难办了。这两位是外交护照。他们的行李是不受检查的。”

“那是对海关而言。对于一件凶杀案来讲,就不一样了。”

“这我知道。反正都一样——我们不想惹起麻烦——”

“不要自寻烦恼,我的朋友。伯爵和伯爵夫人都会通情达理的。你看德拉戈米罗夫娜公主对这件事表现得多么通情达理。”

“她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妇女。这两位也具有同样的身份,可是那位伯爵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性情不大随和的人。在你坚持要盘问伯爵夫人时,他很不高兴。现在这件事会使他更恼火。我们——呃——把他们略过去吧。无论如何他们同这件案子不会有什么关系的。我们何必去招惹无谓的麻烦呢?”

“我跟你看法不一样。”波洛说,“我确信安德雷尼伯爵会讲道理的。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试一试吧。”

还没有等到布克先生答话,他就在第十三号房门上大声敲起来。

房里叫了一声:“进来。”

伯爵正坐在近门的角落里看报纸。伯爵夫人则在对角的窗边蜷曲着身子。在她的头部后面有一只枕头,看来她刚睡过。

“请原谅,伯爵先生。”波洛开口说道,“请原谅我们打搅。原因是我们正在对车上所有的行李进行检查。绝大部分都不过是例行公事。可是非这样做不可。布克先生提出,

由于你们有外交护照，你们可以有理由要求免检。”

伯爵考虑了一会儿。

“谢谢你们。”他说，“不过我认为我并不想在我这里破例。我宁愿像其他乘客一样，把我们的行李给你们检查。”

他转过脸来问他的妻子。

“我想你不反对吧，埃琳娜？”

“一点也不。”伯爵夫人毫不犹豫地答道。

接着便进行了迅速而多少有些马虎的检查。波洛似乎是想掩饰当前的尴尬局面，不时说一些并无意义的简短的插话，譬如：

当他拎下一只上面烫印着姓名缩写字母的蓝色软皮盒子和一顶冠状头饰时，他说：“你的箱子上的这一张标签全湿了，夫人。”

伯爵夫人并未答理他的话。看样子她确实对这一套做法很恼火，所以她仍然蜷身在那个角落里，茫然地看着窗外，让男人们在她隔壁的房间里搜查她的行李。

波洛在检查快结束时把盥洗盆上面那个小柜子打开，举眼往里面一扫，只见其中有一块海绵、雪花膏、香粉和一只小瓶子，上面标着安眠药字样。

然后双方各说了一些客气话，他们一行人便走出了房间。

下面按次序是赫伯德太太的房房，死者的房间，波洛自己的房间。

他们再往下来到了二等包房。第一间，里面是十号和十一号铺位，分别由玛丽·德本汉和葛蕾塔·奥尔松占用的。

他们进去时德本汉小姐正在看书，而原来正在酣睡的奥尔松小姐则一下子被他们惊醒了。

波洛重复了他那一套话。瑞典女士似乎显得不安，玛丽·德本汉则冷冷地无动于衷。

波洛对瑞典女士说：

“如果你允许的话，小姐，我们想先检查你的行李，然后或许可以请你到美国太太那里去看看她现在怎样了。我们已请她搬到隔壁一节车厢的一间包房里去了。可是她由于发现了那样东西，情绪仍旧不安。我已经让侍者给她送咖啡去了，不过我觉得她是那种最最需要有人跟她讲话的人。”

那位善良的女士马上产生了同情心。她答应马上去。那位可怜的太太本来已经因这次旅行和远离自己的女儿而心烦意乱了，又加上这件事，一定对她的神经造成极大的刺激。是啊，她当然得马上去——她的箱子并没有上锁——她还得带去一些氯化铵。

她急匆匆地走了。她的行李很快就检查完毕，里面的东西简单到极点。她显然还没有注意到她帽盒里的铁丝不见了。

德本汉小姐放下了书。她注视着波洛。当他问到她时，她把她的钥匙交给了他。然后，当他拎下一只箱子把它打开时，她说：

“你为什么要把她支走，波洛先生？”

“我吗，小姐？这——去照顾那位美国太太啊。”

“真是个好借口——可依然是个借口。”

“我明白你的意思，小姐。”

“我想你非常明白。”

她笑了笑。

“你是想留我一个人在这儿，不是吗？”

“这是你要我这么说的吧，小姐。”

“我还能要你这么想吗？我想我也做不到。你早就已经这么想了。这话没有错吧？”

“小姐，我们有一句格言——”

“做贼心虚[1]；你想说的就是这句吗？你该相信我还有一定的观察力和常识。不知道你凭什么硬以为我对这件恶心事有所了解——被杀害的这个人我过去又从未见过。”

“那是你自己的想象，小姐。”

“不，完全不是我的想象。不过我认为，不说真话，不把事情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而只是旁敲侧击，简直是浪费时间。”

“原来你不喜欢浪费时间。你喜欢直截了当，喜欢直话直说。好吧，我给你直话直说吧。我在从叙利亚一路过来的旅途中偶然听到了几个字眼，我想问问你这几个字眼的含义。在科尼亚车站时，我曾走下火车来，像英国人所说的那样，‘伸伸腿’。在茫茫夜色中，小姐，我听到了你和上校的声音。你对他说，‘别在这会儿。别在这儿。等这件事全部结束之后。等到一切都成为过去之后。’你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小姐？”

她非常冷静地说：

---

① “做贼心虚”原著为法文。——译注。

“你以为我是指——谋杀吗?”

“现在是我在问你,小姐。”

她叹息了一声——茫然出了一会儿神。然后,像是振奋一下自己,说道:

“那些话是有意义的,先生,不过那意义我不能告诉你。我只能以名誉向你作庄严的保证,雷切特这个人在这次火车上见到他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那么——你拒绝说明那些话的意思吗?”

“如果你要那么说,那就——是的,我拒绝。那些话同我原来承担的一项任务有关。”

“这项任务现在已经结束了吗?”

“你这话什么意思?”

“任务已经结束了,是不是?”

“你为什么这么认为?”

“听我说,小姐,我还得向你提起另一件事。在我们即将抵达伊斯坦布尔那一天,火车误了点。你当时非常着急,小姐。你是相当冷静,颇能自制的人,但是你失去了那种冷静。”

“我不希望耽误我换车。”

“你说是这样说。可是,小姐,每天都有东方快车从伊斯坦布尔开出。即使你错过一次换车机会也不过耽误你二十四小时而已。”

德本汉小姐第一次露出了要发脾气的样子。

“你似乎并不知道人家可能有朋友在伦敦迎候,并且耽误一天就会打乱各种安排,造成一大堆麻烦。”

“啊，是那样吗？有朋友在迎候你吗？你不想替他们造成不便吗？”

“那当然。”

“那就——奇怪了——”

“奇怪什么？”

“在这次车上——我们又耽搁下来了。而这次耽搁比上次更严重，因为毫无可能给你朋友打一份电报或者通一次长——长什么——”

“长途？你是说电话吧。”

“啊，是啊，就是你们英国人所说的‘跑得满多—考尔’[1]。”

玛丽·德本汉禁不住笑了一下。

“那叫‘春克—考尔’，”她纠正了他，“是的，正如你所说的，无法取得任何联系，既不能打电报又不能通电话，真是急死人了。”

“然而，小姐，这次你的态度不大相同了。你不再显得着急了。你很冷静，也很达观。”

玛丽·德本汉脸上微泛红晕，咬着嘴唇。她不再想笑了。

“你不回答我吗，小姐？”

“对不起。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可回答的。”

---

[1] 英国人称长途电话为“春克——考尔”(Trunk Call)，其中“春克”一词亦可作“衣箱”解。波洛把“春克”误作“跑得满多”(portemanteau)，因为“跑得满多”一词来自法语，亦为“衣箱”之意。——译注。

“解释一下你改变态度的原因，小姐。”

“你不认为你这样有点无事生非吗，波洛先生？”

波洛把两手一摊，表示出抱歉的姿态。

“也许我们当侦探的都有这个毛病。我们希望见到人们的行为始终如一。我们对人们情绪的变化是不会放过的。”

玛丽·德本汉没有答话。

“你跟阿布思诺特上校很熟吗，小姐？”

他料想，改变一下话题可以消除她一些紧张情绪。

“我是在这次旅途中第一次和他相识的。”

“你有没有什么理由怀疑他可能认识雷切特这个人？”

她断然摇摇头。

“我可以肯定他并不认识雷切特。”

“为什么你敢这样肯定呢？”

“根据他说话的那副样子。”

“可是，小姐，我们却在死者的房间里的地上发现了一根烟斗通条。而阿布思诺特上校是这列火车上惟一抽烟斗的人。”

他仔细地观察着她，可是她既不显得惊讶又不流露感情，仅仅说道：

“瞎扯。简直荒唐。阿布思诺特上校是世界上最不可能同犯罪的事——特别是同这种复杂离奇的案子”——有牵连的人。

这恰恰是波洛自己的想法，以致他感到自己几乎准备对她的看法表示赞同了。可是他却说：

“我必须提醒你的是你还不太了解他，小姐。”

她耸了耸肩。

"这类人物我了解得够充分的了。"

他十分温和地说：

"你仍然拒绝告诉我那句话——'等到一切都成为过去之后'——的意思吗？"

她冷冷地说：

"我没有更多的话好说了。"

"那也没关系。"赫尔克里·波洛说，"我会查明白的。"

他鞠了个躬，走出了房间，顺手拉上了房门。

"那样做是否明智，我的朋友？"布克先生问，"你使她加强了戒备——通过她你也使上校加强了戒备。"

"我的朋友，如果你想逮住兔子，就得把一只雪貂放进洞里，要是兔子在里面，它就会逃跑。我所做的就是这么件事。"

他们走进了希尔德加德·许米特的房间。

那个女人已经站在那里等着，她的表情是恭恭敬敬的，然而是冷漠的。

波洛迅速地朝她座位上那只小箱子里的全部东西瞥了一眼。然后他示意乘务员把那只较大的提箱从行李架上取下来。

"钥匙呢？"他问。

"并没有上锁，先生。"

波洛按开了搭扣，揭起了箱盖。

"啊哈！"他叫了一声，转向布克先生说，"你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吗？你看一眼这儿！"

箱子里的浮面上是一套匆忙折叠起来的卧车公司的棕色制服。

那个德国女人的不动声色的样子突然发生了变化。

"哎呀!"她叫道,"那不是我的东西。不是我放在箱子里的。自从离开伊斯坦布尔以来,我就没有打开过这只箱子。真的,真是这样,我说的是真话。"

她用恳求的目光从这个人看到那个人。

波洛温和地扶着她胳臂,抚慰地说:"不,不,没有什么事。我们相信你。不要激动。我相信你没有把这套制服藏在箱子里,就像我相信你是个好厨师一样。明白吗?你是个好厨师,不是吗?"

她感到莫名其妙,不觉笑了笑。

"是的,是那样。我所有的女主人都这样说过。我——"

她停住了。她张着嘴,又露出惊恐的神色。

"别,别。"波洛说,"我向你保证什么事都没有。让我告诉你这事是怎么发生的吧。这个人,就是你碰见的身穿卧车公司制服的那个人,从死者的房间里出来。他撞上了你,得算他运气不佳。他原来希望不被人看见。下一步怎么办?他必须把这套制服扔掉。因为这时候这套制服不仅保不了安全,反倒会带来危险。"

他的目光扫向布克先生和康士坦丁医生,他俩都在聚精会神地听他讲。

"车外一片大雪。大雪打乱了他的计划。他把这套制服藏到哪里去好呢?包房没有一间是空的,都有人住。也不然,他走过一间房间,看见开着门,里面没有人。那一定是他刚

才撞上的那个女人的房间。他溜了进去，脱下制服，匆匆塞进了行李架上的那只箱子里面。估计暂时还不会被人发现。"

"接下来怎么样?"布克先生说。

"那我们还得研究。"波洛说，同时使了一个告诫的眼色。

他拿起那件制服，从上往下第三颗钮扣短缺。波洛把手伸进那衣服的口袋，拿出来一把乘务员用的通用钥匙，那把通用钥匙可以用来打开所有的单间包房的门。

"这就解答了那个人怎么能穿过锁着的门的问题了，"布克先生说，"你刚才向赫伯德太太提的问题是不必要的。不管房门是否上了锁，那个人都能轻而易举地穿过那扇连通两个房间的门。其实呀，既然他可以有一套卧车公司的制服，为什么他不会有一把卧车公司包厢的钥匙呢?"

"真是，为什么不呢。"波洛说。

"我们真该早料到这一点。你可记得米歇尔说过在他走过来应答赫伯德太太的铃声时，她那扇通往过道的房门是锁着的。"

"正是这样，先生。"乘务员说，"所以我才以为那位太太一定是在做梦。"

"可现在，问题很容易了。"布克先生接着说，"那个人毫无疑问也想把那扇相通的门重新锁上的，或许是他听到了床上有什么动静，使他着了慌。"

"现在我们只需要把那件绯红色的晨衣找到就行了。"波洛说。

“对。这最后两个房间都是男客人占用着。”

“我们也要照样搜查。”

“啊！肯定要查的。而且，我还记得你说过的话。”

赫克特·麦奎恩表示乐于接受搜查。

“我倒宁愿你们来查。”他说着露出了一副苦笑，“我觉得自己肯定是全车厢嫌疑最大的人物。你们只要能找到一份遗嘱，上面说那老头儿把全部财产都归我继承，那就差不多可以定案了。”

布克先生向他投以猜疑的目光。

“那只是开开玩笑。”麦奎恩赶忙说，“其实他一分钱也不会留给我的。我只不过对他有用而已——语言方面等等。要知道，如果你除了标准的美国话之外其他语言都不会说，你就很容易败在别人手下。我自己并不是语言学家，可是我知道怎样用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说那些在买东西和住旅馆时用得着的片言只字。”

他的嗓门比平常高了一些。仿佛他对这场搜查略感不安，尽管他表示乐于接受。

波洛出来了。

“什么也没有，”他说，“甚至能沾上点边的遗赠物都没有！”

麦奎恩叹了一口气。

“啊，那就解除了我的思想负担了。”他诙谐地说。

他们往前走到最后一间包房。对大个子意大利人和对那男仆的行李进行检查的结果仍是一无所获。

三个人站在车厢的末端面面相觑。

“下一步怎么走?”布克先生问。

“我们回到餐车中去。”波洛说,“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所能知道的一切。我们听取了乘客们的证词,从他们的行李里找到了证物,并亲眼看了证物。我们不能期望得到更多的帮助了。现在该是我们运用头脑来思考的时候了。”

他伸手到口袋里去掏烟盒,里面是空的。

“我去一会儿就来。”他说,“我需要香烟。这件案子非常棘手,非常古怪。那件绯红色晨衣是谁穿的?现在又在哪儿?我真希望能知道。这件案子中有某些事情——某些因素——我还没有抓到!案情复杂是由于有人故意要使它复杂。不过,我们还得研究。请原谅我离开一会儿。”

他沿着车厢过道匆匆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他记得在他的某一只皮箱里还存放着几盒香烟。

他把皮箱取下行李架,按开了搭扣。

接着,他不禁倒退了一步,两眼发愣。

在他箱子里的浮面上放着一件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绯红色的薄绸晨衣,上面还绣着几条龙。

“竟是这样。”他喃喃自语,“居然这么干。向我挑战了。很好。我应战。”

第三部　赫尔克里·波洛
静坐思考

第一章 他们之中哪一个

波洛走进餐车时布克先生正和康士坦丁医生谈着话。布克先生显得神情沮丧。

他见到波洛时便说："来吧。"

然后在他的朋友坐下来时他又说：

"如果你能破这件案子，亲爱的，我就相信世界上真有奇迹了！"

"这件案子使你心烦意乱了吧？"

"那当然。我简直摸不着头绪。"

"我也是这样。"医生说。

他以好奇的目光看着波洛。

"老实说，"他说，"我真猜不出下一步你打算怎么走。"

"猜不出吗？"波洛一边思索着说。

他掏出香烟盒，点燃了一支细细的香烟，眯缝着双眼。

"对于我来说,那正是这件案子有意思的地方,"他说,"一切正常的办案路子都行不通了。我们听的这些人的证词都是真话还是谎话?我们无法得知——除非我们自己能想出新的办法来。这对这个——我们的脑子,是个锻炼。"

"说得真好呀。"布克先生说,"可是你有什么可依据的呢?"

"我刚跟你说过。我们听取了乘客们的证词,并且亲眼看了证物。"

"乘客们的证词——真是动听之至!可就是什么情况也没有说出来。"

波洛摇摇头。

"我不同意,我的朋友。乘客们的证词提供了若干有趣的东西。"

"真的吗?"布克先生仍是怀疑的口吻,"我怎么没有发觉。"

"那是因为你没有好好听。"

"好吧,告诉我——我漏听了些什么?"

"我只要举一个例子——我们听取的第一篇证词——就是年轻的麦奎恩的证词。在我听来,他说出了一句重要的话。"

"是关于信件的吗?"

"不是,不是关于信件。据我所记得的,他说的是:'我们到处旅行。雷切特先生想周游世界。可是吃亏在不懂外语。我的工作与其说是秘书,不如说是跟班'。"

他的目光从医生的脸上转移到布克先生的脸上。

"怎么？你还没有听出来吗？真是不可原谅——因为你刚才又碰上第二次机会，刚才他说，'如果你除了标准的美国话之外其他语言都不会说，你就很容易败在别人手下'。"

"你是说——"布克先生依然感到迷惑不解。

"啊，你是要人家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才能听懂啊。好吧，他是说：雷切特先生不会说法语。可是，当乘务员昨天晚上过来应答他的铃声时，却是一个说法语的声音告诉他弄错了，用不着他来服务了。况且，所用的语句还非常符合法语习惯，绝不是一个只懂得几个法语单词的人讲得出来的。'没有什么事，我自己搞错了。'"[1]

"不错。"康士坦丁兴奋地叫了起来，"我们真该想到这一点！我记得当你把那句话重复给我们听时，你是加重了语气说的。现在我懂得你当时为什么不愿相信那只凹痕很深的金表的证据了。早在一点差二十三分时雷切特已经死了——"

"那个答话的人正是凶手！"布克先生激动地接过了话。

波洛举起了一只手，表示异议。

"我们先不要过早下结论。我们也不要说过了头，超出我们实际知道的情况。我认为，比较妥当的说法是，在一点差二十三分时有另外一个人在雷切特的房间里，而且那个人要么是法国人，要么就是能说流利的法语。"

"你真是非常谨慎，老朋友。"

"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前进。我们尚无确切证据能证明

---

[1] 此句原著为法文。——译注。

雷切特是在那个时间死的。”

“当时有一声喊叫把你惊醒了。”

“是的，那是事实。”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布克先生若有所思地说，“这一发现并没有对事情有任何重大影响。你听到隔壁有人走动。那个人并不是雷切特而是另一个人。他毫无疑问是在擦掉手上的鲜血，清除犯罪的痕迹，烧掉能暴露罪行的信件。然后他一直等到听不到任何声响时为止。当他认为周围环境已绝对安全，可以通行无阻时，他就把雷切特的房门从里面锁上并搭上链条，然后打开了通往赫伯德太太房间的那扇门，溜了过去。事实上那和我们所想象的完全一样——不同的只是雷切特被害的时间要早大约半个小时，而把表拨到一点一刻是为了制造犯罪时不在现场的证据。”

“这个犯罪时不在现场的证据可并不怎么出色。”波洛说，“表上的时针指着一点一刻——那正是那个人离开犯罪现场的时刻。”

“是啊。”布克先生有些迷惑不解地说，“那么你看这只表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表上的针被拨动过——我只说如果——那么表上的针所表明的时间必定是有某种意义的。人们的自然反应将是：凡是能提出可靠的证据，证明当时——就此案而论亦即一点一刻——不在犯罪现场的人，都在被怀疑之列。”

“不错，不错。”医生说，“说得有理。”

“我们还必须稍微注意一下那个人进入房间的时间。他什么时候能有那样的机会呢？除非我们假定那位真正的乘

务员与之同谋，不然的话那人只有一个时间有可能那样做——就是在火车停在文科夫戚的时候。在火车离开文科夫戚之后，乘务员坐的地方正面对着车厢的过道，而任何一名乘客很少会去注意一名身穿卧车公司制服的服务员。能够发觉一名冒充的乘务员的人，只有那位真正的乘务员。可是当火车停在文科夫戚的时候，乘务员下车到月台上去了。那当然就畅通无阻了。”

“那么，根据我们前面的推理，那个人必定是乘客之一。”布克先生说，“我们再回到前面来说吧。是乘客之中的哪一个呢？”

波洛露出了笑容。

“我已经开列了一张单子。”他说，“你如果看一看，或许会使你恢复一下记忆。”

医生和布克先生一起仔细看着那张单子。上面是按照传唤乘客的顺序写成的，字写得很工整，颇下了一番功夫。

赫克特·麦奎恩——美国公民。六号铺位。二等房间。

动机：可能出自同死者的关系？

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自午夜至凌晨两点）

午夜至一点三十分可由阿布思诺特上校证明，一点一刻至两点可由乘务员证明。

不利的证据：无。

可疑的情况：无。

乘务员——彼埃尔·米歇尔——法国公民。

动机：无。

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自午夜至凌晨两点）十二点三十七分波洛听到雷切特房中发出说话声的同时，看到乘务员在过道上。自一点至一点十六分则有其他两名乘务员证明。

不利的证据：无。

可疑的情况：所找到的那套制服是一个对他有利的因素，因为凶手似乎本想使乘务员蒙受嫌疑。

爱德华·马斯特曼——英国公民。四号铺位。二等房间。

动机：可能出自同死者的关系，他是死者的男仆。

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自午夜至凌晨两点）有安东尼奥·福司卡累利作证。

不利的证据或可疑的情况：无。但就身材而论，他是惟一恰好能穿那套卧车公司制服的人。不过，他不大可能会说很好的法语。

赫伯德太太——美国公民。三号铺位。头等房间。

动机：无。

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自午夜至凌晨两点）无。

不利的证据或可疑的情况：关于她屋中有人进入的说法已由哈德曼的证词和许米特的证词所证实。

葛蕾塔·奥尔松——瑞典公民。十号铺位。二等房间。

动机：无。

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自午夜至凌晨两点）可由玛丽·德本汉证明。

附注：她是最后一个见到活着的雷切特的人。

德拉戈米罗夫娜公主——归化的法国公民。十四号铺位。头等房间。

动机：与阿姆斯特朗一家有深交，并为索妮亚·阿姆斯特朗的教母。

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自午夜至凌晨两点）有乘务员及侍女作证。

不利的证据或可疑的情况：无。

安德雷尼伯爵——匈牙利公民。外交护照。十三号铺位。头等房间。

动机：无。

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自午夜至凌晨两点）可由乘务员证明——不包括自一点至

一点一刻这段时间。

安德雷尼伯爵夫人——同上。十二号铺位。

动机：无。

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自午夜至凌晨两点）服用安眠药后便睡觉。有其丈夫作证。她的柜子上面有安眠药的药瓶。

阿布思诺特上校——英国公民。十五号铺位。头等房间。

动机：无。

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自午夜至凌晨两点）同麦奎恩聊天至一点半。回至自己房间后就没有离开过。由麦奎恩及乘务员证实。

赛勒斯·哈德曼——美国公民。十六号铺位。头等房间。

动机：尚不了解。

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自午夜至凌晨两点）并未离开房间。由麦奎恩和乘务员证实。

不利的证据或可疑的情况：无。

安东尼奥·福司卡累利——美国公民（意大利血

统)。五号铺位。
二等房间。

动机:尚不了解。

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自午夜至凌晨两点)可由爱德华·马斯特曼证明。

不利的证据或可疑的情况:无。然则本案中的凶器或许可以说合乎他的脾气(参考布克先生的意见)。

玛丽·德本汉——英国公民。十一号铺位。二等房间。

动机:无。

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自午夜至凌晨两点)可由葛蕾塔·奥尔松证明。

不利的证据或可疑的情况:波洛听到的谈话以及她拒绝对那次谈话作出解释。

希尔德加德·许米特——德国公民。八号铺位。二等房间。

动机:无。

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自午夜至凌晨两点)可由乘务员和她的女主人证明。在床上睡觉,约于十二点三十八分被乘务员叫醒,就到她女主人房里去。

附注:乘客们的证词得到了乘务员的支持,即

自午夜至凌晨一点(当乘务员到隔壁一个车厢中去之时)以及自一点十五分至两点,都没有人进出过雷切特的房间。

“这张单子,你要知道,”波洛说,“只是对我们听取过的证词所作的摘要。这样开列是为了看起来方便。”

布克先生做了一个鬼脸,把单子交还了他。

“这并不能给我什么启发。”他说。

“也许另外这一张你会觉得更对你的胃口。”波洛微微一笑,把第二张单子递给了他。

第二章 十个问题

在那张单子上写着：

需要解释的事情

1. 那条上面绣着 H 字母的手绢是谁的？
2. 那根烟斗通条，是阿布思诺特上校掉落的，还是别人掉落的呢？
3. 那件绯红色晨衣是谁穿的？
4. 化装成卧车公司乘务员的那个男人或女人究竟是谁？
5. 表上的针为何指着一时十五分？
6. 凶手是在那个时刻下手的吗？
7. 是比那时还要早？
8. 是比那时还要晚？

9. 我们有无把握说戳死雷切特的人不止一个?

10. 对他的伤口还能有什么其他的解释?

"好吧,让我们来看看能够干些什么吧!"布克先生对这些问题对他的才智所作的考验感到颇有兴味,"从手绢开始。我们大家一定要有条有理地进行。"

"那是肯定的。"波洛说,满意地点点头。

布克先生多少带着一副教导别人的态度继续说道:

"那个缩写字母H同三个人有关联——赫伯德太太、德本汉小姐——她全名之中的第二部分叫赫迈奥妮,以及那个侍女希尔德加德·许米特。"

"哦,那她们三个人中是谁呢?"

"那很难说。但是我想我该投德本汉小姐的票。她也很可能惯于用第二个名字而不用第一个名字。而且她已经涉及到一些嫌疑。你听到的那几句谈话,亲爱的,当然有点儿不平常,而她拒绝把那几句话解释清楚,其中就更有文章了。"

"要我投票,我就投那美国太太的票。"康士坦丁医生说,"那是一块非常贵的手绢,而美国人则众所周知是不在乎多花钱的。"

"那么你们二位都排除了那个女仆了?"波洛问。

"是的。正如她所说的那样,那样的手绢是只有上流社会的人才用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烟斗通条问题。是阿布思诺特上校掉落的呢,还是别人掉落的呢?"

“这比较困难些。英国人的习惯并不是捅刀子。这一点你说得对。我的看法倾向于另外有人把烟斗通条掉落在房间里，目的是陷害那位长腿英国人。”

“正如你所说的，波洛先生，”医生插话说，“两个线索都出于疏忽，未免过分了。我同意布克先生的看法。那块手绢是真正出于疏忽，因此才无人认领。而烟斗通条则是个假线索。为了证明这一点，你可以注意到阿布思诺特上校对此毫无难色，毫不迟疑地承认自己吸的是烟斗，用的正是那种样子的通条。”

“你的推理不错。”波洛说。

“第三个问题——那件绯红色晨衣是谁穿的？”布克先生接着说，“这一点我得承认自己毫无头绪。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吗？康士坦丁医生。”

“没有。”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能认输了。下一个问题至少还有可能解答吧。穿那套卧车公司制服冒充乘务员的那个男人或女人是谁？这个，有几个人肯定可以排除在外。哈德曼、阿布思诺特上校、福司卡累利、安德雷尼伯爵和赫克特·麦奎恩全都个子太高。赫伯德太太、希尔德加德·许米特和葛蕾塔·奥尔松都身子太宽。剩下来只有那个男仆、德本汉小姐、德拉戈米罗夫娜公主和安德雷尼伯爵夫人了——他们之中听起来谁也不！葛蕾塔·奥尔松和安东尼奥·福司卡累利都曾在各自的证词中保证德本汉小姐和男仆没有离开过各自的房间。希尔德加德·许米特则坚称自己是在公主的房里，而安德雷尼伯爵已告诉我们说他的妻

子曾服用了安眠药。这样看来似乎谁也不可能还去冒充乘务员了——这真是荒谬之至！”

“我们的老朋友欧几里德就这么说过。”波洛喃喃自语。

“一定是那四个人中的一个。”康士坦丁医生说，“除非另有外人，找到了藏身之处——不过我们已经都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事。”

布克先生又看单子上的下一个问题。

“第五个问题——那只损坏的表上的针为什么指着一点十五分？我只能想出两种解释。或者是凶手为了要制造他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而把表针拨到那个时刻的，可是当他想离开房间时听到了外面有人声而无法离开。或者是——慢着——我开始有一个新的想法——”

另外二位恭恭敬敬地等着他讲下去，而布克先生则在拼命开动脑筋。

“有了，”他终于说，“拨动表针的并不是那个穿卧车公司制服的凶手！而是我们称之为第二凶手的那个——左撇子——也就是那个穿绯红色晨衣的女人。她是后来进去的，她把表针往回拨，以便为自己制造一个当时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

“真妙。”康士坦丁医生说，“设想得真不错。”

“事实上，”波洛说，“她是在黑暗中戳他的，并不知道他已经死了，可是不知怎么竟能推断出他的睡衣口袋里还有一只表，把它取了出来，盲目地把表针往回拨了拨，又在表上弄出了那必不可少的凹痕。”

布克先生冷冷地望着他。

“你自己能提出更好的解释吗?”他问。

“目前——没有。”波洛说。

“那没有关系。”他继续说,“我想你们两位谁也没有充分注意到有关那只表的最有趣的地方。”

“第六个问题是不是谈时间?”医生问,“对那个问题——凶手下手的时刻是不是一点十五分——我的回答是:不是。”

“我也同意。”布克先生说,“下一个问题是‘是比那时还要早?’我的回答是:是的。你同意吗,医生?”

医生点点头。

“同意。可是下一个问题是‘是比那时还要晚?’也可以给予肯定的答复。你的推理我是同意的,布克先生。而且我想,波洛先生也是同意的,虽然他不想明确表态。第一名凶手在一点十五分之前来到,第二名凶手在一点十五分之后来到。至于谈到左撇子问题,我们是不是该设法弄清楚这些乘客里面谁是用左手做事的?”

“这一点我倒并没有完全忽略。”波洛说,“你们也许已注意到,我曾让每名乘客或者写下他们的姓名或者写下他们的住址。不过单凭这一点也不能就下结论,因为有些人做某些事时用右手,而做另外一些事时又用左手。有的人用右手写字,可是用左手打高尔夫球。话虽这么说,让他们写一写还是有用的。每一个受到询问的乘客都用右手执笔——惟一的例外是德拉戈米罗夫娜公主,她拒绝写什么东西。”

“德拉戈米罗夫娜公主?不可能。”布克先生说。

“她有没有足够的力气去戳那一刀,造成那个与众不同

的、用左手戳成的刀痕，我怀疑。"康士坦丁医生深表疑虑地说，"那一刀是要费相当力气的。"

"女人使不出那样大的力气吗？"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上了年纪的女人没有那么大的劲儿，而德拉戈米罗夫娜公主的身体又特别弱。"

"那也可能是个精神战胜肉体的问题。"波洛说，"德拉戈米罗夫娜公主的个性极强，她有超乎寻常的意志力。不过暂时我们还是把这个问题撂一撂吧。"

"往下是第九个和第十个问题。我们有无把握说戳死雷切特的人不止一个，对他的伤口还有什么其他解释？据我看，从医学角度来讲，对这些伤口不可能有其他解释。如果认为会有一个人先是轻轻地扎他一刀，然后又重重地扎他一刀，先是用右手扎，接着再用左手扎，而过了一会儿，就说半小时之后吧，又在这个死人身上再扎上几刀——这是说不通的。"

"是的，"波洛说，"这样是说不通。你认为要是有两名凶手就说得通了吗？"

"你自己也说过，除此之外还能作什么解释呢？"

波洛的眼睛直愣愣地望着前方。

"这正是我在问我自己的问题。"他说，"这正是我不断地问我自己的问题。"

他把背往后靠了靠。

"从现在起，一切都靠这儿了。"他轻轻地叩了一下脑门，"我们经过讨论已经把问题都摆出来了。全部案情都已摆在我们的面前——安排得整整齐齐，有条不紊。乘客们都

一个个坐到这里来过，发表过各人的证词。我们已经知道了能够知道的一切——来自外界的一切……"

他朝着布克先生露出了亲切的笑容。

"我们曾开玩笑地说过——这是一桩要求静静地坐下来推想出真象的差事，记得吗？好啦，现在我该把我的理论付诸实践了——就在这里，在你们面前。你们二位必须也是这样办。咱们三人都闭上眼睛，开始思考吧……"

"乘客中有一人或几人杀死了雷切特。凶手是谁呢？"

第三章 若干有启发性之点

差不多过了一刻钟之后他们中才有人说话。

布克先生和康士坦丁医生一开始便按照波洛的教导去做。他们试图冲破由相互矛盾的细节构成的迷阵，找出一个清楚明确的答案。

布克先生的思路大致是这样发展的：

“毫无疑问我必须思考。但是就这件事本身而言，我已经思考过了……波洛显然以为这个英国女郎在其中有牵连。我不能不认为那是极不可能的事……英国女人都冷若冰霜。也许那是因为她们身段都不美的缘故……不过问题不在这里。看起来那个意大利人没有可能干那个事——真可惜。我想那个英国男仆说那个意大利人没有离开过房间该不是在说谎吧？他有什么必要说谎呢？要收买一个英国人是不大容易的，很难下手。这件案子真是极大的不幸。真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了结。救援火车的工作一定正在进行。这些国家办事真拖沓……不等上几个小时是不会有人想起要干些什么事的。而这些国家里的警察，跟他们打交道是最伤脑筋的事了——态度傲慢、那副自命高贵的样子谁都碰不得。这件案子会被他们大肆宣扬，因为他们难得碰上这么一次机会。一下子所有的报纸都会登出这一案件的消息……”

从那里往后，布克先生的思想便沿着一条陈腐的老路奔驰了，他那条思路早就用过几百次了。

康士坦丁医生的思路是这样的：

“这个小矮个儿，真是怪人。他是个天才？还是个怪物呢？他能解决这件疑案吗？不可能。我看不出有什么解决办法。这件案子的情节太复杂了……也许他们人人都在撒谎……不过即便如此也无补于事啊。他们全在撒谎也罢，全说真话也罢，反正都是乱成一团。那些伤口真是奇怪。我真无法理解……如果他是被枪弹打死，就会容易理解得多——枪手这个词毕竟表示还得用枪。美国真是一个古怪的国家。我也愿意到那儿去。它是那么进步。等我回家之后我一定要找到狄密特里乌斯·扎高恩——他去过美国，所有的现代思想他都具备……我真想知道姬亚现在在干什么。如果我妻子一旦发觉——”

他的思路完全岔到私事上面去了。

赫尔克里·波洛坐在那里纹丝不动。

人们或许会以为他已经睡着了。

可是接着，在经过一刻钟的彻底肃静之后，他的眉毛突

然开始慢慢地朝上抬去。他发出轻微的叹息。悄声自语道：

“尽管如此，可是，为什么不呢？而如果是这样——如果是这样，那么一切就都讲得通了。”

他睁开眼睛。他的眼睛绿得像猫眼睛一样。他柔声柔气地说：

“好吧。我已经思考过了。你们呢？”

那两位都正在沉湎于各自的回忆之中，被他一问才猛然惊醒过来。

“我也思考过了。”布克先生略带愧色地回答，“可是我并没有得出结论来。阐明罪行可是你的本行，不是我的本行，我的朋友。”

“我也极其认真地回想了一番。”医生毫无惭容地说，赶紧把自己的思想从某些色情的念头中扭转回来，“我考虑过好多有可能性的推测，可是一个也不满意。”

波洛和蔼地点着头，意思似乎是说：

“不错。这样回答正合适。你们已给了我所期望得到的提示。”

他身子坐得笔直，挺起胸，捋了一下胡髭，像一个在群众大会上发言的熟练的演说家那样说道：

“我的朋友，我已在头脑里回顾了全部事实，并且也独自对乘客们的证词作了检查，结果是这样：虽然还看得不十分清楚，但是我看到了某些解释足以把我们所知道的事实掩盖起来。那是很奇怪的解释，而我直到目前也还不敢肯定这种解释是否真实。要确切弄清楚这一点，我还必须进行一些试验。

“我想先提一下某些在我看来颇能发人深思的事实。先说一下布克先生在我们第一次一起在这列火车上用餐时，就在这个地方对我说的一句话吧。他说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周围有各个阶级的人，各种年龄的人，和各种国籍的人。这种情况发生在这样一个时节是很少见的。例如，雅典—巴黎车厢和布加勒斯特—巴黎车厢都几乎无一乘客。还不要忘记，有一名乘客并没有来乘车。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接着还有一些细枝末节我也认为颇为发人深思——例如，赫伯德太太的手提包的位置；阿姆斯特朗太太的母亲的名字；哈德曼的侦查方法；麦奎恩暗示我们发现的烧焦的纸条是雷切特自己烧掉的；德拉戈米罗夫娜公主的教名，以及一份匈牙利护照上的一块油渍。”

那两位的眼睛凝视着他。

“这些事你们是否也感到有所启发呢？”波洛问。

“一点没有。”布克先生坦白地说。

“那么医生先生呢？”

“我一点儿也没有听懂你在说些什么。”

这时，布克先生抓住了他的朋友刚才提到的一件就摆在眼前的事，在那堆护照里挑拣起来。他哼了一声，拣出了安德雷尼伯爵和伯爵夫人的护照，并把它打开来。

“你说的就是这个污迹吗？”

“是的。这是个新沾上的油渍。你注意到它玷污的位置了吗？”

“在描述伯爵夫人的文字内容开始的地方——确切一些讲，就是在她的教名开头的地方。可是我实在还没有看出

问题所在。”

“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回过来研究一下在犯罪现场捡到的那块手绢吧。正如我们不多一会儿之前说过的那样——有三个人是同H这个字母联系得上的。那就是赫伯德太太、德本汉小姐，以及那个侍女希尔德加德·许米特。现在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那条手绢。我的朋友，那是一块价钱很贵的手绢——巴黎的手工刺绣，是一件奢侈品。先撇开那个姓名缩写字母不谈，看一看在这些乘客中谁最有可能是如此精美的手绢的主人呢？不会是赫伯德太太，她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女人，在服饰方面看不出有肆意挥霍的倾向。也不会是德本汉小姐，属于她那个阶层的英国妇女用的是高雅的亚麻布手绢，而不是那种价钱很贵可能值二百法郎的精细手绢。当然更不会是那个侍女了。可是在这列火车上确有两个女人有可能有这样的手绢。我们得研究一下她们两人是否有任何方面可以同那个H字母联系得上。我所指的两个女人，一个是德拉戈米罗夫娜公主——”

“她的教名是娜塔丽亚。”布克先生带着揶揄的口气插了一句。

“完全正确。而且这个教名，我刚才说过，肯定值得加以思考。我所指的另一个是安德雷尼伯爵夫人。由此我们马上会产生一些想法——”

“不是我们，只是你！”

“好吧，就算只是我。她写在护照上的教名已被一块油渍弄模糊了。谁都可能说那不过是不小心沾上的。但是，想

一想那个教名吧。埃琳娜。假设一下那个教名不是埃琳娜(Elena)而是海琳娜(Helena)呢。那个大写的H可以改成大写的E,然后,把紧接着的那个小写的e涂改掉很容易的——最后在上面滴上一小块油渍,以遮掩那些窜改。"

"海琳娜,"布克先生叫道,"这倒也是个主意。"

"当然是个主意!为了要证实我这个主意没有错,我到处找旁证,任何细微的旁证都要——我终于找到了。伯爵夫人的行李上面,有一张标签略为潮湿。那张标签刚好是在箱子盖上把姓名的第一个缩写字母遮盖住的那张。它是被弄湿后揭下来又贴在另一个位置上的。"

"你说的还有点儿道理,"布克先生说,"可是安德雷尼伯爵夫人——当然——"

"哎呀,老朋友,你必须转过身来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这件案子。凶手本来想让大家怎么看这件案子的?别忘了是这场大雪才把凶手的原定计划全部打乱了。我们先设想一下,不下这场大雪,火车也按原定时间运行,那会是什么结果呢?

"那就非常可能这桩凶杀案要到今天清晨车抵达意大利边境时才被发现。意大利警方将会得到多半是同样的证据。那几封恐吓信将会由麦奎恩交给警方,哈德曼还会讲他那些故事,赫伯德太太也将会追不及待地讲述有个人怎么出入她的房间的经过,那颗钮扣同样会被发现。我想只会有两件事有所不同。那个人穿过赫伯德太太的房间的时刻将会在快到一点钟的时候,而那套卧车公司的制服将会在某一间厕所里被人捡到。"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这件凶杀案原来是想使别人以为是外面来的人干的。可以让人们以为凶手已在火车于夜里一点差二分驶抵布罗特后跳下了火车。或许会有什么人在过道上从一名陌生的乘务员身旁走过。那套制服会被扔在一个显眼的地方,以便清楚地表明这件案子是怎么一回事儿。那时,车上的乘客便不会蒙受任何嫌疑。这件事,我的朋友,原来就是计划以这样的面貌问世的。

"可是,火车被大雪所阻这意外事件把一切都打乱了。毫无疑问这里我们还可以指出凶手为什么在死者房中呆了这么久的理由。他是在等待火车开动。可是最后他知道火车是没法开动了。因此就得改变计划。因为人们都会知道凶手仍在车上。"

"对,对。"布克先生急不可待地说,"这我都明白了。可是那块手绢又是怎么进来的呢?"

"我是在绕着弯子转回到这一点来。首先你一定要明白那几封恐吓信只不过是烟幕弹。很可能是从一本拙劣的美国侦探小说中抄袭来的手法。它们并不是真货。事实上那几封恐吓信是打算用来应付警方的。我们必须自问,'这几封信有没有使雷切特上当?'从表面上看,答案似乎是'没有'。他对哈德曼的指示看来是有明确的对象的,那是一个他知名知姓的'私人'仇敌。如果我们认为哈德曼的证词可靠,那么情况就是这样。不过,雷切特确实曾接到过一封性质不同的信——就是其中提到阿姆斯特朗的女孩的那封,我们已在他房中发现了那封信的残片。假定雷切特原先并

不知道自己因何受到威胁，那么这封信肯定使他明白了自己有生命危险的原因。我已说过多次，这封信本来是不想让别人发现的。凶手首先关注的是把它烧掉。因此，我们获得的那块残片就是凶手的计划中的第二个障碍。

“那封信销毁得如此仔细只可能表明一件事。火车上一定有人同阿姆斯特朗一家有密切关系，以致那封信若被发现，那人一定会立刻蒙受嫌疑。

“现在我们再来谈一下我们发现的其他两个线索。先不谈那根烟斗通条，我们已经谈过不少了。我们来谈一下那块手绢。从最简单的方面讲，这一线索可以直接使某个其名字缩写字母为 H 的人获罪，这块手绢正是那个人在无意中掉在那儿的。”

“完全正确。”康士坦丁医生说，“当她发觉自己把手绢丢失之后便马上设法隐瞒住她的教名。”

“你走得多么快啊。我还不敢这么快下结论，你却已经得出结论了。”

“还存在其他可能性吗？”

“当然存在。譬如说，假定你作了案而想把嫌疑转移到别人身上去。而就在这列火车上有某个人——某个女人——同阿姆斯特朗一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假定你把属于那个女人的一块手绢留在那儿……她就会受到盘问，她同阿姆斯特朗一家的关系也将会暴露出来——那就都齐啦。既有动机——还有一件罪证。”

“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医生反驳说，“由于那个受牵连的人是无辜的，她不会去设法隐瞒她的真实姓名的。”

“啊，真的吗？你以为是这样吗？违警罪法庭倒真是这样看的。可是，我的朋友，我懂得人的本性，我可以告诉你，即使是最最无辜的人，在突然面临被控谋杀罪而受审的可能性时，也会丧失理智而做出最荒谬的蠢事来的。那块油渍和那张改贴的标签并不能证明她有罪——不行的，它们只能证明安德雷尼伯爵夫人为了某种原因急于掩饰她的原来身份。”

“你认为她同阿姆斯特朗一家能有什么关系？她说她连美国都从来没有到过。”

“正是这样，而且她英语也讲不成句子，她的外貌也极有异国风味，再加上她本人也在突出地显示这一点。不过，要猜出她是谁，应该不难。我刚才提到了阿姆斯特朗太太的母亲的姓名，那就是林达·亚登，她是个极负盛名的女演员，尤其是一位演莎士比亚戏剧的女演员。且不谈其他，想一想《皆大欢喜》那出戏吧——其中的亚登森林和罗瑟林。她的艺名正是从这出戏里获得的灵感。全世界都知道她叫林达·亚登，可是那并不是她的真名实姓，她可能原来叫苟登堡——她很像是有中欧血统的——也许还沾一点犹太血统。各式各样的民族都迁移到了美国。我可以向你们指出，先生们，安德雷尼伯爵夫人就是阿姆斯特朗太太的妹妹，名叫海琳娜·苟登堡，是林达·亚登的小女儿，在阿姆斯特朗家的悲剧发生时，她还只是一个小女孩，后来嫁给了在华盛顿当随员的安德雷尼伯爵。”

“可是德拉戈米罗夫娜公主说那女孩嫁的是英国人啊。”

“那英国人的姓名呢，她又说记不得了！我问你，我的朋友——真可能这样吗？德拉戈米罗夫娜公主爱慕林达·亚登就像高贵的夫人们往往爱慕伟大的艺术家一样。她还当了林达·亚登的一个女儿的教母。她会那么快忘掉另一个女儿的丈夫姓什么吗？那是不大可能的事。我想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德拉戈米罗夫娜公主是在说谎。她知道海琳娜也在车上，她看见过她。在她一听说雷切特原本是谁之后，马上就知道海琳娜将会受到怀疑。因此，当我们盘问她关于那个妹妹的事时，她马上就瞎说起来了——什么记不清啊，想不起啊，可却‘知道海琳娜嫁了个英国人’——总之说得距离事实真相越远越好。”

一名餐车侍者从后面一扇门中进来，走到了他们跟前。他对布克先生说：

“先生，要开饭吗？都已经准备好了。”

布克先生看了看波洛，后者点了点头。

“当然。开饭吧。”

侍者打从另一头的门走了出去。只听得他摇着铃铛，高声喊着：“开饭了！第一餐饭——开始供应！”

第四章　匈牙利护照上的油渍

波洛同布克先生和医生同桌用餐。

餐车中用餐的人都抑制着自己，很少说话，就连那老是喋喋不休的赫伯德太太也出奇地安静。她在入座时就喃喃地说：

“我觉得什么东西我都没有心思去吃。”可是在瑞典女士的敦促下，端到她面前的每一样东西她都享用了一些。瑞典女士似乎在特别注意照料她。

在开始上菜之前波洛就扯住了那个领班侍者的袖子，低声对他说了几句话。当康士坦丁医生注意到服务员总是最后给安德雷尼伯爵和夫人上菜，而且在用餐完毕后给他们开发票又拖延了一些时候，他就料到波洛对领班侍者的指示是什么了。他猜得还真差不离。因此，到后来，伯爵和夫人就成了餐车中最后一批客人了。

当他们最后站起身来，向车门走去时，波洛也一跃而起，追随着他们。

“对不起，夫人，您的手绢掉了。”

他手中拎着那块上面绣着字母的小方手绢，向她递了过去。

她接了过来，看了看，便递还给他。

“你弄错了，先生。这不是我的手绢。”

“不是您的手绢？肯定不是吗？”

“完全肯定，先生。”

“可是夫人，上面却有您名字的缩写字母H啊！”

伯爵吃了一惊，波洛没有去理会他。他的眼睛只是盯着伯爵夫人的脸。

她镇静地望着他，回答道：

“我不理解你的话，先生。我的姓名的缩写字母是E.A.”

“不对。您的名字是海琳娜，不是埃琳娜。您是林达·亚登的小女儿海琳娜·荀登堡，也即是阿姆斯特朗太太的妹妹。”

顿时一片沉默。伯爵和伯爵夫人都面色惨白。约摸过了一两分钟，波洛温和地说道：

“否认是没有用的。那是事实，不是吗？”

伯爵愤怒地叫道：

“我要求说明，先生，你有什么权力——”

她打断了他的话，把一只纤手挡向他的嘴。

“别这样，鲁道夫。让我来讲。否认这位先生的话是没

有用的。我们还是坐下来把事情说明白为好。”

她的声音已经改变了。尽管声调中还带着柔和的南方腔，整个语音突然变得更清晰，更音节分明了。而且这是第一次听到她发出了不折不扣的美国音。

伯爵不说话了。他遵从了她的手势所表示的意思。他们两人都在波洛对面坐了下来。

“你刚才说的情况，先生，的确是事实。”伯爵夫人说，“我是海琳娜·荀登堡，是阿姆斯特朗太太的妹妹。”

“今天早晨您却没有把这一事实告诉我啊，伯爵夫人。”

“是没有。”

“事实上，您和您丈夫对我说的一切都是谎话。”

“先生。”伯爵生气地叫道。

“别发火，鲁道夫。波洛先生提问题的方式是专横一些，可是他所说的事实是否认不了的。”

“我很高兴您如此直率地承认事实，夫人。您现在愿意告诉我您为什么要说谎以及您在护照上涂改您的教名的理由吗？”

“那完全是我涂改的。”伯爵插进来说。

海琳娜平静地说：

“波洛先生，你当然能猜得到我的理由——我们的理由。这个被杀死的人正是那个谋杀我的小外甥女、杀害我的姐姐并且使我的姐夫心碎的人。我的三个最亲爱的亲人，正是他们构成了我的家——我的世界！”

她的声音充满激情。她是她那位曾以表演的感情力量使广大观众泪如泉涌的母亲的真正的女儿。

她以更平静的声调说下去。

“在这列火车上所有的乘客中，或许只有我最具备杀死他的动机。”

“不是您杀死他的吗，夫人？”

“我向你发誓，波洛先生，而且我丈夫也知道，也可以发誓——就是说，尽管我可能曾动过这样的念头，可是我从来没有碰过他一丝一毫。”

“我也是，先生们。”伯爵说，“我以名誉向你们担保，海琳娜昨天夜里没有离开过房间。就像我说过的那样，她服用了安眠药。是完全无辜的。”

波洛看着他们，视线从这个转到那个身上。

“用我的名誉担保。”伯爵又重复了一句。

波洛微微摇着头。

“可是你们居然擅自涂改了护照上的名字？”

“波洛先生，”伯爵诚恳而激动地说，“请考虑一下我的处境。一想到我的妻子被扯进一桩不光彩的警方罪案之中，你以为我能忍受得了吗？她并没有罪，这我清楚，可是她刚才讲的是真话——由于她同阿姆斯特朗一家有关系，她会马上遭到怀疑。她会受到盘问——也许还会遭到逮捕。既然我们交上了厄运同这个雷切特坐在同一列火车上，我就肯定只有一个办法。我承认我向你说了谎，先生——全部是谎言，可只有一件事并没有说谎。那就是我的妻子昨天夜里没有离开过她的房间。”

他说话的神情是如此真挚以致很难予以反驳。

“我并不是说我不相信您，先生。”波洛慢条斯理地说，

"我知道您的家庭是个古老的、光荣的家庭。对您来说，让您的妻子被扯进一桩不愉快的刑事案件中去的确是件痛苦的事情。这一点我十分同情。可是对于您妻子的手绢确实是在死者的房中发现的这件事又如何解释呢？"

"那块手绢不是我的，先生。"伯爵夫人说。

"有 H 字母也不足为凭吗？"

"不足为凭。这样的手绢我不是没有，但是那种花式的我没有。我知道我当然没有办法使你相信我，可是我向你保证我说的是事实。那块手绢不是我的。"

"也可能是别人放在那里来陷害您的吧？"

她微微一笑。

"你说来说去，还是想诱使我承认那是我的手绢，不是吗？可是波洛先生，它的确不是我的。"

她讲话的神情极其恳切。

"那么，如果这块手绢不是您的，您又为什么要涂改护照上的名字呢？"

伯爵对此作了回答：

"因为我们听说你们发现了一块上面绣着 H 字母的手绢。我们在来到餐车回答询问之前就一起商量了这件事，我向海琳娜指出，如果被人发现她的教名是以字母 H 开头的话，她马上就会受到更加严厉的盘问。事情很简单——把海琳娜改成埃琳娜，很容易就改成了。"

"伯爵先生，您真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罪犯。"波洛一本正经地说，"您具有天赋的巨大机智，而且显然是不惜屈正枉法的。"

"啊，不，不。"那女的倾身向前说，"波洛先生，他只是告诉你事实真相。"她一下子从说法语改为说英语了，"我当时很害怕——怕得要死，你了解吧。那时候，要是把过去的一切又重新提起，是多么可怕啊。准会受到怀疑，也许还会入狱。我真是吓得愣住了。波洛先生，这一切你都能理解吗？"

她的声音是亲切的——深沉——丰满——恳切，正是女演员林达·亚登的女儿的声音。

波洛严肃地注视着她。

"如果要我相信您的话，夫人——我并不是说我不相信您的话——那么您必须帮我点忙。"

"帮你的忙？"

"是的。这桩凶杀案的根源在于过去的事情——在于拆散您的家庭、毁损您的青春的那出悲剧。您领着我回到过去的历史中去吧，小姐，我可以在那里找到解开全部问题的钥匙。"

"过去有什么可以对你说的呢？他们全都死了。"她悲痛欲绝地重复着，"全都死了——全都死了——罗勃特——索妮亚——亲爱的小宝贝黛西。她是那样可爱——那样快活——她的一头鬈发多么讨人喜欢。我们全都爱她爱得要命。"

"可是夫人，当时还有一位受害人。可以说是一位间接的受害人。"

"可怜的苏珊吗？是的，我刚才忘了提她了。警方盘问了她。他们认为她和这件事有牵连。这也可能——不过如果有的话，她自己也是不知道的。我想，她曾在同别人闲谈中

泄漏出了戴西什么时候外出的消息，这个可怜的人神经激动得不得了——她以为人家要她承担罪责。”她战栗了一下，“她纵身朝窗外跳了下去。哎呀，真是可怕。”

她用两手捂住了自己的脸。

“她是什么国籍的人，夫人？”

“她是法国人。”

“她姓什么？”

“她的姓很可笑，可是我记不起了——我们全都叫她苏珊，是个满面笑容的漂亮姑娘。她对戴西真好。”

“她是保姆，是吗？”

“是的。”

“谁是护士呢？”

“是个受过训练的医院护士，她名叫斯登格尔堡。她也对戴西——以及对我姐姐——极为忠心。”

“现在，夫人，我要您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好好想一想。自从您上这列火车以来，您见到过任何认识的人吗？”

她两眼瞪着他。

“我吗？不，一个也没有。”

“德拉戈米罗夫娜公主算不算？”

“啊，她吗？当然是认识的。我以为你问的是从上车以后见到的任何——任何人。”

“我是这个意思，夫人。现在，仔细想一想。已经过去好多年了，记得吗？人的外貌可能会有变化的。”

海琳娜苦苦地思索了一番，然后说：

“没有——我可以肯定——一个也不认识。”

“您自己——在当时您还是个小姑娘——就没有人监督您的学习或照料您的生活吗？”

“哦，有的，我有个监护人——对于我来说就像个女家庭教师，可她又是索妮亚的女秘书。她是英国人，或者说得更精确一些，苏格兰人——是个高个儿的红发女人。”

“她叫什么名字？”

“弗里博迪小姐。”

“年轻的，还是年老的？”

“在我眼里她是很老的了。我想她不会超过四十岁。照管我的衣服和侍候我的当然一直是苏珊。”

“家里同住的没有别人了吗？”

“只有一些仆人。”

“那么您敢肯定——十分肯定，夫人——您在火车上不认识别的人吗？”

她诚挚地回答说：

“不认识，先生。一个也不认识。”

第五章　德拉戈米罗夫娜公主的教名

当伯爵和伯爵夫人离去之后，波洛抬头望着另外两位。

“你们看到了吧，”他说，“我们有了进展。”

“干得真精彩。”布克先生诚恳地说，“就我来说，我是永远也梦想不到去怀疑安德雷尼伯爵和伯爵夫人的。我得承认我以为他们是局外人呢。我想无疑是她杀的人吧？真是可怜。不过他们不会判她死刑的。她有提请减刑的理由，最多不过监禁几年吧。”

“那就是说，你已经十分肯定她犯了罪啦。”

“亲爱的朋友，这当然是用不着怀疑了吧？我认为你刚才那种安抚的态度只不过是为了暂时把事情稳住，直到我们能从大雪中脱出身来，把整个案子移交给警察当局。”

“伯爵的明确的声明——而且以他的名誉作担保——坚称他妻子无罪，你难道不相信吗？”

"亲爱的——当然啰——要不他还能说什么呢?他爱他的妻子。他要救她!他说谎说得很巧妙——大有土耳其皇帝之风,可是他说的除了是谎话之外还能是什么呢?"

"这个,你知道,我倒有个荒唐的想法,那就是他说的可能是真话。"

"不,不。要记住,那块手绢。有了那块手绢就把事情确定下来了。"

"啊,我对那块手绢还不敢下定论。你记得吗,我一直跟你说关于手绢所有者是谁的问题存在着两种可能性。"

"反正都一样。"

布克先生突然中断了讲话。餐车末端的门已打开,德拉戈米罗夫娜公主走了进来。她径向他们走来。他们三人都站了起来。

她没有理睬其他两人,直接对波洛说:

"先生,我知道你检到了我的一块手绢。"

波洛向另外两人投了得意的一瞥。

"是这一块吗,夫人?"

他取出了那块精美的小手绢。

"正是这块。手绢角上还有我的缩写字母呢。"

"可是公主,那个字母是H,"布克先生说,"而您的教名是——请原谅——是娜塔丽亚。"

她冷冷地盯了他一眼。

"不错,先生。可是我的手绢上绣的一向是俄文字母。在俄文中,H就是'娜'的起首字母。"

布克先生多少吃了一惊。这位不屈不挠的老年妇女身

上有一种什么品质使他感到不大自在和不知所措。

“今天早上询问您时您并没有告诉我们这块手绢是您的啊。”

“你并没有问我这个问题啊。”公主冷冷地说。

“请坐，夫人。”波洛说。

她叹了一口气。

“我想我最好还是坐下。”

她坐了下来。

“关于这块手绢，先生们，你们用不着再多费事了。你的下一个问题将是——我的手绢怎么会到死者身旁去？对此，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

“您真的不知道吗？”

“一点儿都不知道。”

“请原谅我，夫人。可是我们对您的回答能相信到什么程度呢？”

波洛这些话说得很温和，可是德拉戈米罗夫娜公主回答的口气很傲慢：

“我想你是指我早上没有告诉你海琳娜·安德雷尼是阿姆斯特朗太太的妹妹那件事吧？”

“事实上您在这个问题上是故意对我们说谎。”

“当然。我还将照样这么办。她母亲是我的朋友啊。先生们，我是主张忠诚如一的——忠于自己的朋友、家庭和社会地位。”

“您难道不主张竭尽全力去达到正义的目标？”

“在这件事上，我认为正义已经伸张，不折不扣。”

波洛朝前倾了下身子。

“您看到了我的为难之处吧，夫人。就说在手绢这件事上，我是该相信您呢，还是您是在替您的朋友的女儿打掩护呢？”

“哦！懂得你的意思了。”她脸上露出了一丝狞笑，“这么办吧，先生们。我的那些话很容易找到证明。我可以把巴黎的替我制作手绢的人的地址告诉你们。你们只要把这块手绢给他们一看，他们就会告诉你们这块手绢是我在一年前定做的。这是我的手绢，先生们。”

她站了起来。

“你们还有什么事要问我吗？”

“您的侍女，夫人，今天早晨我们把这块手绢给她看时，她该能认得出来吧？”

“她一定认得出来的。她看到之后什么也没有说吗？啊，好啊，这表明她也很忠心。”

她微微一仰头就走出了餐车。

“果然如此。”波洛低声自语道，“当我问这个侍女是否知道这块手绢是谁的时，我注意到她有点儿迟疑。当时她不知道该不该承认那是她女主人的手绢。可是，这又怎么能同我那奇怪的中心思想吻合起来呢？是啊，当然是该吻合的。”

“啊！”布克先生做了个独特的手势说，“她真是个厉害的老太婆！”

“她有可能杀死雷切特吗？”波洛问医生。

他摇了摇头。

“那几刀——就是用了极大力量刺穿了肌肉的那几刀

——绝不是一个身体那么衰弱的人所能办到的。”

“可是另外那几处轻微的伤痕呢?”

“那几处轻微的刀伤,倒有可能。”

“我是在想今天早上的事。”波洛说,“当我对她说 力量在于她的意志而不在于她的胳臂时,我那句话是个圈套。我是想看她是否会转眼去看一下她的右臂或左臂。可是她没有那样做,而是低下头来看着自己的一双手臂。不过她的答话奇怪。她说,‘我的手毫无力量。我不知道该为此发愁还是高兴。’这话说得真古怪,却使我对这一凶杀案的看法更坚定了。”

“这并没有解决关于那个左撇子的问题。”

“是的。不过,你有没有注意到安德雷尼伯爵的手帕是塞在他右胸口袋里的?”

布克先生摇摇头。他的思想已转到刚才这半小时内的令人惊讶的新发现中去了。他低声自语:

“谎话——又是谎话——今天早晨我们竟听了这么多谎话,真是使我感到惊奇。”

“还会发现更多的谎话呢。”波洛喜滋滋地说。

“你认为还会吗?”

“如果不这样,我倒会极其失望的。”

“这样的公然欺骗,真是可怕。”布克先生说,“可是你好像对此还很高兴。”他以责备的口吻加上一句。

“这有这么个好处,”波洛说,“如果谁不顾事实造假说谎,你找他当面对质时,他们通常都会承认——往往是由于他们事前毫无防备。要达到效果,只需要猜得准。

“处理这桩案子也只有用这个办法。我挨个儿挑出每一名乘客，考虑他们的证词，并且对自己讲，‘如果某某人在说谎，他是在哪一点上说了谎而且说这样的谎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我的回答是如果他在说谎——注意，是如果——只可能是为了这样一个原因在这一点上说谎。这套办法我们已经在安德雷尼伯爵夫人身上用过一次，非常成功。现在我们将继续用同样的办法来对付另外几个人。”

“我的朋友，假定你的猜测不准呢？”

“那就无论如何会有一个人可以完全解除对他的怀疑了。”

“啊！这是逐个淘汰法。”

“不错。”

“那么下一个我们来对付谁呢？”

“我们来对付一下那位真正的绅士，阿布思诺特上校。”

第六章　同阿布思诺特上校再次晤谈

阿布思诺特上校对于再一次被召到餐车里来晤谈显然很感恼火。他板着脸，坐了下来，说道：

“怎么样？”

“非常抱歉再次麻烦您。”波洛说，“但是还有一些情况我想您是可能向我们提供的。”

“是吗？我可并不这么想。”

“首先，您见到过这根烟斗通条吗？”

“见过。”

“这通条是您的吗？”

“不知道。我在自己的通条上是不做记号的，这你知道。”

“阿布思诺特上校，您是否明白，在伊斯坦布尔一加来车厢里的全部乘客中，只有您是抽烟斗的吗？”

“既然那样，那么，这通条或许就是我的。”

“您知道它是在哪儿捡到的吗？”

“毫无所知。”

“是在被谋杀的人的身体旁边发现的。”

阿布思诺特上校抬了一下眉毛。

“您能不能讲一讲，阿布思诺特上校，这根通条可能是在什么情况下掉在那里的？”

“如果你是说我有没有把它掉在那里，那么，我没有把它掉在那里。”

“您不论在什么时候曾经到雷切特先生的房间里去过吗？”

“我连话都从来没有同他讲过。”

“您没有同他讲过话，而且也没有杀死他吗？”

上校的眉毛又嘲弄般地向上抬了一下。

“如果是我杀了他的话，我就不大可能会把真相告诉你了。事实是我没有谋杀那个家伙。”

“啊，好吧。”波洛咕哝道，“那无关紧要。”

“你说什么？”

“我说那一点无关紧要。”

“啊！”阿布思诺特似乎吃了一惊。他不安地看着波洛。

“因为，您知道，”小个儿的波洛接着说，“那根烟斗通条并不重要。我自己就可以想象出另外十一种充分的理由来解释它的存在。”

阿布思诺特盯着他。

“我要找您的真实目的是关于另一件事。”波洛继续说，

“也许德本汉小姐已经跟您讲过，说我曾在科尼亚车站上听到她对您说的一些话。”

阿布思诺特没有回答。

“她说的是：‘别在这会儿。别在这儿。等这件事全部结束之后。等到一切都成为过去之后。’您知道这些话指的是什么事吗？”

“对不起，波洛先生。这个问题我只能拒绝回答。”

“为什么？”

上校生硬地说：

“我建议你去问德本汉小姐本人那些话是什么意思。”

“我已经问过她了。”

“她拒绝回答你吗？”

“是的。”

“那么我觉得我——即使是对你——也封上口，是不足为奇的。”

“您不肯透露一位小姐的秘密吗？”

“你要那样说，也可以。”

“德本汉小姐对我说，那几句话指的是她个人的一件私事。”

“那你为什么不相信她的解释呢？”

“那是因为，阿布思诺特上校，她是一位可以称作极其可疑的人物。”

“瞎扯。”上校略带激动地说。

“不是瞎扯。”

“你又找不出她有什么问题。”

"在发生绑架小戴西·阿姆斯特朗一事时，德本汉小姐正在阿姆斯特朗家中当家庭教师。这一事实也不算问题吗？"

一下子，周围像死一般静寂。

波洛微微地点着头。

"您看，"他说，"您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吗？德本汉小姐若是毫无牵连的话，她为什么要隐瞒这一事实呢？她为什么对我说她从来没有去过美国呢？"

上校清了清嗓子。

"你可能弄错了吧？"

"我没有弄错。德本汉小姐为什么要说谎？"

阿布思诺特上校又耸了耸肩膀。

"你最好还是问她。我仍然认为你弄错了。"

波洛提高嗓门喊了一声。从餐厅较远的一端走来一名侍者。

"你去问一下十一号铺位的那位英国小姐，看她是否能到这里来一下。"

"遵命，先生。"

侍者走了。剩下四个人默默地坐着。阿布思诺特上校那板着的脸毫无表情，看上去就像是木头雕刻的一样。

侍者回来了。

"那位小姐这就来，先生。"

"谢谢。"

过了一两分钟，德本汉小姐进入了餐车。

第七章 玛丽·德本汉的真实身份

她没有戴帽子。她的头像是藐视一切般地仰着。头发弯弯地朝后梳着，她那鼻子的轮廓令人想起一条勇猛地投入风大浪急的大海中的轮船的船首雕像。在那一瞬间她是很美的。

她的眼睛朝阿布思诺特看了一眼——只看了一眼。

她对波洛说：

“你想见我吗？”

“我想问你，小姐，今天早晨你为什么要对我们说谎？”

“对你们说谎？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隐瞒了一桩事实，那就是当阿姆斯特朗家中发生惨案时你实际上正住在他们家中。可是你却对我说你从未到过美国。”

他看到她一下子有些畏缩的样子，一会儿又恢复了常

态。

“是的。”她说，“那是事实。”

“不，小姐，那不是事实。”

“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我是说我对你说了谎这件事，是事实。”

“啊，你承认说谎了？”

她的嘴角一弯露出了笑容。

“当然。因为你已经把我揭穿了嘛。”

“至少你还坦率，小姐。”

“看来不坦率也不行。”

“当然，这也是真话。现在，小姐，我可以问一下你那样回避事实是什么原因吗？”

“你本该想到这原因是一望便知的，波洛先生。”

“可是我还不知道啊，小姐。”

她以安静、平稳而略带悲愤的声音说道：

“我得谋生啊。”

“你是说——”

她睁大了眼睛，直盯着他的脸。

“波洛先生，关于为了谋求一份像样的职业，并且为了保住饭碗而进行的挣扎，你懂得多少？一个女子要是由于同一桩凶案有牵连而遭到拘留，她的姓名甚至照片都会在英国的报纸上登出来，这样，你认为还会有哪家中产阶级的、善良的普通英国妇女愿意聘请那个女子当她女儿的家庭教师吗？”

“我想象不出为什么不会有——如果你本人无可谴责

的话。”

“唉，谴责——问题不在于‘有可无可’——而在于宣传的后果！波洛先生，我的一生直到如今都是一帆风顺的。我有着待遇不坏的满意的职位。既然并不是为了达到什么崇高的目的，我就不准备冒丧失已经获得的职位的风险。”

“在这件事上，小姐，请恕我斗胆直言，最有资格作出判断的是我，不是你。”

她耸了耸肩膀。

“譬如说，在识别人物的本来面目上，你原可以助我一臂之力的。”

“你这话什么意思？”

“小姐，你有可能认不出安德雷尼伯爵夫人就是当年你在纽约教过她读书的阿姆斯特朗太太的妹妹吗？”

“安德雷尼伯爵夫人？不。”她摇摇头，“也许你会觉得奇怪，不过我的确认不出她来。要知道，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是个孩子。那已是三年多以前的事了。的确伯爵夫人曾使我感到面熟——使我困惑不解。可是她的样子是那么洋里洋气——我确实也没有把她同那个美国小女孩联系起来过。我来到餐车中时的确只偶尔瞥了她几眼。我更多地注意她的服饰，而没怎么注意她的面容。”她淡淡一笑，“——女人都是这样！然后——唔，我就只顾我自己的事了。”

“你不愿把你的秘密告诉我吗，小姐？”

波洛的声音非常温和，循循善诱。

她低声说：

“我不能——我不能。”

突然，出其不意地，她失声痛哭起来，她垂下脸靠在伸开的一双胳臂上，哭得像是心都要碎了。

上校一跃而起，尴尬地站在她旁边。

“我——听我说——”

他不说下去了，转过身来恶狠狠地向波洛露出了一副凶相。

“你这个多管闲事的卑鄙家伙，我真要把你这混账身体上的每根骨头都打断。”他说。

“先生！”布克先生表示了抗议。

阿布思诺特已转回身去对那女子说：

“玛丽——看在上帝面上——”

她站了起来。

“没什么。我可以。波洛先生，你没有什么事再需要留我了吧？如果你还需要我，务必来找我。啊，我真是个大傻瓜呀！”

她急急忙忙地走出了餐车。阿布思诺特在跟随她离去之前，再一次转过脸来对波洛说：

“德本汉小姐同这件案子毫无关系——毫无关系。你听见了吗？如果她受到困扰和阻挠，我就要让你看看我的厉害。”

他大步走了出去。

“我喜欢见到愤怒的英国人。”波洛说，“他们非常有趣。他们越是感情冲动，就越是说起话来语无伦次。”

可是布克先生对英国人的感情反应不感兴趣。他对他的朋友简直已钦佩得五体投地。

“亲爱的，你真了不起。”他喊道，“又一次猜得奇迹般的准确。真是吓人。”

“你怎么会想得出这些事情来的，简直难以置信。”康士坦丁医生也表示佩服。

“啊，这次我不想归功于我自己。这不是猜中的，安德雷尼伯爵夫人实际上已经告诉我了。”

“怎么会？肯定没有过。”

“你们记得我问到她的女家庭教师或同伴吗？我原来在脑子里已经断定，如果玛丽·德本汉同这件事有瓜葛，那么她在他们家中一定会是这样的身份。”

“对，可是安德雷尼伯爵夫人所描绘的人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形象啊！”

“一点儿不错。她说是一个中年的高个儿红发女人——事实上恰好在各方面都同德本汉小姐的特征相反，以致于显得格外令人注目。而接着，伯爵夫人又必须迅速捏造出一个假名字来，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各种意识不自觉的联系使她露出了马脚。她说的是弗里博迪小姐，你还记得吧。”

“是啊！”

“那好，也许你们不知道，在伦敦有一家店铺直到不久以前还名叫德本汉－弗里博迪商店。伯爵夫人当时头脑中萦回着德本汉的名字，她要迅速抓住另外一个名字，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弗里博迪这个名字。我自然一听就明白了。”

“这是她的又一个谎言。为什么她还要说谎呢？”

“可能是要效忠到底。这就使事情稍微难办一些。”

“上帝，”布克先生粗暴地说，“这列车上是不是每个人

都在说谎啊?"

"这个,"波洛说,"正是我们即将要查明的。"

第八章　更多惊人的内幕

“现在再也没有什么事会使我感到惊奇了。”布克先生说，“再也没有了！即使查出来火车上每个乘客都在阿姆斯特朗家中住过，我也不会表示惊奇。”

“这句话可是意味极其深长。”波洛说，“你想不想听一听你最惦记的嫌疑犯，那个意大利人，是怎么替自己辩白的？”

“你准备再作一次你那了不起的猜测吗？”

“一点不错。”

“这真是一桩最最特殊的案子。”康士坦丁说。

“不，这是最最平常的。”

布克先生伸直了两条胳臂，做出一副滑稽的表示失望的样子。

“我的朋友，如果你把这也叫做平常的话——”

他想不出说什么话好了。

这时波洛已嘱咐餐车侍者去把安东尼奥·福司卡累利找来。

这个大个儿意大利人走进餐车时神色紧张，小心翼翼。他神经质地左顾右盼，活像一头跌入陷阱的野兽。

“你们想要什么？”他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对你们讲的——什么都没有，听见了吗？天哪……”他用手在桌面上敲了一下。

“你有。你还有更多的情况可以对我们讲。”波洛坚定地说，“我要你讲事实真相！”

“事实真相？”他不大自在地瞥了波洛一眼。他的举止完全丧失了稳重和亲切的成分。

“呃，是的。也可能我已经知道。可是如果那是从你嘴里说出来，就会对你有利。”

“你的话跟美国警察说的一样。‘彻底交代’，他们就是这么说的——‘彻底交代’。”

“噢！原来你对纽约的警察局也有过经验？”

“不，不，从来没有过。他们拿不出一件不利于我的证据——但那不是为了要审判我。”

波洛平静地说：

“那是指阿姆斯特朗一案，是吗？当时你是他家的汽车司机吗？”

他两眼直盯着那个意大利人的眼睛。大个儿的那股趾高气扬的劲儿一下子消失了。他像一只破了洞的气球。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还问我干什么？”

“你早上为什么要说谎呢?”

“事务上的原因。而且,我对南斯拉夫警察并不信任。他们痛恨意大利人。他们不会公正地对待我的。”

“或许他们正好会公正地对待你呢!”

“不,不,我同昨晚发生的事毫不相干。我一直没有走出过我的房间。那个脸长长的英国人可以证明这一点。我并没有杀死那头猪——那个雷切特。你并没有任何不利于我的证据。”

波洛正在一张纸上写些什么。他抬起眼睛平静地说道:“很好。你可以走了。”

福司卡累利不自在地迟迟未动步。

“你知道那不是我——知道我不可能和这件事有牵连吗?”

“我说你可以走了。”

“这是阴谋。你打算陷害我吗?就是为了一个早该送上电椅处死的猪狗不如的人吗?他没有被处死真是可耻。如果换我的话——如果是我遭到逮捕的话——”

“可那不是你啊。你同绑架孩子的事毫无关系啊!”

“你说什么?哎呀,那个小宝贝——她真是全家的宠儿。她把我称作东尼奥。她有时坐在汽车里假装把持着方向盘。全家的人都喜爱她!连警察也终于了解了这一点。啊,美丽的小宝贝!”

他的声音已变得柔和了。泪水涌上了他的眼睛。接着他猛然转过身去,大步走出了餐车。

“皮特罗!”波洛叫道。

那个餐车侍者急忙跑了过来。

“十号铺位——那位瑞典女士。”

“遵命，先生。”

“还有一个吗？”布克先生叫道，“啊，不会——不可能，我说那是不可能的。”

“亲爱的，我们必须搞清楚。即使到最后，事实证明火车上每个人都具有杀死雷切特的动机，我们也要搞清楚。只要我们搞清楚了，我们就能彻底地解决谁是罪犯的问题了。”

“我的脑袋又发晕了。”布克先生呻吟道。

葛蕾塔·奥尔松在侍者的亲切照顾下走进了餐车。她悲痛地哭泣着。

她走到了波洛对面便一下子跌倒在椅子里，手中拿着一块大手帕拭着眼睛，不停地哭着。

“别伤心，小姐。别伤心了。”波洛轻轻拍着她的肩头，“只要讲几句真话，就行了。你是负责照料小戴西·阿姆斯特朗的护士吗？”

“是的，是的。”那可怜的女子哭着说，“啊，她真是个天使——是个可爱的、心地纯洁的小天使。除了善意和珍爱之外，她没有得到过其他对待——可是她却被那个恶棍抢走了——受到残酷的对待——她那可怜的母亲——还有另一个尚未出世的小家伙。你无法了解——你不会明白——要是你能像我那样当时在场——要是你见到整个儿可怕的惨剧——今天早上我本来应该把我自己的真实情况告诉你的。可是我害怕——我怕。那个恶棍死了，我真高兴——他再也不能虐待或杀害小孩子了。啊！我没法说下去了——我

没法表达我的意思……”

她哭得更厉害了。

波洛继续轻轻地拍着她的肩头。

“好啦，好啦。我明白了——我一切都明白了———切。我可以肯定告诉你，我不再问你什么问题了。你已经承认了我所知道的事实真相，这就够了。我可以肯定我都理解了。”

葛蕾塔·奥尔松这时已抽泣得说不出话来，她站起身来，盲目地摸索着朝门口走去。当她走到门口时，外面走进来一个人跟她撞上了。

那人是那个男仆——马斯特曼。

他一直走到波洛面前，以他一向平静而不带感情的声音说道：

“但愿我没有打扰您，先生。我想我最好还是马上来，先生，把真相告诉您。上次大战中我曾是阿姆斯特朗上校的勤务兵，先生。后来在纽约我又当他的男仆。今天早上恐怕我把这件事隐瞒了。我那样是很不对的，先生。所以我想我还是来把事情交代清楚为好。但是我希望，先生，您一点儿也不要怀疑安东尼奥。老安东尼奥，先生，是一只苍蝇都不肯拍死的。而且我可以发誓说他昨晚整夜都没有走出过房间。因此，你看，先生，那事不可能是他干的。东尼奥固然是个外国人，先生，但是他生性善良——并不像人们在书刊上读到的那种险恶凶狠的意大利人。”

他不说了。

波洛从容地看着他。

“你要讲的就是这些吗？”

“就是这些，先生。”

他又不说了。然后，见到波洛也没有什么话要讲，他便表示歉意地稍稍鞠了个躬，接着，又迟疑了一下后，便以他到来时同样安静、谦逊的态度走出了餐车。

“这件事，”康士坦丁医生说，“真是比我读过的任何侦探小说都更离奇。”

“我也同意。”布克先生说，“在那节车厢的十二名乘客中已经证明有九名同阿姆斯特朗一案有某种关联。我得问你，再下一步是什么？或者，我是不是该这样问你，再下一个人是谁？”

“你的这个问题我几乎可以马上给你回答。”波洛说，“瞧，我们的美国侦探哈德曼先生来了。”

“他也是来交代的吗？”

波洛还没有来得及回答，那个美国人已经走到了他们桌旁。他机警地瞥了他们一眼便坐下来，慢吞吞地说起话来了：

“这火车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觉得像个疯人院。”

波洛朝他眨了眨眼：

“哈德曼先生，你能否肯定你原来不是阿姆斯特朗家里的园丁？”

“他们家里没有花园。”哈德曼先生照直回答。

“那么，男管家呢？”

“我不具备担任那种差使所需要的翩翩风度。不，我同阿姆斯特朗的家庭从来没有过什么关系——不过我现在开始相信在这列火车上我差不多是惟一的一个同他们家没有

关系的人了！你能驳倒我这句话吗？你驳得倒吗？”

“这实在有点出人意料。”波洛温和地说。

“真是开玩笑。”布克先生喊道。

“哈德曼先生，你自己对这桩罪案有什么看法吗？”波洛问。

“没有，先生。这桩案子把我难住了。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弄清楚。不可能所有人都有牵连啊；至于到底谁是凶手，我没法判断。我只想知道你是怎么把这一切搞清楚的。”

“我只是猜测而已。”

“那么，说真的，你真是个相当高明的猜测家。是啊，我要告诉大家说你是个高明的猜测家。”

哈德曼先生往后靠了一下，以钦羡的目光看着波洛。

“请原谅。”他说，“可是光看你的外表，谁也不会相信的。我得向你脱帽致敬。真的，我得这样。”

“你太客气了，哈德曼先生。”

“一点也不。我不能不承认你的高明。”

“可是，”波洛说，“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我们有充分把握说我们已知道是谁杀死雷切特的吗？”

“别指望我。”哈德曼先生说，“我什么话也不想说。我只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另外还有两位你还没有猜过的人怎么样？那位美国老太太和那位侍女？我想我们可以认为她们两人是这列火车上仅有的清白的人了吧？”

“除非，”波洛微笑着说，“我们能给她们在阿姆斯特朗家里找到恰当的位置——譬如说——女管家和厨娘。”

“这个，现在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事能使我惊奇了。”哈

德曼先生无可奈何地说，“疯人院——这件事就是这样——疯人院！”

“啊，亲爱的，那就未免巧合得有点太过头啦，”布克先生说，“他们不可能全都卷进去的。”

波洛朝他看看。

“你不了解，”他说，“你一点儿也不了解。你说说看，你知道雷切特是谁杀的吗？”

“你知道吗？”布克先生反问。

波洛点点头。

“是的，”他说，“我已经知道了一段时间了。事情已摆得那么清楚，我真奇怪你怎么会看不出来。”他看了看哈德曼，问道：“你知道吗？”

那位侦探摇摇头。他以好奇的目光看着波洛。

“我不知道，”他说，“我一点儿不知道。到底是他们之中的哪一个？”

波洛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

“如果你肯帮忙，哈德曼先生，就请你把所有的人都召集到这里来。这桩案子有两种可能的答案。我要把两种答案都摊开在你们所有人的面前。”

第九章　波洛提出两个答案

乘客们全都聚集到餐车里，在餐桌周围坐了下来。他们的表情都大致相同——期待之中掺杂着忧虑。那位瑞典女士仍在哭泣，而赫伯德太太正在安慰她。

“亲爱的，现在你一定得控制住自己。一切都会圆满结束的。你一定不能失去自制。如果我们中间有人是凶狠的杀人犯，大家也很明白绝不会是你。哎，这种事情只要一想起来，谁都会发疯。你坐在这儿，我就在你身边，你就可以放心了。”

她的声音在波洛站起身来时便消失了。

卧车乘务员正在餐车门道中徘徊。

“您允许我留在这儿吗，先生？”

“当然，米歇尔。”

波洛清了清嗓子。

“先生们，女士们，我将用英语讲话，因为我知道你们大家多少都懂一些英语。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调查赛缪尔·爱德华·雷切特——又叫卡赛悌——死亡一案。现在对这一疑案有两种可能的解答。我准备把两种答案都摆在你们面前，我还将请在座的布克先生和康士坦丁医生来判断哪一个答案正确。

“现在，案情本身你们全都知道了。今天早晨雷切特先生被发现被人刺死。我们所知道的是，他至迟昨晚十二点三十七分还活着，当时他还隔着房门同卧车乘务员讲过话。从他的睡衣口袋里发现了一只凹痕很深的怀表，它停在一点一刻上。康士坦丁医生当时检查了尸体，断定死亡的时间是在午夜至凌晨两点之间。你们大家都知道，在昨晚十二点半，火车碰上了大雪堆。在那时以后，任何人想离开火车都不可能了。

“哈德曼先生是纽约一家侦探事务所的成员(有几个人转过头来看看哈德曼先生)，他的证词说，不论谁经过他的房门(那一头的第十六号)，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因此，我们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即凶手只能从一节车厢——伊斯坦布尔—加来车厢的乘客中去找。

“这就是我们原来的论点。”

“说什么?”布克先生吃了一惊，插了一句话。

“不过我将先把另一个论点告诉你们。那很简单。雷切特先生有一个他很害怕的仇人。他曾向哈德曼先生描述过他这个仇人的模样，并且对哈德曼先生说，如果那仇人打算谋害他的话，极可能将在火车驶离伊斯坦布尔后的第二天

晚上动手。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女士们，先生们，雷切特了解的情况要比他说出来的多得多。他的仇人正像雷切特先生估计的那样，在贝尔格莱德上了车，也可能是在文科夫贼上的车，他是从阿布思诺特上校和麦奎恩先生刚走下月台去时打开的车门上来的。他穿着一套卧车公司的制服，罩在普通衣服外面，他还有一把铁路通用钥匙，因而尽管雷切特先生的房门锁着，他还是能够进去。雷切特先生由于吃了安眠药而沉睡不醒，这个人便用匕首猛烈地把他戳死，然后他通过那扇通往赫伯德太太房间的隔断门离开了雷切特的房间——”

“就是那样。”赫伯德太太说，还点着头。

“他把刚用过的匕首顺手塞进了赫伯德太太的手提包。他的制服钮扣掉了一颗他也不知道。然后他溜出了包间来到过道中。他匆匆忙忙走进一间没有人的房间，把制服脱下塞进一只手提箱中，几分钟之后，他身上已是普通服装，便在火车开动之前跳下了车，还是通过同一个出口——靠近餐车的那个车门。”

人人都喘了一口气。

“那只表又怎么解释呢？”哈德曼先生提出。

“整个案件都得靠那只表来解释。雷切特先生本该在察里布罗德就把表拨回一小时的，可是他忘了拨。他的表还是东欧时间，比中欧时间早一小时。雷切特先生被杀的时间是十二点一刻，不是一点一刻。”

“可是这样解释不通。”布克先生喊道，“你怎么解释在

十二点三十七分时从他房里发出的讲话声呢。那声音要么是雷切特的——不然，就是那凶手的。”

“不一定。也可能是第三者的声音。有个人走进雷切特的房间想同他讲几句话，可是发现他死了。他按铃召唤乘务员，接着，如你所说的，他长了个心眼，怕反而被控杀人，所以就冒充雷切特说了那句话。”

“那倒可能。”布克先生勉强承认。

波洛看着赫伯德太太。

“啊，太太，您刚才要说——？”

“这，我也不太知道我要说什么。你认为我是不是也忘记把我的表拨回一小时了？”

“不，太太。我认为你当时只是听到那个人穿过你的房间——可是并不是意识很清醒的时候听到的；后来你做了个噩梦，见到有人在你房里，便一下子惊醒了，这才按铃叫乘务员。”

“啊，我想那是可能的。”赫伯德太太承认。

德拉戈米罗夫娜公主直愣愣地注视着波洛：

“先生，你怎么解释我的侍女的证词呢？”

“非常简单，夫人。您的侍女知道我给她看的那块手绢是您的。可是她还笨手笨脚地想掩护您。她是碰到过那个人的——可是时间要早些——早在火车还停在文科夫戚车站上的时候。她假装是在晚一些时候碰上他的，糊涂地以为那样就可以替你制造一个天衣无缝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了。”

公主低下了头。

“一切你都考虑到了，先生。我——我对你表示钦佩。”

一时大家都沉默下来。

突然康士坦丁医生用拳头在桌上砰地一击，把大家都吓了一跳。

“不对。”他说，“不，不，还是不对！这样的解释站不住脚。在好多细节上都有漏洞。这件凶杀案的真相根本不是这样的——波洛先生应该非常清楚这一点。”

波洛好奇地转过头去望了他一眼。

“我知道。”他说，“我还将不得不把我的第二种答案也说出来。但是，不要轻率地放弃第一种答案，说不定一会儿你还会同意它呢。”

他又转回头来面对着大家。

“关于这桩凶杀案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我是这样得出答案来的。

“当我听取了全部证词以后，我就向后一靠闭上眼睛开始思考。某些话在我看来是值得注意的。我已经把这些话向我的两位同事一一列举过了。有些事情我已经详加说明了——例如护照上的一块油渍之类。另外一些，我将简要地叙述一下。首先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离开伊斯坦布尔后第一天，在餐车中吃午饭时，布克先生对我说的一句话——他的大概意思是说这节车上的乘客的构成非常有意思，形形色色——属于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国籍。

“我同意他的看法，可是当这一特殊情况在我脑中盘桓时，我尽力在想，是否还可能在别的什么场合，把这样一些不同的人物聚集在一起呢。我想出来的答案是——只有在

美国有此可能。在美国很可能会在某个家庭里聚集着各种不同国籍的人物——一名意大利司机，一名英国女家庭教师，一名瑞典护士，一名德国侍女等等。这就引起我作出'猜'的计划——也就是说，把每个人像上演戏剧前安排角色那样，在阿姆斯特朗家庭剧中安排一定的角色。这样做使我获得了一个非常有趣、非常满意的结果。

"我也在自己的头脑中把每个人的证词作了一番检查，得到了一些奇妙的结果。先看一下麦奎恩先生的证词。我同他进行的第一次谈话是非常令人满意的。但是在第二次谈话中他说了一句相当奇怪的话。我在那之前向他说了我找到一张提到阿姆斯特朗一案的纸条。他却说，'那肯定——'然后他不说下去了，又改口说：'我是说——那老头儿也太疏忽了。'

"现在我可以感到他那时本来不想那么说的。假定他本来想说的是，'那肯定已经烧掉了！'那就表明，麦奎恩知道有那张纸条并且知道它已被烧掉——换句话说，他或者是凶手，或者是凶手的同谋。很好。

"然后是男仆。他说他的主人在乘火车旅行时有每晚服用安眠药的习惯。那可能是不假，可是雷切特在昨天晚上还会服用安眠药吗？他在枕头底下放了一枝自动手枪就表明那种说法不对。雷切特昨天晚上是打算枕戈待旦的。不论他服用了什么麻醉药都必定是别人偷偷地给他服用的。是谁给他服用的呢？显而易见，不是麦奎恩就是男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哈德曼先生的证词。他对我讲的关于他本人的身份的一切，我都相信，可是当他谈到他所采用

的保护雷切特先生的具体做法时，他说的话就极其荒谬了。要保护好雷切特，惟一有效的办法是晚上守在雷切特的房间里，或者守在某个可以望得见雷切特的房门的地点。哈德曼的证词仅仅说清楚了一件事，即没有一个来自火车上其他车厢的人有可能杀害雷切特。他的证词把伊斯坦布尔一加来车厢清清楚楚地同外界隔绝起来。这一事实在我看来似乎是相当奇怪而又无法解释的，因此我只能将它搁在一旁，回头再研究。

“你们现在恐怕全都听说了我所听到的德本汉小姐和阿布思诺特上校之间的几句对话了。我觉得有趣的是阿布思诺特上校竟然称她玛丽，这就表明他们两人是极为稔熟的。可是上校却称在这几天才认识她——上校这种类型的英国人我是见过的。这类人即使他对这位女士一见钟情，也会谨守礼仪，稳步进展——而不会匆忙行事。因此我得出的结论是，阿布思诺特上校和德本汉小姐实际上相识已久，只是为了某种原因才装作互不相识的。另一个小问题是德本汉小姐对‘长途电话’这个词显得并不陌生，可是她却对我讲她从未到过美国。

“谈到另一位证人。赫伯德太太曾告诉我，她躺在床上时无法看到那扇隔断门是否已插上门闩，因而嘱咐奥尔松小姐替她看看。好吧，如果她住过的包房是二号、四号、十二号或任何双号的话——那些房间里门上的门闩都是安在门把手下面的——那么她说的话倒也没错，可是在单号包房，就像三号包房里那样，门闩是安在门把上面的，因而丝毫也不会被手提包所遮住。由此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赫伯

德太太是在编造，她说的事根本不曾发生过。

“这里让我就时间问题说一两句。在我看来，关于那只凹痕很深的怀表，真正有趣之点在于它被发现的地点——雷切特的睡衣口袋中，那个地方是不大可能放表的，放在里面很不舒服，尤其是在床头设有挂表的‘钩子’的情况下，更不会放在口袋里了。因此我确信那只表是有意放在口袋里的，纯属假象。因此，作案的时间是一点一刻。

“那么，作案时间是否早一些呢？确切地说，是否是十二点三十七分呢？我的朋友布克先生提出了把我从梦中吵醒的那声喊叫，作为支持这一看法的论据。可是，如果雷切特服用了大量麻醉药的话，他是不可能喊叫的。如果他竟有能力喊叫，那么他当然也会有能力进行某种形式的挣扎以保卫自己，可是，房里找不到任何进行过挣扎的迹象。

“我记得麦奎恩曾经叫我们注意，不是一次，而是两次（而且第二次是非常露骨的），注意雷切特不会说法语这一事实。我所得出的结论是十二时三十七分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专门演给我看的一出喜剧！关于那只怀表的事，谁都可以一眼识破——这类花样在侦探故事中是屡见不鲜的。他们以为我应该识破这一点，并且以为我会自命不凡地由此推断出既然雷切特不会说法语，我在十二点三十七分听到的声音必然不是他的声音，而雷切特一定早已死了。可是我相信雷切特在十二点三十七分时仍在昏昏沉睡呢。

“不过，那项计谋还是成功了！我曾打开房门朝外看了看。我实际上还听到了那句法语。如果我竟如此令人难以置信地迟钝，以致毫不理解那句法语的重要性的话，他们一

定会要我注意那句话的。在必要时，麦奎恩可以公开出头，他可以说，'请原谅，波洛先生。那话不可能是雷切特先生讲的，他不会说法语。'

"现在，真正的作案时间是什么时间？是谁杀了他？

"根据我的意见——这只是一个意见——雷切特被杀死的时间靠近两点钟，也就是医生说的可能时间内最迟的时间。

"至于是谁杀了他——"

他停了一下，环顾他的听众。他不能抱怨没有人注意他了。每只眼睛都盯在他身上。餐车内一片静寂，掉一根针都会听出来。

他慢慢地接着说：

"令我感触特别深的是，要对车上任何一个人提出犯罪证据都特别困难，而且人所具有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都是由另一位可以说是'不大相干的人'所提供的，这种巧合是非常奇怪的。例如，麦奎恩先生和阿布思诺特上校相互提供了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这两个人之间看起来并不像过去有过什么交情。至于那个英国男仆和那个意大利人也是同样情况，瑞典女士和英国小姐也是这样情况。我对自己说，'这种情况很反常——他们不可能全都有牵连！'

"可是后来，先生们，我看出了问题。他们全都有牵连。因为那么多同阿姆斯特朗一案有关系的人凑巧乘同一列火车旅行，这不仅是罕见的，简直是不可能的事。这一定不是碰巧，而是事先策划的。我还记得阿布思诺特上校有一次提到了陪审制度。而一个陪审团是由十二个人组成的——车

上有十二名乘客——雷切特被戳了十二刀。这样，一直使我茫然不解的一件事——何以在这样的淡季乘坐伊斯坦布尔—加来车厢旅行的人这么多——便得到了解释。

“雷切特在美国时逃脱了法网。他的罪行是毫无疑问的。我想象出了一个自封的十二人陪审团，宣判了他的死刑，并且出于情况的需要，自己充当了执刑人。根据这样的假设，整个案子便立刻脉络分明，疑团全解了。

“我把这件事看成是一件完美的镶嵌作品，每个人都担负分配给自己的那部分任务。事情已经安排到如此程度，以致只要任何一个人蒙受到嫌疑，其他一个或几个人的证词就会帮他洗刷，并且把水搅浑。哈德曼的证词是必要的，以备万一有某个外人沾上了嫌疑而又提供不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伊斯坦布尔车厢中的乘客都毫无危险。他们的证词中的每一细节都是事先研究过的。整个事情是一副设计得非常聪明的拼板玩具，它安排得使每发现一点新情况都会使解决整个问题更为困难。正如我的朋友布克先生说的，这件案子似乎离奇到了不可能解决的程度！而作案人想要造成的印象也恰恰正是这样。

“这个答案是否解释了一切呢？是的，它已解释了一切。伤口的性质——每一刀都是由不同的人戳的。人为的恐吓信——因为不是真的，写那样的信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提供证据（毫无疑问，曾经有过真的恐吓信，是向雷切特索命的警告，可是被麦奎恩烧掉了，用这些信加以替代了）。至于哈德曼所说的被雷切特叫进去的事——当然，自始至终全属谎言——对那位‘矮矮个儿、深色皮肤、嗓音像女人’的神秘

人物的描绘，不过是信口开河，因为那样做有个好处，可以不致于把任何一名真正的卧车乘务员陷之于罪，而且能对男人或女人同样适用。

“用匕首刺死，乍看起来这个想法有点儿怪，但仔细一想，没有其他方法更适合当时的环境了。匕首是一种人人都可用的凶器——不论其身体强弱——而且不会发出声响。我猜想，虽然可能猜得不准，一定是每个人轮流通过赫伯德太太的房间进入雷切特的漆黑的屋中——扎下一刀！他们自己也永远不会知道是哪一刀把他扎死的。

“麦奎恩把在雷切特枕头上发现的最后一封信细心地烧掉了。如果不存在提到阿姆斯特朗一案的线索，就绝对不会有理由去怀疑火车上的任何乘客。案子将被判定为由外来人所干，而乘客们在布罗特下车后就可以言之凿凿地说曾看到过那个‘矮矮个儿、深色皮肤、嗓音像女人的人’了。

“我并不确切知道，当这些密谋策划的人发现由于火车受阻，原计划有一部分不可能实行的时候，他们干了些什么。我想象他们一定匆匆忙忙进行了磋商，接着决定还是按原计划行事。这样一来，所有乘客都必然要蒙受怀疑，不过他们已经预见到这一可能性，也做了准备。需要加做的一件事便是进一步把水搅浑。于是，在死者的房间里便掉落了两个所谓‘线索’——一个是同阿布思诺特上校有关的烟斗捅条（他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最有力量，并且他同阿姆斯特朗一家之间的关系或许最难证实）；另一个，那块手绢，是陷害德拉戈米罗夫娜公主的，而根据她的社会地位和她的衰弱的身体，以及她的侍女和乘务员所提供的她并不在犯罪

现场的证据，实际上是无懈可击的。为了进一步把水搅浑，又制造了一些毫不相干的事来分散注意力——那个身穿绯红色晨衣的神秘女子。又让我来亲眼见到她的存在以便作证。在我门上敲了一下。我起身开门探看时——只见那件绯红色晨衣在远处逐渐消失。精心选择的三个人——乘务员、德本汉小姐和麦奎恩——也将看到她。我想，有人还很有幽默感，竟想得出当我在餐车中找人谈话时把绯红色晨衣放进了我的手提箱。我不知道那件晨衣最初是从哪里来的，我猜想那是安德雷尼伯爵夫人的衣服，因她的箱子里只有一件薄绸长袍，那件长袍十分精致，更适用于饮茶时穿着而不宜作晨衣。

"当麦奎恩一听说经他细心烧掉的那封信居然还有一小部分没有烧尽，而且遗留在上面的字正好是阿姆斯特朗那个姓的时候，他一定立刻向大家传达了这一情况。就是说，安德雷尼伯爵夫人的处境便严重了，于是她的丈夫马上着手涂改护照。那是他们的第二件倒霉事！

"他们一致同意全然否认同阿姆斯特朗一家有任何关联。他们知道我没有办法可以马上查明真相，而且他们不相信我会去查究这件事，除非某一个人特别引起了我的怀疑。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有待考虑。假定我对本案的推断是正确的——我相信一定是正确的——那么显而易见，卧车乘务员本人一定也参与了阴谋。可是如果是这样，就一共有十三个人而不是十二个人了。通常的公式是'在这许多人中只有一人是有罪的'，而我面临的问题却是在这十三个人中只有一人是无辜的。那个人究竟是谁？

“我得到了一个很怪的结论。我最后认为，没有参与罪行的那个人正是那个被认为最有可能参与罪行的人。我指的是安德雷尼伯爵夫人。当安德雷尼伯爵郑重地向我发誓并以名誉担保他的妻子昨晚没有离开过房间时，他的诚挚态度很使人感动。我的判断是安德雷尼伯爵，可以这么说，替代了他妻子的任务。

“如果是这样，那么彼埃尔·米歇尔肯定是十二个人之一。但是，怎么解释他与本案有牵连呢？他是个正直的人，已经在卧车公司供职多年——他不是那种可以被收买去干坏事的人。因此彼埃尔·米歇尔一定同阿姆斯特朗一案有牵连。但是似乎又很不可能。然后我想起来，那个死去的保姆是法国人。假定那个不幸的女子原来是彼埃尔·米歇尔的女儿，那就能解释一切了——也将能够解释为什么要挑选这个地方来作案了。还有什么其他人在这出戏中的角色还不清楚吗？我把阿布思诺特上校定为阿姆斯特朗的朋友。他们可能曾在大战中共过患难。侍女希尔德加德·许米特，我可以猜得出她在阿姆斯特朗家中的地位。我这人也许嘴太馋，因而对于一名好厨师，我会直觉地感受出来。我给她设了个陷阱——她跌下去了。我说我知道她是一名好厨师，她回答说：‘是的，的确是那样，我所有的女主人都这样说过。’可是你要是被雇用为一名随身侍女，你的主人就很难有机会了解你是不是一名好厨师了。

“然后还有哈德曼。他看来可以十分肯定不属于阿姆斯特朗家中的人。我只能猜想他曾同那个法国女子相爱过。我在同他谈到外国女子的魅力的时候——我又一次得到了所

寻求的反应。他突然泪水盈眶，他推托说那是由于雪景耀目所致。

“剩下来就是赫伯德太太了。现在，我可以说，赫伯德太太在这出戏中扮演了一个最最重要的角色。由于占用着同雷切特的房间相邻可通的房间，她就比任何其他人更容易引起怀疑。本来她是无法获得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的。要担负她所演的角色——非常自然、略微可笑、溺爱女儿的美国母亲——真需要一位艺术家。可是曾经有过一位艺术家同阿姆斯特朗一家有关系——阿姆斯特朗太太的母亲——林达·亚登，女演员……”

他停了下来。

然后，赫伯德太太以一种温柔、圆润而如在梦中的声音——完全不像她在整个旅程中发出的那种声音——说道：

“我一直假想自己是在演一个喜剧角色。”

她继续如在梦中似的说道：

“关于手提包的那一点疏忽是很不应该的。这件事证明你永远应该好好排练。我们在出门时试过一下——我想当时我大概是在一个双号的房间里——我从未想到门闩会装在不同的地方。”

她挪动了一点儿位置，眼睛直望着波洛。

“一切你都知道了，波洛先生。你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可是就连你也难以想象当时的情景——纽约的那个可怕的日子！我简直悲痛得要发疯了——仆人们也一样——阿布思诺特上校也在场。他本是罗伯特·阿姆斯特朗最要好的朋友。”

“他在战争中救过我的命。”阿布思诺特说。

她继续说道：

“我们在当时当地就决定——或许我们都疯了——我也不知道——决定被卡赛悌逃脱的死刑仍必须执行。那时我们有十二人——不如说十一人——苏珊的父亲当时还远在法国。起先我们想抽签决定由谁来干，可是到最后我们决定用目前的办法。这个主张是司机安东尼奥提出来的。后来由玛丽和赫克特·麦奎恩拟订了全部细节。他一直热爱索妮亚——我的女儿——而且还是他向我们确切地说明了卡赛悌怎样利用金钱逃脱法网的。

“完善我们的计划花了很长时间。首先我们得找到雷切特的行踪。哈德曼终于设法找到了。然后我们必须设法让马斯特曼和赫克特受他雇用——要不，至少得有一个人受他雇用。这一点，我们做到了。然后我们又和苏珊的父亲商量。阿布思诺特上校坚持要有十二个人。他似乎认为这样才更符合规章。他并不很喜欢用匕首的主张，不过他同意用刀子可以解决我们想到的大多数困难问题。这个，苏珊的父亲是愿意的。苏珊是他惟一的女儿。我们从赫克特那里得知雷切特迟早要搭乘东方快车从东方归来。由于彼埃尔·米歇尔正好在那车上供职，这机会就太好了，绝不能错过。何况，那还是一个不会牵累任何外人的好方法。

“我女儿的丈夫当然应该知道，他坚持要陪她一起乘这趟火车。在赫克特的巧计哄骗下，雷切特选对了旅行的日子，那天正好是米歇尔的班。我们本来打算把伊斯坦布尔—加来车厢中每个包间都订下来，可是不幸的是有一个包间

我们订不到。那个哈里斯先生当然是个虚构的人物。在赫克特的房间里住上个陌生人，会是很别扭的，然后，到了最后一分钟，你来了……”

她不说了。

“好啦。”她说，“你现在一切都知道了，波洛先生。你打算怎么办呢？如果一切都必须公开的话，你能不能只惩办我一个人呢？我会愿意把那个人戳上十二刀。不仅由于他害死了我的女儿和她的女孩，而且还害死了另一个婴儿，不然他现在还会活着过幸福生活。还不止于此。在弄死戴西之前，他还弄死过其他孩子——不然他将来还会弄死其他孩子。整个社会曾经谴责过他；我们只不过是执行了那项判决。可是没有必要把所有其他人都扯进去。所有这些善良忠诚的灵魂——可怜的米歇尔——还有玛丽和阿布思诺特上校——他们是相爱的……”

她的声音非常动听，在坐着听众的空间萦绕回荡——她那深沉、感情充沛而激动人心的声音曾经激励过多少纽约的观众啊！

波洛看了看他的朋友。

“你是公司的主任，布克先生，”他说，“你说怎么办？”

布克先生清了清嗓子。

“依我看，波洛先生，”他说，“你提出的第一种答案是正确的——肯定如此。我建议等南斯拉夫警察到来的时候我们就把第一种答案给他们。你同意吗，医生？”

“当然我同意。”康士坦丁医生说，“至于医学上的证据，我想，呃——我是作了一两点异想天开的建议。”

“那么，”波洛说，“既然已经把我的答案提供给了你们，我就要荣幸地退出这桩案子了……”